

江湖

奇俠傳

正不肖生著
集

上海世界書局

繪圖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八集

第七十一回

楊狀元傾家結豪傑

張義士訪友變姓名

第七十二回

求放心楊從化削髮

失守義馬心儀遭擒

第七十三回

鄭秀才聽笛識佳人

張義士揮拳戰羣寇

第七十四回

擺官格施星標娶婢

營淫窟馬心儀誘姪

第七十五回

馬心儀白晝宣淫

張汝祥長街遇俠

第七十六回

打惡狗趙公子逞奇能

造文書馬巡撫施毒計

第七十七回

贈盤纏居心施毒計

追包袱無意脫樊籠

第七十八回


峨嵋山孫癩子學道

瀏陽縣鄧法官逞能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一回 楊狀元傾家結豪傑 張義士訪友變姓名



話說知圓聽了青年和尚那種奇異的報告。卽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燈燭之光照得分明。不是死了是甚麼呢。知圓不由得躊躕起來。暗想。下巡撫官居極品。大概他所到之處。必有百神呵護。這彌勒布袋。取去。便是他生死的關頭。所以百神要保護他的性命。就得是這般顯點靈應出來。使我好消滅殺他的念頭。不過我今日不殺他。來日他必殺我。像紅蓮寺。這們好騎基業。一旦敗露了。不能再在此地立腳。却教我們到何處。更創一個。這般穩固的所在呢。他既不肯剃。



度。難。道。因。取。彌。勒。布。袋。的。人。死。了。便。命。了。他。放。他。出。去。不。成。生。死。原。有。
 一。定。安。知。不。是。這。小。子。應。該。得。急。症。一。死。適。逢。其。會。在。這。時。死。了。我。倒。
 不。相。信。真。有。神。靈。如。此。保。護。這。狗。官。我。命。裏。若。也。註。定。了。要。死。在。這。時。
 候。就。躲。也。躲。不。了。我。何。不。親。自。動。手。將。布。袋。提。過。去。知。回。這。們。一。想。立。
 時。似。乎。下。了。一。個。決。心。才。向。布。袋。跟。前。移。了。兩。步。正。待。彎。腰。伸。手。猛。覺。
 得。呼。的。一。陣。旋。風。房。中。的。燈。燭。登。時。齊。被。吹。熄。了。有。幾。盞。燈。竟。被。那。風。
 刮。倒。在。地。祇。吹。得。知。回。毛。骨。竦。然。連。忙。伸。起。腰。來。左。手。捏。訣。口。中。念。動。
 禁。壓。妖。魔。鬼。怪。的。真。言。這。是。知。回。利。尙。的。看。家。本。領。無。論。山。魃。野。魅。鬼。
 怪。妖。精。那。怕。在。百。里。以。外。知。回。將。這。種。真。言。念。動。立。刻。都。不。能。行。動。惟。
 有。俯。首。帖。耳。的。聽。知。回。的。指。揮。號。令。知。回。何。以。有。這。般。本。領。畢。竟。他。是。
 如。何。的。來。歷。前。幾。回。連。篇。累。幅。的。寫。紅。蓮。寺。却。沒。工。夫。把。紅。蓮。寺。的。歷。



史敘述出來。大概看官們心裏總不免有些納悶。以爲光天化日之下。逼近省會之地。怎的會忽然鑽出一個這般鬼鬼祟祟的萬惡紅蓮寺來。一定是不肖生活見鬼。青天白日在這裏說夢話。看官們不要性急。這是千真萬確的一樁故事。諸位不信。不妨找一個湖南唱漢調的老戲子。看是不是有一齣火燒紅蓮寺的戲。這戲在距今三十年前。演的最多。祇是沒有在白天演的。因爲滿台火景。必在夜間演來才好看。不過演這齣戲。僅演卜巡撫落難。陸小青見鬼。甘聯珠陳繼志暗護卜巡撫。與卜巡撫脫難後火燒紅蓮寺而已。至於知圓和尚的來歷。戲中不曾演出。並且當時看戲的。都祇知道知圓的混名鐵頭和尚。少有知道他法號叫知圓的。在下却破工夫。扛聽了知圓的一生履歷。正好趁這時分寫出來。知圓的俗家姓楊。原籍河南人。他父親單名一個幻字。二



十五歲上就點了武狀元。專好結納海內豪傑之士。論到楊幻的武藝。能大魁天下。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強。不過他點狀元的本領。是他極不得意的工夫。他得意的工夫。爲一般會武藝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在會試場中。都用不着他。最會蹠跳利便。放暗器。身體魁梧奇偉。無論甚麼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無不以爲他這們高大的身材。必然笨滯不堪。誰知他上起高來。竟比猢猻還加倍輕捷。渾身筋骨要硬。硬如鋼鐵。要軟。軟如絲棉。身材矮小人。鑽不過去的縫隙。楊幻鑽過去。倒像綽有餘裕一點兒。也不覺得那縫隙仄狹了。尋常會武藝的人。使放暗器。儘有準頭。極好百發百中的。然普通祇能近放。不能遠放。就是力量能放遠的。也祇能在那毫無遮攔阻隔的地方。打人若在樹林當中。及有窗格阻擋的所在。暗器便發放出去。也不能遠效力。是更差了。唯



有楊幻的暗器不拘在甚麼地方祇要有一線之路能看得見心裏想打的人不問上下左右有多少層障礙他的暗器能照着那一線之路直射過去他正練習暗器的時候每在牆壁上掏一個茶杯大小的窟窿點一枝線香在牆那邊他立在牆這邊暗器從窟窿中打過去將香頭打滅後來練習的日子長了能在黑夜之中暗器穿過兩層牆洞將點在第三間房裏的香頭打滅凡是有人使用的暗器他無有不會無有不精他祖傳的產業原極豪富自奉却非常儉約銀錢專用在交遊上面祇要是有點兒能耐和聲名的人走他家經過或是專誠去拜訪他的。他總得奉送些程儀。若有緩急去求他幫助。看需要多少。開口來。沒有不如數奉送的。受他殷勤款待與銀錢幫助的人越多。楊幻兩個字的聲名也越大。那時在江湖士一提起楊狀元。不問認識不認識。



都得稱贊一聲仗義疎財的好漢。後來楊幻的家產被楊幻沒限制的
 贈送得精光了。在原籍不能居住。一則因爲遠處聞名的人。不知道楊
 幻的處境不如從前。以爲永遠是一個可擾之東。源源不斷的來楊家
 拜訪。楊幻慷慨慣了。一旦沒力量幫助人。面上覺得很慚愧。二則因家
 境既不寬舒。便不能款待朋友。他是生性好友的人。沒有朋友在一塊
 兒盤桓。更覺得索居無味。有這兩個原因。祇得離開原籍出門訪友。這
 時楊幻的年紀。已有了五十多歲。祇有一個兒子名從化。年已十六歲
 了。楊從化得他父親傳授的武藝。雖趕不上他父親那般高妙。然不但
 和他一般年齡的人沒有能敵得過他的。就是從來在江湖上稱好漢
 的老手。看了他的工夫。也都得說一句後生可畏。不敢存與他嘗試的
 心。楊從化才到十歲。他母親便死了。楊幻也沒續弦。也沒納妾。楊幻



帶着楊從化出門。原籍地方就沒有楊幻的家了。楊幻父子到處遊行訪友。這日在陝西境內。坐船經過一處很大的碼頭。天色已將近黃昏了。船靠碼頭的時候。楊幻坐在艙裏。推開窗門向碼頭上看熱鬧。祇見離船約一箭遠近的岸邊。有一個大石岩伸在水裏。石岩上巍然矗立。着一個和尚。右手撐着一條臂膊粗的禪杖。左手握拳抵在腰間。挺胸昂頭。豎起兩道濃黑如漆的掃帚眉。睜起兩隻光如閃電的巨眼。不轉睛。朝船上看着楊幻。一見面就不由得吃了一驚。暗想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這和尚祇怕比我還要高大一倍。這和尚的年紀。雖也不小。然像這樣金剛一般的氣概。出門怎用得着撐拐杖。並且看這拐杖的形式。十九是用純鋼打就的。怕不有一百來觔重。看他兩眼露出兇光。下死勁釘住在我這船上。難道會和我有甚仇怨。知道我今日。



到這裏來特地先在此地等候。我嗎祇是我平生並不曾見過這樣的和尚。也不曾有開罪和尚的事。我於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來與我爲難的。今夜祇小心一點兒睡覺便了。楊幻心裏這們思想着。兩眼懶得與那和尚對望了。移向碼頭上閑看了一會。再向石岩上看。和尚時已不知在何時走到何處去了。這夜楊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準備那和尚前來有甚麼舉勸。但是提心弔胆了一夜。直到天明。絲毫動靜也沒有。楊幻不由得暗自好笑道。我真是疑心生暗鬼。白耽了一夜的心思。不敢安睡。誰知是偶然遇著祇是這和尚雖不知道我。我既遇見他。倒得上峯去訪訪他。看他的本領畢竟怎樣。這和尚在此地的聲名必不小。逆料沒有訪不着的。楊幻父子所坐的船。是單獨雇的行止。可以自由。因爲他父子的目的在訪友。沿途遇着名人好漢。隨處都得留



連。這日楊幻吃了早飯。卽帶着楊從化上岸。專訪本地的叢林古寺。却不見有那般模樣的和尚。找着地方年老誠實的人打聽。也沒人知道有這們一個和尚。整整的訪了三日。不曾訪着。祇得罷了。第四日仍開船向前進發。行了幾十里。天色向晚。又到了一個埠頭停泊。每次泊船的時候。楊幻照例憑窗向岸上眺望。想不到一舉眼。又見那個和尚。仍是與前日一般的眼睜睜向這船上望着。右手還是撐着那枝臂膊。粗的黑色禪杖。楊幻心裏想道。難道這番也是偶然的遇着嗎。我看這禿驢的神情。逆料他對我必不懷好意。我平生雖不會有事得罪過和尚。祇是和尙是凡人做成的。說不定這禿驢在未出家以前。曾與我有甚麼事。過不去。我當時不留意相隔的年數多了。他又出了家。改變了裝束模樣。我見面不認識。他是有此圖報復的自然。能認識我有一句。



古話說得好。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他若不是爲尋仇報復的。便不應該。是這般跟着我。現出這樣神氣來。我乘他不防備的時候。賞他一袖箭。我寧可錯殺了他。不能因姑息之念。反爲他所算。主意既定。再看那和尚。正掉頭望着後面。楊幻不由得暗喜道。這真是絕好的機會。一點兒不躊躇。右手一起。一枝箭早已如掣電一般的直向和尚的後腦射去。楊幻自以爲一箭射在沒蓄髮的光頭上。至少也得射進去兩寸多深。將腦髓射出來。那知道事實完全與理想不對。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後腦上。祇聽得啞的一聲。就和碰在鋼板上。一樣。不但沒射進去。一分半分。反碰得那箭射回來。足有一兩丈遠。近落到水裏去了。和尚彷彿吃了一驚似的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着的地方。搔着。好像表示射着的地方。如被蟲子咬着一般的癢。一面掉轉臉來。望着楊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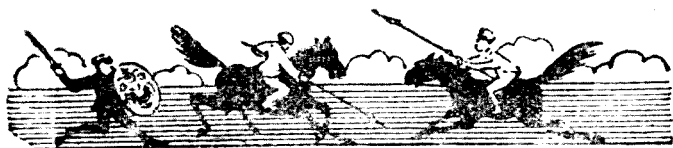
含笑點頭這一來倒把一個見多識廣武藝高強的楊幻弄得不知待怎麼才好。此時船已靠好了碼頭。那和尚便拖着禪杖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走來。現出滿面的笑容。不似以前那般橫眉鼓眼。兇不可當的模樣。了楊幻這時心裏雖甚後悔。不該魯莽動手。然事已到了這一步。吉凶禍福已來不及計慮了。惟有連忙吩咐楊從化在隔艙蹲着。端整兵器在手。準備和尚一動手時。就冷不防的鑽出來。帮着廝殺自己。也將應手的兵器。安放在便於擷取的地方。裝出安閑的樣子。走出艙來。祇見和尚已到船頭。立着將禪杖倚在身邊。雙手合十。迎着楊幻笑道。來者果是楊狀元麼。貧僧迎候了好幾日。祇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不敢冒昧進見。幸蒙賞賜了這一袖箭。貧僧方能斷定。若不是楊狀元。他人決不能打得貧僧的頑皮。這們發癢。真是幸會之至。這幾句話祇說



得楊幻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祇是看和尚說話的神氣。甚是誠懇。並沒帶着譏諷的意味。也不像是前來尋仇報復的。祇得也陪着笑臉抱拳說道。不知大和尚法諱怎麼稱呼。寶刹在那裏。何以知道不才會來此地。旋說旋讓和尚進艙裏分賓主坐定。和尚接着答道。貧僧法號無垢。這番因雲遊到陝西。在西安報恩寺雪門師叔那裏。聽說楊大居士已動身來陝西訪友。貧僧久慕大居士的聲名。本打算親到河南來拜訪。無奈一响都不得方便。近來正喜有機緣可以成行了。偏巧小徒從河南回來。據說曾到了大居士府上。適逢大居士已離開原籍。出門訪友。並無一定的行蹤。貧僧聽了。惟有自歎緣慳。却想不到一來西安。無意中倒得着了大居士的蹤跡。所以特地來河邊等候。楊幻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懇切。料知決無惡意。忙起身拱手道。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



勤不才真是又感激又慚愧。大和尚剛才說西安報恩寺的雪門師叔。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發廷老爹同門的雪門師傅。無垢連點頭笑道。正是他老人家。居士原來和江南周老爹相熟麼。那是貧僧的師伯。楊幻笑道。江南周老爹誰不知道。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輩。聽說周老爹同門兄弟。並雪門師傅祇有三人。還有一位田老師。多年隱居不出。外人知道的很少。想必大和尚的尊師就是他老人家了。無垢和尚微笑點頭道。貧僧俗姓田。字義周。居士所說的。便是貧僧的俗父。已於五年前去世了。楊幻喜道。怪道大和尚有這等驚人的本領。原來是大名家之後。我真是肉眼凡胎。唐突了大和尚。罪該萬死。無垢和尚擺手說道。居士不用客氣。貧僧雖是出了家。然貧僧的工夫。不是在出家後練的。你我都是同道的人。貧僧因聽得小徒說。居士有一位公子。工



夫甚是了得。居士帶着一路出門，何不請出來給貧僧見見。楊幻謙遜道：小孩子頑劣不堪，怎夠得上說工夫。旋說旋向隔艙叫道：我兒快出來向大和尚請安。前艙說話，楊從化在後艙聽得分明。連忙放下手中兵器，理了理身上衣服，應聲出來，恭恭敬敬的向無垢和尚行禮。無垢慌忙雙手拉了起來，兩眼在楊從化渾身打量了一遍，不住的點頭笑道：好氣宇，好骨格，怪不得小徒再三稱贊。楊幻問道：令徒是那位，曾見過小子麼？無垢道：自然是見過的。說着，拉了楊從化的手問道：你今年有十六歲了麼？楊從化應是無垢，又問道：從幾歲起練工夫？楊從化道：五歲。無垢叫着哎呀道：練過十一年了，難得難得，你也讀過書，認識字麼？楊從化道：書也略讀了些，字也能認識一些。無垢道：書是從幾歲讀起的？楊從化道：也是五歲。無垢聽了，歡喜得哈哈大笑道：書也不間斷。



的讀了十一年。像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除了你恐怕沒有第二個。楊從化不做聲。楊幻在旁謙謝道。大和尚太誇獎他了。小子今日能遇見大和尚。實可謂之三生有幸。得懇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說罷起身對無垢一躬到地。無垢欣然答道。令郎合該與貧僧有緣。貧僧在十年前雖收了一個徒弟。祇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業。不能隨侍左右。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個無如稱我心願的。實不容易找着。就是我那小徒也隨處替我留意。因此見了令郎。對貧僧稱道不置。楊從化生性極聰明。聽得自己父親求無垢玉成他。無垢已應允了。不待他父親開口。卽雙膝往艙板上。一跪。搗蒜一般的叩了四個頭。無垢很高興的坐受了。對楊幻說道。貧僧近年募化十方。已在湖南長沙瀏陽交界之處。買了些田地。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紅蓮寺。規模不大地形却甚好。貧僧已從



四川陝西兩省雇了二三十名很精巧的泥木匠。到湖南從新蓋造起來。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那地方最好修煉。令郎既拜給貧僧做徒弟。就得跟隨貧僧到紅蓮寺去。不過出家不出家。倒可聽憑尊便。那是不能勉強的。楊幻笑道。師傅知道我父子此刻雖不曾出家。却已沒有家了麼。十年前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並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家。自己家裏的眷屬奴僕不在內。就祇每日在我家盤桓的親戚朋友。至少也有四五十人。這還不是熱熱鬧鬧的大家嗎。誰知敝內去世後。家政經理無人。家業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下來。漸漸供給不起親友親友。就也漸漸的疏遠。不大上門了。更漸漸蓄不起奴僕。奴僕也就一個一個的換上主人了。所有相依不去的。祇有這個小子。爲人到了這一步。還有看不透的世情嗎。這小子若沒有安頓的所在。



我也不捨得就此不顧他。於今既遇着師傅了。正是他的福報。他果能即時皈依三寶。求師傳剃度。我心裏不但沒有捨不得的念頭。並且深慶他能得所。無垢合十口念阿彌陀佛道。這就更難得了。無垢和尚這夜就在船上歇宿。楊幻陪着談論了多少時事。評騭了多少人物。忽然想起無垢所說的徒弟來。忍不住問道。師傅在十年前收的那位高足。畢竟姓甚名誰。既到寒舍見過小子。一定也見過我的。我祇是想不到何時來過。會武藝的出家人來。無垢略沉吟了一下。笑道。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居士如何想得起來呢。居士不是外人。貧僧不妨直說。小徒到尊府去的時候。貧僧雖不知道他假託甚麼姓名。然可料定他決不肯將真姓名說出。因爲他身上的案件很多。在河南地方說出真姓名來。多有不便。並且怕拖累居士。居士廣結納天下豪傑之士。張汝祥這



個人居士曾聽人談起過。麼楊幻道。不是四川的梟匪頭目張汶祥麼。無垢和尚笑道。除了那個張汶祥。那裏還有第二個張汶祥。夠得上稱天下豪傑之士呢。楊幻也點頭笑道。那是時常聽得有人談起他。說他武藝高強。性情豪俠。實在是一個數一數二的好漢。不過談論他的人。沒一個不歎息他。說他可惜。走錯了道路。以那們好的天資。能耐不走向正路上去。建功立業。將來封妻蔭子。却專一結交川中無賴成羣結隊的販私鹽。聽說幾次與官兵對壘。都是張汶祥打勝了。官廳幾番想招安他。他不但無理。並殺戮了好幾名官員。弄得官府沒有法子。祇好懸重賞捉拿他。我聽了張汶祥這種行爲。也委實有些替他可惜。大師傅的高足。就是張汶祥麼。無垢也歎了一口氣說道。凡事不是身歷其境的。不容易明白。以張汶祥的聰明智識。何嘗分辨不出邪正。譬如騎



在老虎背上的人豈不自知危險急想跳下虎背來但是不跳下不得近虎口跳下來反不能免了如果有方法能跳下虎背又可免遭虎口張汝祥早已改邪歸正了楊從化偏着頭思索了一會忽向無垢問道張師兄是不是三十來歲年紀長條身體紫色臉膛兩道長眉入鬢說話略帶些口吃的呢無垢笑道你何以見得這般模樣的是他呢楊從化望着楊幻說道爹爹不記得那個姓趙的嗎他說姓趙行一就叫趙一沒有名字他去後爹爹不是很覺得奇怪嗎說像他這般本領高強的人應該早有很大的聲名了怎麼就叫做趙一而趙一這兩個字却從來沒聽人談過呢我當時聽得爹爹這般說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或者因恐怕敵不過爹爹壞了自己的聲名所以不說真名姓依師傅的話推想起來那趙一不是張師兄還有誰呢楊幻沉吟着沒開口無



垢已笑道。倒是你推想的不差。你且說那趙一是何時到你家去的。在你家是怎樣的情形。楊從化道。那趙一在三年前到我家。祇歇宿一夜。就推說事忙走了。初時談論拳脚武藝。不肯和我爹爹較量。言動很是恭敬。很是客氣。問我練了些甚麼工夫。似乎十分仔細。後來定要和我交手。我推辭不掉。祇得和他走了兩趟。他却祇是招架。絕不回手。我見他身體矯捷。得非常。祇顧向後閃退。打算將他逼到沒有退路的地方。看他怎樣。祇見他背貼牆壁。牆壁就洞穿了一個。和他身體一般大的窟窿。用斧頭鋼鏡鑿成。也沒有這般迅速。這般齊整。我記得他次日臨走的時候。笑嘻嘻的向我連說了幾句。後會有期。楊幻說道。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強的本領。原來是老師傅的高足。我真粗心。當時也不知道根究他一個來由。無垢道。居士當時不根究他的來由也好。小徒。生。



性。甚。是。多。疑。他。去。府。上。原。是。好。意。沒。得。因。無。意。的。根。究。他。來。由。倒。使。他。好。意。變。成。了。惡。意。楊。幻。父。子。這。夜。又。和。無。垢。談。論。了。一。會。就。被。此。安。歇。了。次。日。帶。着。楊。從。化。要。走。楊。幻。心。裏。總。不。免。有。些。依。戀。對。楊。從。化。說。道。你。的。緣。法。好。能。得。着。這。樣。的。高。明。師。傅。更。有。那。們。了。得。的。師。兄。祇。要。你。能。不。辜。負。你。師。傅。的。栽。培。將。來。的。造。就。實。不。可。限。量。我。現。在。已。年。將。花。甲。此。後。得。一。日。清。閒。便。是。享。受。一。日。的。福。報。沒。有。重。創。家。業。的。心。自。然。沒。有。再。行。住。家。的。事。遊。到。那。裏。是。那。裏。在。何。處。死。了。便。在。何。處。掩。埋。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師。傅。不。可。想。念。我。我。若。有。緣。遊。到。湖。南。必。來。紅。蓮。寺。瞧。你。你。會。着。你。師。兄。張。汝。祥。的。時。候。說。我。問。候。他。他。的。境。遇。我。因。與。他。祇。有。一。面。之。緣。不。得。而。知。不。過。我。十。分。佩。服。他。是。好。漢。也。十。分。愛。惜。他。這。個。好。漢。師。傅。說。他。騎。虎。不。能。下。背。自。是。實。在。情。形。但。是。我。有。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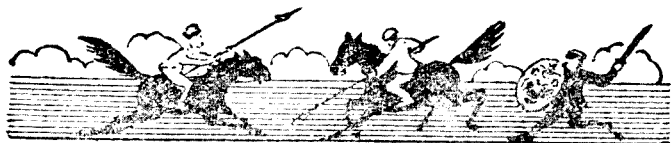
奉送他就是勸他得好休時便好休。綠林祇是好漢。暫時存身之地。不是終身立足之區。他既得高師出家。豈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楊從化流淚說道。爹爹的話。孩兒牢記在心。遇見師兄便說。楊幻又拜託了無垢一番。無垢才帶着楊從化作辭去了。楊幻從此單獨一個人遊蹤無定。不知遊了多少年。何時死在何地。正應了那句不知所終的老話了。於今且說楊從化跟着無垢和尚。一路並不耽擱的回到紅蓮寺。這時紅蓮寺裏已有十來個和尚。都是無垢和尚的徒弟。寺裏雖一般的供奉了佛像。祇是並不開放給俗人燒香禮拜。無垢和尚在寺裏的時候。每日由無垢率領着衆和尚做幾次照例的功課。一到夜間關閉了山門。無垢便督率着衆和尚練習武藝。楊從化聰明出衆。武藝本來在衆和尚之上。無垢更特別的喜愛他。盡自己的能耐傳給他。楊從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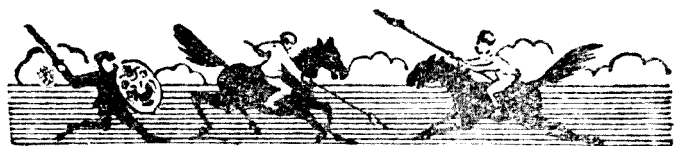
因沒有六親眷屬。心無罣碍。二因年輕沒有損友引誘。他入邪途。除學做佛堂功課以外。能專心一志的練習武藝。無垢在衆徒弟中。獨喜愛楊從化。也祇最信用楊從化。寺中有許多內容。衆和尚所不知道的。楊從化無不知道。原來這紅蓮寺。表面雖是無垢募化十方得來的銀錢。蓋造這一所寺院。做淨修之所的。實在就是張汶祥。拿出錢來。由無垢經手蓋造。這寺院爲他自己將來下台地步的。所以泥木匠都從四川雇來。暗室機關。造得異常巧妙。非深知內幕情形。不但在房裏。房外都尋不出一點兒可疑的破綻來。儘管動手將這一座寺院拆毀。夷爲平地。也不會顯出可疑的地方。是這般建造紅蓮寺的主意。固然不是無垢。和尚想出來的。也不是他徒弟張汶祥想出來的。這其中還有一個才高八斗。足智多謀的人物。在內。這人是張汶祥的把兄。姓鄭。單名一。



個時字。講到張汝祥的事。因為有刺殺馬心儀那椿驚天動地的大案。前人筆記上很有不少的記載。並有編爲小說的。更有編爲戲劇的。不過那案在當時。因有許多忌諱。不但做筆記編小說戲劇的。得不着實情。就得着了實情。也不敢照實做出來。編出來。便是當時奉旨同審理張汝祥的人。除了刑部尙書鄭敦謹而外。所知道的供詞情節。也都是曾國藩一手遮天捏造出來的。與事實完全不對。在下因調查紅蓮寺的來由出處。找着鄭敦謹的女婿。爲當日在屏風後竊聽張汝祥供詞的人。才探得了一個究竟。這種情節不照實記出來。一則湮沒了可惜。二則在下這部奇俠傳。非有這一段情節加進去。荒唐詭怪的紅蓮寺。未免太沒來由。因此儘管是婦孺皆知的張汝祥刺馬故事。也得不得憚詞費。依據在下所探得的。從頭至尾寫出來。替屈死專制淫威下的英



雄出一出氣。閑話少說。且說楊從化到紅蓮寺有了半年。與聞了無垢和尚與張汶祥的一切秘密。這夜已在二更過後了。楊從化在夢中被人推醒。張眼看時。還彷彿認得出是幾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趙一。心裏早已明白。就是大師兄張汶祥。並非真個姓趙。行一連忙翻身坐起來。正待稱呼他一聲大師兄。張汶祥已笑着開口說道。楊公子久違了。還認識我趙一麼。楊從化已下地對張汶祥叩頭行禮。口稱大師兄道。自從來此半年。無一日不想念大師兄。慌得張汶祥連忙陪禮笑道。楊公子爲何稱我趙一爲大師兄。楊從化正色道。還在這裏楊公子楊公子。我真不敢和大師兄說話了。那年自大師兄走後。我和家父都疑心趙一不是真姓名。不過憑空想不到是大師兄罷了。所以我家父在陝西初遇師傅的時候。師傅一提到大師兄曾去我家的話。



我。便。知。道。大。師。兄。必。就。是。那。個。假。趙。一。張。汝。祥。道。我。那。時。連。對。你。說。幾。句。後。會。有。期。你。不。覺。着。我。是。有。意。麼。楊。從。化。道。那。時。雖。不。知。道。是。甚。麼。用。意。但。已。覺。得。說。那。話。的。語。氣。和。神。情。都。不。像。平。常。臨。別。時。照。例。說。出。來。的。套。話。張。汝。祥。笑。道。可。見。得。凡。事。皆。由。前。定。我。若。在。那。時。向。你。和。老。伯。直。說。要。引。你。到。紅。蓮。寺。來。拜。我。師。傅。做。徒。弟。十。有。九。是。辦。不。到。的。因。爲。那。時。的。機。緣。還。不。曾。成。熟。雪。門。祖。師。在。三。年。前。早。算。就。了。楊。老。伯。必。有。在。家。鄉。不。能。居。住。的。一。日。所。以。直。待。你。隨。楊。老。伯。遊。到。了。陝。西。師。傅。才。來。相。見。楊。從。化。想。起。自。己。父。親。吩。咐。轉。達。的。話。卽。將。那。夜。在。船。上。楊。幻。與。無。垢。和。尙。談。論。張。汝。祥。的。話。及。次。日。臨。行。所。吩。咐。的。話。都。很。委。婉。的。說。了。張。汝。祥。聽。罷。就。窗。眼。裏。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個。揖。道。楊。老。伯。愛。我。的。厚。意。我。應。銘。心。刻。骨。的。感。激。我。祇。要。略。有。機。緣。誓。不。辜。負。



他老人家這番厚意。你是我自己親兄弟一般的人。我的事不妨直告。你知道我此刻的境遇。若是出家。可以了事。也不自尋苦惱了。我在四川。連我自己有三個把兄弟。大哥姓鄭名時。雖祇進了一個學。然學問淵博。四川的老生宿儒。沒一個不欽佩鄭時的才情文采。並且他不僅文學高人一等。就是行軍佈陣。劃謀定計。雖古時的名將。也不見得能超過他。數年來我輩在川中的事業聲名。全仗他一人運籌帷幄。我三弟施星標。祇是供他的指揮驅使而已。不過每次與官兵對壘。總是我奮勇爭先。所向披靡。因此我在四川的聲名。倒在鄭大哥之上。其實我輩若沒有鄭大哥運籌帷幄。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腳了。鄭大哥也知。道綠林祇可暫時托足。不能作爲終身的事業。無如手下數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一個個都是積案如山的人。一旦散夥。他們都找不



着。安。全。立。足。之。地。望。着。他。們。挨。夾。斷。送。在。那。些。狗。官。手。裏。我。們。當。好。漢。
 的。人。於。心。何。忍。楊。從。化。截。住。問。道。不。是。大。家。都。說。官。府。曾。幾。次。派。人。來。
 招。安。大。師。兄。不。但。不。肯。反。把。官。府。派。來。人。殺。戮。的。嗎。這。又。是。甚。麼。道。理。
 呢。張。汝。祥。笑。道。招。安。兩。個。字。談。何。容。易。在。四。川。那。些。狗。官。那。一。個。配。有。
 招。安。我。們。的。氣。魄。配。有。駕。御。我。們。的。才。能。既。沒。有。氣。魄。又。沒。有。才。能。的。
 狗。官。就。不。應。提。起。招。安。兩。個。字。招。安。兩。字。從。他。們。口。裏。說。出。來。不。過。想。
 邀。功。得。賞。打。算。用。招。安。兩。字。騙。我。們。落。他。的。圈。套。罷。了。是。這。般。居。心。就。
 應。該。殺。戮。何。况。真。敢。派。人。來。嘗。試。他。既。存。心。來。要。我。們。的。命。我。們。自。然。
 不。能。饒。恕。他。如。果。真。有。一。位。有。才。幹。有。氣。魄。的。好。官。休。說。招。撫。我。們。之。
 後。還。給。官。我。們。做。那。怕。招。撫。我。去。替。他。當。差。終。日。伺。候。他。我。也。是。心。甘。
 情。願。的。我。和。鄭。大。哥。都。抱。定。一。個。主。意。寧。肯。跟。一。個。大。英。雄。大。豪。傑。當。



奴僕不願在一個庸碌無能的上司手下當屬員。楊從化點頭道：這種主意實在不錯。不過英雄可以造時勢，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師兄與鄭大哥這樣的文武全材。祇要有了這個改邪歸正的念頭，將來一有機緣，飛黃騰達，自是意中事。本來也不能急在一時，更不必急在一時。不知那位施星標三哥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張汶祥道：施三弟麼？論這人的本領，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揮拳，祇是爲人誠實，外不欺人，內不欺心。現成的事教他去辦，他是能謹守法度，不能將事情辦好，也不至將事情弄糟。若教他去開始辦理一樁事，那是不能成功的。我和鄭大哥就愛他爲人誠實，不知道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人並不相信。世間有狡猾害人的事，他跟着我兄弟兩個，總不至有上人家當的時候。若離開我兄弟兩個，他就不行了。楊從化問道：聽說師兄在四川，也時常攻



城奪地。將府縣官擊住斬首。是不是確實有這種行爲呢。張汝祥道。這不算希奇。攻城奪地。殺戮官府。也不但我們這一起人。凡是幹我們這種行業的。總免不了有與官兵動手的時候。既動手就有勝負。負則逃散。勝則奪取城池。不過祇我們這一起的力量大些。從來不曾打敗過。所以外面的聲名鬧大了。楊從化道。那麼師兄在四川佔領的城池。應該不少了。張汝祥笑道。誰去認真佔領。和官兵打一個不歇休呢。我們若和官兵認真打起來。是無論如何討不了便宜的。我們的人一陣少似一陣。一時沒有增加添補官兵。是可以有加無己的。惟有飄忽不定的一法。可以對付官兵做官的人。誰也不願意打仗。祇要目前安靖了。就得粉飾太平。邀功討賞。便明知我們藏匿在甚麼地方。他不過問。不是面子上太過不去了。決不至興師動衆的。和我們相打。我們也祇求。



生意上可以獲利。又何苦無端去找官府爲難。因此才能兩下相安的。過下去。楊從化道。此刻師兄到這裏來了。於那邊的事業沒有妨礙嗎。張汶祥道。久離是不妥的。有鄭大哥在那裏。大致還可以放心。這地方就是鄭大哥出主意經營的。鄭大哥也多久就料定做私鹽。不是長遠的局面。不能不趁這時候積聚幾文血汗錢。在這裏作將來退步的打算。但是我們三兄弟的聲名鬧的太大。萬不能由我三人出面購產業。而這種銀錢上的事。又不容易託付得人。鄭大哥想來想去。惟有託我師傅。因他老人家是個出家人。銀錢可以由募化得來。不必定有出處。若在俗人憑空拿出許多銀兩出來買田購地。旁人看了。沒有不生疑的。旁人一生了疑心。就難免不查根問蒂。萬一露了一點兒風聲出去。我三人便枉費心機了。我三人將來的下場。十九得依遵楊老伯的話。



以出家爲上。楊從化道。我的母親早已去世。父親雖健在。然風燭殘年。且萍蹤無定。今生能否再見。尙不可知。是則有父也和無父一樣。兄弟妻子更是無有。難得有這出家的門路。我一晌打算求師傅替我剃度。師兄的意思以爲怎樣。不知張汝祥怎生回答。且俟七十二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二回 求放心楊從化削髮 失守地馬心儀遭擒

話說張汝祥聽楊從化打算出家的話，很高興的答道：「賢弟能出家，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出家容易，既出家之後，又想返俗，就太不成話了。賢弟此刻年輕，有幾件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還不曾經歷過，不知道艱難所慮的，就怕將來守不住出家的戒，以出家人造在家人所不敢造的孽，那就不是當要的事。賢弟若自問將來能保住，決不至有犯戒的事做出來，那麼出家真是再好沒有的了。」楊從化問道：「將來怎麼樣，我不曾經歷，固是不知道，不過我得問師兄一句話，祇看出家人最



難。守。持。的。戒。律。是。由。旁。人。逼。着。我。使。我。不。能。守。呢。還。是。由。我。自。己。忽。然。
 不。能。守。張。汝。祥。笑。道。那。有。由。旁。人。逼。迫。犯。戒。的。事。出。家。人。犯。戒。全。是。由。
 於。自。己。沒。有。操。持。的。力。量。與。旁。人。無。涉。楊。從。化。道。如。果。是。由。旁。人。逼。迫。
 的。我。倒。有。些。害。怕。因。爲。我。的。能。力。有。限。強。似。我。的。人。多。若。遇。着。一。個。能。
 力。強。似。我。的。人。他。要。逼。迫。我。做。犯。戒。的。事。我。拗。他。不。過。又。不。肯。拚。命。保。
 守。那。就。難。免。不。被。他。逼。的。犯。戒。至。於。沒。有。能。力。強。似。我。的。人。來。逼。迫。我。
 自。己。不。肯。做。犯。戒。的。事。却。如。何。會。犯。戒。呢。張。汝。祥。微。笑。點。頭。道。但。願。老。
 弟。能。心。口。如。一。能。始。終。如。一。將。來。成。佛。成。仙。也。都。從。這。不。犯。戒。中。得。來。
 老。弟。能。從。此。立。定。脚。根。我。卽。刻。便。去。向。師。傅。說。求。他。老。人。家。替。你。剃。度。
 我。也。知。道。出。家。修。行。是。最。好。的。事。無。如。我。自。知。生。成。的。塵。心。太。重。和。野。
 馬。一。般。的。性。格。絲。毫。受。不。了。羈。勒。甚。麼。菩。薩。戒。羅。漢。戒。比。邱。戒。種。種。繁。



難的戒律我固然是守不了。就是極簡便的殺盜淫妄酒五居士戒。我除了妄語而外這四戒都難保不犯。這是由於我的生性到了那時分自己也制自己不了。我也知道不可殺生。不過遇了有一種惡毒的人正在幹惡毒的事。一落到我眼裏心裏就不由得冒起火來。心裏一冒火兩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非殺了他。不可刀光過去心裏便頓時舒暢了。老弟生長名門人心險惡世路崎嶇都沒有閱歷。又得早遇名師譬如一株樹出土就有人栽培扶植。不經風雨摧殘冰霜侵蝕。所以能枝幹條達。沒有輪困盤曲的奇形怪狀。老弟此時的心地光明活潑渣滓全無。出家修道最相宜的。快把身上衣服整理。就一同到師傅那裏去。我好將老弟要求剃度的心願當面稟明師傅。楊從化欣然答應。立時端整了衣冠。隨同張汝祥到無垢方丈裏。這時無垢還不曾安歇。正盤



膝坐在禪床上做禪定的工夫。張汶祥輕輕的立在一旁。不敢驚動。好半晌無垢才出定。張眼望着楊從化問道。你和他別了幾年。見面還能認識麼。楊從化上前一步應道。像大師兄這般英偉的氣概。便再過十年八載。見面也能認識。無垢笑了一笑。又問道。你父親吩咐你對他說的話。你已說過了麼。楊從化道。已向大師兄說過了。無垢卽轉臉望着張汶祥問道。你聽了他父親的話。心下如何打算。張汶祥道。弟子明知楊老伯的話。句句都是金石良言。師傅是深知弟子的。暫時惟有盡人事。以聽天命。若撇下數百個幾年來同甘共苦的兄弟。祇因自己能安然脫身。他們的死活都不顧。這是弟子萬萬做不到的。不過弟子出家的。事雖遙遙無期。楊師弟却已動了出家之念。特地同來要求師傅給他剃度。無垢聽了現出躊躇的神氣。問楊從化道。你知道出家有甚麼。



難處麼。楊從化道。弟子不曾出家。不知道出家有甚麼難處。但是弟子曾讀孔孟之書。孟子曾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弟子思量出家修行也。祇在求放心上做工夫。這求放心的勾當說難便難。說易也易。不知道是與不是。無垢原不是讀書人出家。祇因那次敗在朱鎮岳手裏。朱鎮岳逼着要見他。氣量偏仄的人。一時羞憤得跳窗戶出來。後雖自悔魯莽。然打聽得朱鎮岳在山中守制。自覺不好意思轉臉回山去。就此出家做了和尚。剃度他的師傅。雖也是四川峨嵋山伏虎寺方丈。開諦和尚的徒弟。圓覺大師也是個大有道行的好和尚。無如圓覺周不是個十分聰悟的人。又非由他本人看破了紅塵出家的。迫得無家可歸。才出家。借寺院爲棲身之所。因此在圓覺大師跟前。並沒領會多少修行真諦。不過他生小在俠義之門。平日的薰陶濡染。已使他。



敢。有。背。義。害。理。的。舉。動。受。戒。後。自。能。恪。守。清。規。凡。是。普。通。出。家。人。所。應。行的。功。課。他。都。能。遵。照。實。行。罷。了。至。於。禪。機。妙。理。是。沒。有。多。大。心。得。的。在。紅。蓮。寺。的。和。尚。大。半。出。身。鹽。梟。通。文。理。的。更。少。當。下。聽。了。楊。從。化。求。放。心。的。話。便。歡。喜。稱。贊。以。爲。是。寺。裏。許。多。和。尚。所。不。及。的。次。日。就。替。楊。從。化。剃。度。了。賜。名。知。圓。知。圓。的。天。分。果。是。極。高。遇。事。能。得。無。垢。和。尚。的。歡。心。寺。裏。衆。和。尚。也。因。知。圓。的。年。紀。雖。輕。文。才。武。藝。都。高。人。一。等。又。是。方。丈。和。尚。得。意。的。徒。弟。大。家。都。爭。着。巴。結。知。圓。這。時。在。紅。蓮。寺。做。和。尚。的。事。暫。且。擱。下。再。說。那。張。汝。祥。自。聽。了。楊。從。化。轉。述。楊。幻。勸。他。的。那。番。言。語。初。時。還。覺。得。自。己。的。處。境。一。時。要。改。變。途。徑。有。些。爲。難。在。歸。途。上。一。路。左。思。右。想。越。想。越。覺。得。現。在。的。處。境。危。險。因。此。改。邪。歸。正。的。念。頭。不。知。不。覺。的。就。決。定。了。回。到。四。川。將。楊。幻。的。話。又。對。鄭。時。施。星。標。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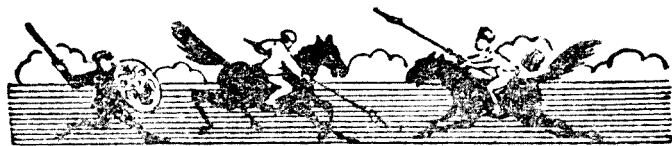
說了一遍道。同走我們這條道路的人。除了有幾個因洗手得早打起。細包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的。而外簡直沒有聽說一個能善始善終的。未必他們的力量都不如你我。可見得這條路是不能多走的。依我的意見。果是趁早設法抽身爲好。施星標素來是個毫無主意的人。聽了不開口。望着鄭時。鄭時笑向張施二人道。這些兄弟怎麼樣。我都不管我祇問兩位老弟。現在能出家做和尚麼。張汶祥道。我說要設法抽身。就是爲現在不能去做和尚。所以說要設法。若願意就做和尚。有現成的紅蓮寺在那裏去落髮便了。鄭時道。好嗎。旣不能出家。你們可知道抽身就。很不容易麼。和我們同道的人。雖有打細包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的。祇是我們不能照他們的樣。他們多是偷偷摸摸的。不敢撞禍。沒鬧出甚麼聲名來。祇要離開了四川。儘管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沒人



知道他的履歷你我此刻是何等聲勢就是出家尙且恐怕有人挑眼何況不出家呢張汝祥道照大哥這樣說來不是簡直不能下台嗎鄭時道且看機會如何暫時是沒有妥當的法子我們既存了這個得好好休時便好休的心料不久必有機會不過我們萬不可因動了這個念頭便自餒其氣遇事退縮不前那就債事不小更不可露一點兒消息給衆兄弟知道如果大家未下台之前先自餒了銳氣便永遠沒有給我們好下台的機會了張汝祥點頭道這是至當不移的道理我和三弟兩人橫豎聽從大哥的主張便了三人商議之後並沒有改變行動仍是各人督率手下兄弟做私鹽交易又過了些時一次與官兵對打起來官兵敗退梟匪照例攻奪城池這次攻破了一座府城將知府全家拏住了這位城陷被擒的知府便是馬心儀馬心儀的品貌才情



當時四川全省的官場中沒有能及得他的在四川早有能員的聲望。這回因兵力不足。又疎於防範。有一點兒被張汶祥等攻進城來。一時逃走不及。全家被捉。馬心儀早知張汶祥等這班梟匪。特別兇悍。官府落到這班梟匪手裏。從來沒有好好釋放過。自己這番被捉。也祇好安排一死。不存倖免的心思。平時梟匪捉了官府。也和官府捉了匪徒一樣。由匪首高坐堂皇。將官府提出來審訊。並不捉着便殺。張汶祥等這部分鹽梟。在四川所殺戮的官府。盡是平日官聲惡劣的。若是愛民勤政的好官。爲地方人民所稱道的。他們不但不拏來殺戮。並不去攻打。好官所守的城池。馬心儀雖有能員之名。對於地方百姓。却沒有恩德。可感。沒有使張汶祥等欽敬之處。所以城陷的時候。便將他全家拏住了。他們從來拏了官府。照例是由鄭時坐堂審訊的。這日鄭時審訊過。



馬心儀之後。退堂傳集張汝祥施星標二人。祕密會議。鄭時先開口說道。前次二弟從紅蓮寺回來。因聽了楊幻勸勉的話。動了改邪歸正的念頭。我一晌留心。尋覓大家。下台的機會。却苦於尋覓不着。剛纔我審訊這個知府馬心儀。看他的談吐相貌。很不尋常。我料他將來發達。不可限量。我等要下台。這機會倒不可錯過。祇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張汝祥道。這知府的談吐相貌。好如何。是我們下台的機會。我不懂得。其中的道理。鄭時道。我也知道。老弟不懂。也祇問老弟願意不願意。趁此下台。願意我再說。其中的道理。張汝祥道。既是下台的好機會。安有不願意的。鄭時點頭道。我看馬心儀的儀表。非凡。逆料他將來必成大器。我打算好生款待他。和他結納。求他以後設法招安。我們於我們有好處於他自己。也有好處。我料他爲人精幹。將來必能如我等的。



心願張汝祥道他若自以爲是朝廷大員。瞧我們這些私鹽販。不起不願意和我們結納大哥。這番心機。不是白用了嗎。鄭時搖頭道。這一層倒可不慮。因爲我們平日捉拏了官府。都是置之死地。於今我們不殺他。反殷勤款待他。與他結交。人誰不怕死。豈有不願意的道理。張汝祥道。世人能心口如一的絕少。我們殷勤款待他。他這時爲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口裏說得很好。儘可對天發誓。與我等結交。將來盡力設法招安。我等一離開了我們。就立時變卦。甚至還記我們擒捉他的仇恨。反力圖報復。這片心機。不仍是枉費了嗎。鄭時笑道。我也想到了這層。不過我料他決不至有這種舉動。我知道馬心儀做官十分熱中。我有方法能幫助他。使他陞遷得快。不愁他不落我的圈套。我既有力量幫助他。使他陞遷就有力量陷害他。使他不安於位。他心裏儘管不高興。



與我們交結一落了我們的圈套。便不能由他作主了。好處就在我們是私鹽販的他爲他自己的地位官聲起見。斷不敢開罪我們。張汶祥道大哥是心計素工的人。祇要大哥覺得是這們辦妥當。就這們辦下去。俗話說求官不着秀才在我們結交了他。他能如我們的心願。自是再好沒有。就是他轉臉不識人。我們也沒有吃甚麼虧。鄭時見張施二人沒有異議。便獨自到拘押馬心儀的所在。親手替馬心儀解開繩索。引着與張施二人相見。馬心儀不知鄭時是何用意。盛氣相向的說道。你們這班逆賊。打算將本府怎生擺佈。要殺祇管就殺。休得囉唆。張汶祥聽了這幾句話。又見了那種驕慢的神氣。已忍不住。待伸手抽刀。鄭時連忙望着張汶祥使眼色。納馬心儀上坐了。才從容說道。我等若有相害的心。也用不着這些囉唆了。你在四川做官的能名。我等早已聽



得我等在四川的威望。你大約也有所聞。我三人雖是異姓兄弟。然情逾骨肉。三人一般的性格。生平痛惡貪官污吏。惡霸土豪。所以貪官污吏。落到我們手中。簡直和有深仇積恨的一樣。須刻不容緩的將他處死。你在四川沒有貪污之名。我們兄弟原不存心和你作對。無奈你放我們不過。幾次派兵向我們窮追痛勦。逼得我們沒法。祇好努力攻進城來。和你當面說個明白。我等所以甘觸刑章。拚死要做這私鹽買賣。全是迫於生計。不能坐着餓死。就祇得挺而走險了。如果有賢明官府。憐憫我等。是出於無奈。設法安置我等。我等是情願效死的。馬心儀見鄭時。沒有殺害他的心思。他也知道鄭時是個豪傑之士。便改換了很利易臉色。說道。你既說如有賢明官府。設法安置你們。你們使情願效死。何以官府幾次派人到山裏招安你們。反把派去的人殺戮呢。鄭



時道。那幾次招安。何嘗有一次是真意。無非想用招安的名兒。騙我等入牢籠罷了。我的耳目。很多。官府的一舉一動。都不能逃我的耳目。並且那幾個想騙我們入牢籠的官府。就是我們兄弟所深惡痛絕的貪官污吏。正恨不能吃他的肉。寢他的皮。豈肯受他的招安。我粗知相人之術。看你的相。將來必位極人臣。因此。不打算害你。並願盡我的能力。幫助你。使你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不過你得應允我一句話。馬心儀問道。應允你甚麼話。且說出來。看能不能應允。鄭時道。你不能應允的。我也不至向你說。就是我先幫助你陞遷。你陞遷之後。再盡力援引我們。我們非不知自愛的人。到那時。決不會有使你爲難。或拖累你的舉動。馬心儀道。你有甚麼能力。能使我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呢。鄭時笑道。這倒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你應允了我的話。我自然要做給



你看的若以後我的話不驗你也不妨將應允我的話勾銷馬心儀暗想這話倒爽快他既能先幫助我陞遷我陞遷之後再援引他於我有益無損的事如何應允不得呢當下便答道我真能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將來一定盡力援引你們出頭決不食言鄭時道就是這們應允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雖也未嘗不可不過我與你地位懸殊似乎非經過一種儀式不足以昭慎重常言貴人多忘事你將來大貴的時候因與我們有雲泥之隔若存心嫌我們微賤我們也無可奈何你是真心打算將來援引我們出頭此刻就應該不存貴賤高下的念頭與我們三兄弟結拜我們綠林中人最重結拜一經結拜便可共生死永遠沒有改悔的你肯和我們結拜方可顯出你的真心馬心儀是個做知府的人那有真心和三個著名梟匪結拜爲兄弟呢不過在初



被擒的時候。以爲萬無生理。已拚着一死說話。才能氣壯。此時見有一條生路。便祇求能脫身。不肯再向拚死的這條路上走了。明知若不應允。鄭時的話。使他兄弟惱羞成怒。翻過臉來。就不好說話了。遂不躊躇的答道。我也知道你們都是些豪傑之士。將來必能爲國家建立功業。不是久困風塵的結拜爲兄弟。我很願意。不過你我此時因地位不同的緣故。結拜的事。除了我們自己。而外無論誰人都不能給他知道。這風聲傳出去了。於我固然不利。你們也討不了好處。既討不了好處。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鄭時道。敬遵台命。我所以親自來解縛。不許有一個跟隨的人在。這裏也就是因這事。不宜使外人知道。當下雙方說妥了。就點燭焚香。四人對天結拜爲兄弟。並照着尋常結盟的例。都對天發了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誓。論年齡馬心儀最大。鄭時張汝祥次之。施



星標最小。鄭時原是做大哥的。此後的大哥，就得讓馬心儀做了。各人都降了一級稱呼。四人結拜過後，鄭時早安排了豐盛筵席，算是慶祝成功。馬心儀在筵席上，雖是強作歡笑，然時時露出愁眉不展的樣子。來。鄭時看了不樂道：「難道大哥心裏有不甘願的地方，礙難說出嗎？」這事雖由我等強迫做的，然我能斷定於大哥有益無損。大哥是有胸襟有氣魄的人，料不至因我等出身微賤，便存不屑之心。何以大家正在開懷暢飲之際，却時時露出愁苦的樣子來呢？」馬心儀道：「二弟說盡力量幫助我，必能使我宦途平坦一路陞遷上去。這話我也相信，因為素來聞二弟的名，知道是個足智多謀的人。不過那是以後的事。我所着慮的，就在目前的這個局面。教我不好擺佈，我是有守城之責的官兒。於今城被攻破了，我全家被擒。如果我能以身殉城，身後還可以得些。」



榮典除了身殉以外敗兵失地的處分總不能免教我如何能不愁苦呢。鄭時大笑道。這算得甚麼。我若沒有對付的方法也不敢說幫助大哥的話了。大哥目前有爲難的事我就不能幫助。以後幫助的話還靠得住嗎。大哥祇管開懷暢飲。我們今日雖結拜了成爲異姓同弟。然因地位不同的緣故。此後料不定要到何時方能與大哥再是這們共桌飲食。大約第二次能與大哥共飲。便是我們三個老弟出頭的時候了。馬心儀立時現出了笑容問道。二弟有何方法就說出來讓我參詳一番。能得周全。我總知道感激。鄭時道。感激的話太顯得生分了。請大哥以後不但不可再是這們說。並不可想這們存心。祇求此後不忘記我們三個兄弟久困泥塗。就受賜已多了。這回的事極容易對付。大哥不是在幾個月以前曾出了教四鄉招募團練的告示嗎。馬心儀笑道。就



是爲你們鬧的太兇了。祇好是那們辦。鄭時道：有了那道告示，就好辦。大哥此刻趕緊辦一道告示，求援的公文，倒填今日黎明未破城的時候。火速報到省城裏去。馬心儀道：那倒用不着。臨時辦了黎明時原有。告急求援的公文去了。鄭時道：那就更簡便了。大哥祇須帶了印信單，身混出城去，將四鄉招募的團練，不問老幼強弱，數目能多越好。就由大哥率領了，趁明日絕早，趕到城下來。虛張聲勢的將城圍了，祇留南門不圍。我也率領衆兄弟到城上抵抗一陣。兩邊不妨打得熱鬧些。我們做出抵抗不住，不敢戀戰的神氣，率領衆兄弟擄了大哥的官眷，從南門敗逃下去。大哥一面進城安民，一面仍統率團練追趕。在路上又得虛打一陣，才把官眷奪回來。如此一番，做作照情形誇張一點兒，呈報上去。大哥還得受處分嗎？馬心儀喜得立起來，笑道：二弟真不愧足。



智多謀四字能照這樣做。必不至再受處分。不過委屈了三位老弟。鄭時道。大家都有妙用。在內也說不到。委屈的話。馬心儀隨向三人拱了拱手道。事不宜遲。我就不再耽擱了。鄭時點頭對施星標道。守城的不知端的。不見得肯容大哥混出城去。大哥快改了裝束。四弟親送到城外。再回來罷。馬心儀連忙改裝。一個粗人隨身帶了知府的印信。由施星標護送出城去了。四鄉的團練。原是招募現成的。有一個知府親身去召集。還怕不容易。雜湊成軍嗎。絕不費事的。就集聚了一千多名。高低不一。老幼參差的團兵。馬心儀誓師出發。離府城原不過幾十里路。半夜動身。不到天明。就抵城下。將一座城三方面圍起來。抬槍鳥銃一齊向城上開放。城上也劈劈拍拍的對打。祇嚇得這一城的百姓。一個個從睡夢中驚醒。兒啼女哭。天叫妻。鄭時等依照原定的計劃。擄



了馬心儀的眷屬率衆棄城從南門逃走馬心儀進城分了一半團練兵留在城裏假做搜捕餘匪其實那裏還有餘匪留在城裏給團練兵來搜捕呢不得不是這們做作掩人耳目罷了親自帶了一半團練兵追趕出城追不到幾里就將眷屬安全奪回了真是齊打得勝鼓高唱凱歌還一府城的人民無不稱贊馬知府的神勇並沒一人知道其中內幕官場中照例最會鋪陳戰績已經被臬匪佔領了的城池居然能在一個對時之中恢復轉來表面上並殺得臬匪大敗虧輸狼狽逃遁在不知道內幕情形的人自不能不恭維馬心儀有胆有略馬心儀有了這番的事功更得上官信任官運果然益發亨通了屢次陞擢不到一年工夫就陞到了山東藩台極力提拔他的人就是清室中興的名人曾國藩曾國藩素知四川臬匪厲害而他自己也是個得力於團練



兵的人見馬心儀能統率團練兵規復失地。殺敗四川最以兇悍善戰著稱的梟匪。因此十分器重馬心儀是個有用之才。存心要提拔他出來。好做自己一個幫手。那時曾國藩的權勢傾動朝野。凡是經他賞識的人。無不功名成就。要算是有清一代中第一個熱心培植人材。獎掖後進的。馬心儀的才幹本來不弱。又有這樣轉禍爲福的好機會。送給他利用。再加一個有大力的存心提拔。竭力保舉。有時遇了關於梟匪爲難的事。更有鄭時在暗中爲之割策。宜乎無往不利。一月三遷了。祇是馬心儀自規復失地後。不到一年就陞到山東藩台。而鄭時等一班梟匪自從假敗之後。却交上否運了。就在那日假敗出城等馬心儀追來將眷屬交還後。率着七零八落的隊伍。打算回山休息。不提防走了二十多里。忽然迎面衝出來一枝兵馬。見面就殺。將起來。鄭時以爲反。



了馬心儀的詭計。氣得蹀脚歎道：人心真難測。我這們幫助他成功。他倒存心算計。我預先在這裏伏下一枝兵馬等待我們。張汶祥也氣得磨牙裂眦。奮勇當先與官兵對殺。往日張汶祥手下的兄弟與官兵對壘。無不一以當十。所向無前。這回雖是假敗。並沒損耗軍實。兄弟們也非疲乏。不堪應戰。無如隊伍散亂。毫無應戰的準備。臨時由少數人振作不起來。張汶祥獨自帶了些親近的兄弟當先殺了一陣。回頭看四面都是官兵旗幟。自己不過一二百人。被困在中央。鄭時施星標都不知道。被衝到那裏去了。心裏着慌。二人被官兵擒捉了去。料知久戰必難倖免。祇得率了這一二百名兄弟。又奮勇殺出重圍。看前面也有一大堆兵馬。好像是圍困了自家兄弟。在內。張汶祥高聲對手下一二百名兄弟說道：我大哥三弟。量必被困在那一團兵馬之內。你們情願幫我。



去救的請隨我來。我今日不要命了。衆兄弟聽了，轟雷也似的應一聲道：「我也不要命了。」虧了這一鼓勇氣，如衝發了一二百隻猛虎齊發一聲吼，大地震動。張汝祥左手挽藤牌，右手握單刀，祇見就地一滾，賽過一團黑烟，馬撞着馬，人撞着人，翻衆兄弟緊跟在後，轉眼就殺進了重圍。鄭時正被困得無可奈何，張汝祥若再遲一刻兒，趕到他和施星標二人不落到官兵手裏，便是自刎而死了。官兵見張汝祥這部分人如此饒勇，不由得胆都寒了。張汝祥所到之處，紛紛後退，讓開一條道路給衆匪逃去，也不敢追趕。張汝祥等事後調查才知道這一枝兵馬並不是馬心儀預先埋伏的，原來是因省裏接了馬心儀告急求援的公文，星夜派兵來救援的。梟匪的旗幟裝束都與官兵不同，遠遠的一見便能認識。鄭時等不提防有官兵來，官兵是來救援的，却料知近城。



處必有梟匪。所以見面便動手殺起來。好像是預先埋伏了的一樣。這次鄭時三兄弟雖不曾受傷。然手下的兄弟死傷不少。他們自當梟匪以來。從沒有是這們大敗過。行軍打仗全賴一股銳氣。這銳氣一挫。就有善戰的好主將。也不能帶着沒銳氣的兵。應戰。鄭時因在暗中幫助馬心儀的緣故。對於別部分梟匪平時可以援助的地方。總得量力援助。既和馬心儀有了關係。就不便再助梟匪了。因此別部分梟匪對鄭時等多懷怨望。也都不肯出力來相助了。從來官兵勦匪失敗。則悄悄無聲。略得勝利。就雷厲風行的想斬盡殺絕。省城派來救援的官兵無意中打了個大勝仗。官兵與鄭時這部分梟匪相打。要算是第一次得勝。那裏捨得就這們輕放過去。接着又加派了一標人馬。跟踪追勦。任憑鄭時足智多謀。張汝祥驍勇善戰。梟匪都是烏合之衆。從來勝則奮。



勇爭先。敗則如鳥獸散。紀律兩個字。是說不上的。沒有紀律的兵。打了敗仗。那裏還能振作呢。接連又被官兵打散了兩次。三兄弟每人手下所存留的。祇二三十個人了。尙且被官兵追趕得無處立足。鄭時祇得率着敗殘的兄弟。逃進一座深山。向張施二人提議道。我想不到假敗弄成了真敗。以致熱烘烘的基業。沒一年就虧敗到這步田地。這雖是因我的計謀。不得當然也有天意。我們此刻想再恢復以前的基業。等馬大哥招安。是辦不到的事了。我想馬大哥於今在山東名位已是不小了。若有心照顧我們。並非難事。我打算教施四弟先去山東去找馬大哥。我再詳細寫一封信給他。看他對待施四弟的情形如何。我兩人再作計較。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不知二人怎生回答。且俟第七十三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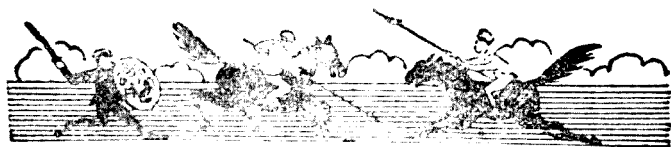
不肖生著

第七十三回

鄭秀才聽笛識佳人

張義士揮拳戰羣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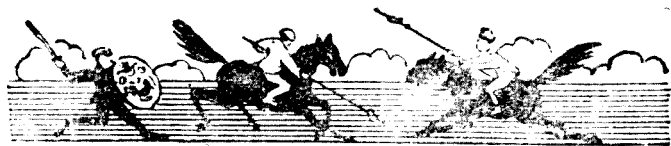
話說張汝祥聽了鄭時的話，躊躇了一會，說道：「現在也祇好如此。我與二哥的名聞的太大了，我總覺得馬大哥是做官的人不見得可靠。四弟爲人誠實，沒有多大的才能，不招人忌刻，他先去試探一番。最好四弟到山東見了馬大哥之後，看對待的情形如何，寫一封詳細的信來，他肯拿四弟當自己人看待，我和二哥便不妨前去。若他搭起官架子來，竟不認四弟爲把兄弟，或十分冷淡，我們就祇好別尋門路了。」鄭時道：「他如果竟不認四弟爲把兄弟，我們自然用不着再去。就是四弟



也。以。趕。快。離。開。山。東。爲。好。不。過。我。們。去。投。奔。他。也。得。替。他。原。諒。原。諒。他。是。個。熱。中。做。官。的。人。萬。一。將。和。我。們。拜。把。的。事。走。漏。了。消。息。在。外。面。說。不。定。立。時。就。有。殺。身。之。禍。我。們。求。他。幫。助。總。以。不。至。連。累。他。爲。主。四。弟。到。了。那。邊。須。先。買。通。門。房。將。我。的。信。遞。上。去。看。他。如。何。吩。咐。下。來。在。官。場。不。比。在。山。裏。任。情。率。性。的。舉。動。一。點。也。來。不。得。凡。事。總。以。忍。耐。謹。慎。爲。好。他。就。有。十。二。分。的。心。思。想。提。拔。我。們。幫。助。我。們。但。限。於。地。位。格。於。形。勢。有。許。多。不。能。在。表。面。上。露。出。來。不。能。因。他。外。面。十。分。冷。淡。就。賭。氣。不。在。那。邊。了。施。星。標。道。我。祇。要。他。肯。認。我。是。他。的。把。兄。弟。隨。便。他。如。何。對。我。不。好。我。朝。着。他。是。大。哥。的。名。分。上。看。決。不。至。和。他。賭。氣。不。過。我。們。三。兄。弟。一。晌。在。一。塊。兒。幹。這。營。生。我。的。聲。名。雖。不。及。二。哥。三。哥。那。們。大。然。也。多。久。就。已。懸。了。賞。格。捉。拿。的。我。從。這。裏。動。身。到。山。東。去。在。路。上。就。



難保沒有人點眼藥。不過我動身時不給人知道。在路上不停留。攔
並將姓名改。變了。或者不至鬧出意外的事。惟有到了山東之後。將二
哥的信投上去。偷馬大哥竟昧煞天良。硬抓了我。就地正法。我不是自
投羅網。白送了性命嗎。張汝祥道。這一層倒也是可慮的。二哥以爲怎
麼樣。鄭時偏着頭想了一。想道。我料他斷不敢這們做。也不值得這們
做。想得賞得功。的是差役和候補小老爺。他已做到了藩台。何至有這
些舉動。並且他在四川做了多年的府縣官。早聞了我兩人的聲名。也
應該知道不是好惹的。殺了四弟。於他自己絲毫沒有益處。而留得我
兩人在世。他從此就休想高枕而臥。他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何至做這
種於自己有害無益的事。四弟儘管放心前去。若他真個被糊塗油蒙
了心。殺了四弟。我兩人不出頭替四弟報仇。刻了他的心。祭四弟。我兩



人便不是人了。施星標是極信仰鄭時的。鄭時教他去。做甚麼事。那怕赴湯蹈火。也不推辭。三人當時商議妥當。施星標拾奪了隨身包裹。帶了鄭時寫給馬心儀的信。即日動身向山東前進。在路上免不了舊小。說書上所說曉行夜宿。飢餐渴飲的兩句套話。一路不停留的。安然而到了山東。也不落客棧。馱着包袱。逕跑進藩台衙門。找着門房裏人說道。我是馬大人家鄉來的。這裏有一封信。請你就替我送上去。我在這裏等回信。施星標那般粗莽的人。加以身上是行裝打扮。藩台衙門裏的門房。眼睜何等高大。那裏把施星標看的眼裏。以為不過是討了一封有點兒來頭的信。到這裏求差事的。連睬也懶得睬。一眼反抬起頭。蹣起腿向旁邊的人說話。施星標在四川當鹽梟的時候。手下也是一呼百諾。那裏受過這樣冷落。依得在山裏時的性格。已要動手打人了。祇



是心裏一想鄭時吩咐凡事忍耐謹慎的話火性就按納下去了勉強陪着笑臉對門房說道這封信請你替我送進去我有要緊的事須等回信呢門房聽了仍是不睬祇鼻孔裏冷笑了一聲繼續向旁邊的人說道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野瘟身沒名沒姓的究竟是向誰說話喇旁邊的人瞥了施星標一眼登時滿臉現出鄙視的神氣也是鼻孔裏冷笑了一聲臉又掉了過去施星標看了這情形忽然想起鄭時吩咐買通門房的話來了暗自思量道原來官場的門房都是要有錢給他他才肯替人傳報的我忘記了鄭二哥吩咐的話沒拿錢給他怪不得他使出這般嘴臉來給我看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怨他施星標心裏這們想着即從包袱裏取出準備送給門房的一包散碎銀子約莫有二十來兩雙手連那封給馬心儀的書信捧到這神氣活現的人面前陪



笑說道。我是個鄉下人。初次到衙門裏來。不知道禮節。連一點兒小意思。都忘記拿出來。對不住。對不住。請你自己去喝一杯酒。門房聽了。這幾句話。倒覺很中聽。隨即掉過臉來。先向施星標手中。望了一望。似乎還有點兒嫌棄。輕微的神氣。不肯就放。出笑臉來。及伸手接過去。在掌心中。略掂了一掂。知道分量不輕。竟不像是鄉下人的出手。不由得喜出望外。連忙立起身。對施星標笑道。何必如此破費。請在這裏坐一會兒。這信我立刻親自送上去。有。不。有。回。信。等。我。下。來。就。知。道。了。施星標暗喜。虧得鄭二哥有見識。若沒有這點子準備。我這一趟。簡直是自辛苦了。施星標在門房裏坐等了一刻工夫。那送信進去的門房。已滿面笑容的。走了出來。對施星標招手道。大人。傳。你。上。去。隨。我。來。罷。施星標抖去了身上灰塵。一手提了包袱。跟着門房穿廳過廈。直走到上房內。



客廳裏門房招呼施星標坐了。自去通報。不一會馬心儀就走了出來。施星標見面幾乎不認識了。因為初次見馬心儀的時候。馬心儀正在繹綫之中。滿臉憔悴。憂煎之氣。別後馬心儀官運亨通。宦途得意。居移氣。養移體。此時的馬心儀。已養成一個大胖子了。氣度也與從前迥然不同。施星標那敢怠慢。忙起身趨前請安。馬心儀伸手拉起來。笑道。老弟辛苦了。自家人不用多禮。坐下來好談話。施星標諾諾連聲的斜簽着半邊屁股坐了。馬心儀挨身坐下來。說道。老二的信。我已見過了。那種局面。本來不是可以長久的。你於今打算在這裏弄點兒差事。幹幹呢。還是由我薦到別處去呢。施星標道。情願在這裏伺候大哥。承大哥栽培。就教我去死。我也不含糊。馬心儀緊蹙着兩道濃眉。說道。依我的意思。還是由我寫一封信。薦到別處去的好。包你得着一個好撈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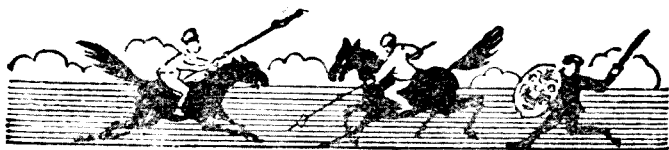
差缺施星標道。我從四川動身。就存心是來伺候大哥的。鄭二哥也吩咐我。須要小心伺候。大哥祇要大哥肯拿眼角照顧我。一下我便終身感激不盡。並不會動撈錢的念頭。馬心儀道。我知道你是個實心人。也未嘗不想留你在跟前。做個貼身的人。不過其中有些不便之處。不說大家不好說了。又對不起你。施星標道。大哥何必這們客氣。我將要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鄭二哥已說過了。我到這裏來。大哥必有許多爲難的地方。教我忍耐謹慎。大哥有甚麼話。儘管吩咐。我決不敢違拗。馬心儀笑道。倒是老二有些見識。他既經對你說過了。知道我有爲難的地方。我爲顧全你們。便不和你客氣。你我雖是當天結拜的兄弟。但這一節事故。在當日已有約在先。祇有我四人各自心裏知道。無論對何人不能透漏。因此稱呼上。須大家留意。你的姓不能改名。字却不能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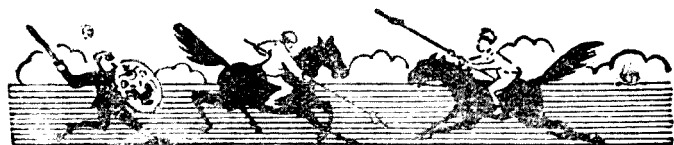
星標兩個字你排行第四。我此後祇能叫你施四。你須記着萬不可失口呼我大哥。暫時還沒有相安的事給你幹。且在衙門裏住著。等到有機會就安插你。我的事情忙。恐怕沒有工夫和你談話。你得原諒我。施星標連聲應是。從此就住在藩台衙裏。沒住到幾個月。山東巡撫出缺。馬心儀便陞了巡撫。教施星標當了一名巡捕。施星標也不懂得巡捕的官塔大小。以爲巡撫是一品封疆大臣。巡捕的官銜照字面上看相差並不甚遠。必不十分卑小。興高彩烈的當着巡捕同事的人。因施四不肯說出自己的出身履歷。並和馬心儀的關係。都疑心他是馬心儀的親戚。說出來恐怕辱沒了馬心儀。所以不肯直說。却沒人疑心有那種不能告人的事實。在內。施星標幾番想寄信給鄭時和張汶祥。兩人無如從山東到四川的道路太遠。託人帶信本不容易。而施星標自己



不能寫字。他們的秘密關係。又不能給外人知道。不敢請人代寫。因有這兩種緣因。施星標到山東一年多了。還不曾有一個信給鄭張二人。鄭張二人在四川的勢力。一日薄弱似一日。盼望施星標在山東的消息。簡直望眼欲穿。等了七八個月。還杳無音信。鄭時祇得主張將手下親信的兄弟。每人給了些生活銀兩遣散。張汝祥並無家人妻室。鄭時的髮妻早已死了。因年來不得一時安居。便懶得續娶。二人都是孑然一身。手下的人既經遣散。就不能在四川逗留了。二人假裝做生意的人。帶了盤纏行李。打算在東南各省閑遊幾處名勝。順便探聽施星標在山東的情形。若還得意。就到山東去走一遭。在重慶包雇了一條船。一路順流而下。遇着可以流連遊覽的所在。便將船停泊。遊覽些時。又走他兩人在四川的聲名。雖鬧的很大。然一則因認識二人面孔的人。



還少二則因他們當鹽梟時的舉動從沒有結怨於人民的地方人民不存心與他們爲難官場緝捕的力量是有限的並且二人既改了姓名又不在一處地方停留多日所以能平安無事的到了湖北他們到湖北的這日正是七月初七這夜天高月朗微風不動漢水波平映着半輪缺月光明如鏡船泊黃鶴樓下樓影也倒印在鏡光之中鄭時欣然對張汶祥說道我等半生勞碌未嘗得一日清閑像這般清幽的景緻那裏是勞碌人所能領略得到的我們於今可算得天牖其衷回頭是岸纔有這種景物給我們在安閑中享受若糊塗錯過了實太可惜我們何不趁這月色正好的時候到黃鶴樓上去遊覽一番張汶祥道既是二哥有這般清興我陪二哥去便了鄭時一團的高興與張汶祥攜手上岸抖擻精神走到黃鶴樓上憑欄俯首祇見江流如帶夾岸武



漢三鎮百萬家燈火。隱約如在烟霧迷離中。幾條秋葉一般的漁船。往來蕩破一平如鏡的水光。下網的聲音。都彷彿送到耳邊來了。二人不覺心曠神怡。相視而笑。正在這塵襟滌盡。榮辱皆忘的時候。忽聞長笛之聲。悠揚清遠。張汝祥聽了。笑道。我記得小時候。讀過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詩。難道這黃鶴樓中。真是時常有人吹笛子嗎。鄭時笑道。那有這回事。你聽這笛子。是在黃鶴樓中吹嗎。遠得很呢。說不定離這裏還有幾里路。張汝祥側耳聽着。說道。好像是兩枝笛子。同吹。二哥也是會樂器的。聽這笛子吹得好麼。鄭時一面用手在欄杆上拍板。一面答道。吹得很好。祇是聽這音調。淒涼抑鬱。估量必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在那裏吹。弄張汝祥問道。聽吹出來的音調。就分得出男女嗎。鄭時道。這如何聽不出。不但分得出男女。其人的老少美惡。以及



性。情。行。動。都。能。於。所。奏。的。音。樂。中。求。之。不。僅。這。笛。子。可。以。聽。得。出。在。一。切。樂。器。的。音。調。中。皆。能。聽。出。張。汝。祥。笑。道。然。則。二。哥。聽。這。兩。個。吹。笛。子。的。女。子。其。年。齡。容。貌。以。及。性。情。行。動。如。何。呢。鄭。時。道。我。既。說。是。兩。個。有。心。事。的。女。子。可。知。年。紀。不。大。至。多。不。過。二。十。多。歲。容。貌。決。不。醜。陋。並。可。知。道。他。兩。人。的。樂。器。是。由。高。明。的。師。傅。傳。授。的。張。汝。祥。問。道。不。是。娼。妓。在。那。裏。陪。客。侑。酒。麼。鄭。時。搖。頭。道。不。是。不。是。世。間。恐。怕。沒。有。這。們。文。雅。的。娼。妓。就。有。也。是。由。宦。家。小。姐。淪。落。入。烟。花。的。張。汝。祥。道。細。聽。這。聲。音。好。像。是。從。江。邊。發。出。來。的。我。們。何。不。順。便。去。探。尋。一。番。看。二。哥。所。料。的。究。竟。是。也。不。是。鄭。時。點。頭。道。也。使。得。我。本。來。要。回。船。去。了。二。人。仍。攜。手。走。下。黃。鶴。樓。聽。笛。聲。覺。得。一。步。近。似。一。步。直。走。到。泊。船。的。所。在。用。不。着。探。尋。原。來。笛。聲。就。是。鄰。船。上。發。出。來。的。二。人。回。到。自。己。船。上。看。鄰。船。的。



窗門都已敞開。看見艙裏堆積了許多箱篋。箱上都貼了封條。却看不出封條上寫了些甚麼字。艙上首安放了一張床。床上枕蓆皆異常精潔。床前一張小几。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女郎。盤膝坐在几旁的一張湘妃竹榻上。一枝笛子握在手中。已停口不吹了。側轉臉向坐在床緣上。一個年齡稍大些兒的女郎說話。几上也有一枝同樣的笛子。想必是坐在床緣上女郎放下來。的兩女郎。臉上都沒有脂粉的痕跡。而修眉美目皓齒朱唇。天然絕麗。因兩船緊靠着船舷停泊。鄭張二人所立之處。相離那床不過一丈遠。近女郎說話的聲音。雖低。沒有關閉窗門的緣故。也能聽得分明。祇聽得坐在床緣上的女郎悠然歎着氣說道。去依靠人家的事。總是爲難的。此去也祇好聽天由命罷。就是林家不能相容。也不見得便是了。之事到那時再作計較。卽聽得坐在湘妃榻



上的女郎說道。我想姨母姨父決不至存心岐視我們。我們此去雖說是不得已去依靠他兩老人家。但是銀錢上並不沾他家的光。父親在綿州的時候。我的年紀雖小。還記得姨父姨母帶着海哥到那衙門裏住了一年半。臨行還向父親借了三千兩銀子。那三千兩銀子借去以後。聽說姨父很得了幾趟鬧差事。却不會聽說歸還那銀子的話。無論那銀子還了沒有。姨父曾向我家借銀子的事。總是確實有的。我們於今並不圖沾他家的光。祇圖他兩個年老的至親照應照應。若還不能相容。就未免太不念我父母的舊情了。床緣上的女郎正色說道。妹妹快不要將這些事攔在心裏。到林家之後。萬一不留神說到這些事上面去了。傳到姨父姨母耳裏。定要背地責備我們。不懂事。父母手裏做的事。我們不應該管。女郎說到這裏。偶然回過頭來。好像已覺得鄰船。



上有人偷看的神氣當卽立起身來順手將這邊的窗門推開了窗門一經關上說話的聲音便聽不明晰了鄭張二人祇得縮身進窗張汶祥道二哥的本領真不差估量得和目睹的一樣他說他姨父姨母在衙門裏住了一年半又借去了三千兩銀子可知他兩人確是官家小姐鄭時彷彿思索甚麼似乎不曾聽得張汶祥說話坐下來半晌沒有回答張汶祥笑道二哥便着了魔嗎鄭時搖頭道那裏的話你可知道他兩人是誰麼張汶祥道我不曾去打聽剛偷看了一面如何得知道他們是誰鄭時笑道你自粗心不理會他已說出來了怎的還用得着去打聽老實對你講罷若認真說起來我們還是他們的大仇人呢你這下子可想得起來麼張汶祥望着鄭時出神道從來沒有見過面仇從那裏來我簡直想不起了鄭時道他說他父親在綿州時候的話



你沒留神聽麼。張汝祥忙接口說道。我沒聽仔細。祇道他說的是在綿竹的時候。然則二哥料他姊妹就是那個做綿州知州的柳剝皮的女兒麼。鄭時道。不就是他的女兒是誰的女兒呢。張汝祥道。何以見得便是。鄭時道。我料的決無差錯。因為我知道柳剝皮是南京人。和福建人林鬱是同年。又同是福建藩台福保的女婿。兩聯襟都仗着福保的奧援。林鬱在江蘇也做了好幾任的縣官。他剛才所說的海哥就是林鬱。在海門廳任上。生的林鬱做官與柳剝皮一般的貪婪殘酷。因官聲太惡劣了。被上司參革。耗了多少昧心錢。才得脫身。丟官後就帶了妻子到綿州。在柳剝皮衙門裏住了一年多的事。我早已知道。借三千兩銀子的話。外邊人自不得而知。柳剝皮是一個極貪酷的小人。其所以一般百姓送他這個剝皮的綽號。就因他有三件剝皮的事。第一件是。



有。一。次。擊。着。一。個。著。名。女。賭。痞。他。坐。堂。問。了。幾。句。就。向。左。右。的。衙。役。喝。道。把。他。的。褲。子。剝。下。來。打。屁。股。從。來。沒。有。抓。着。女。人。打。屁。股。的。事。衙。役。遲。疑。不。敢。動。手。他。更。發。怒。喝。道。褲。子。不。能。剝。嗎。本。縣。還。要。剝。他。的。皮。呢。第。二。件。是。因。他。打。人。的。小。板。兩。面。都。有。許。多。半。寸。長。的。小。尖。丁。子。打。在。人。身。上。血。肉。橫。飛。不。到。幾。寸。板。就。得。剝。去。一。層。皮。肉。第。三。件。就。爲。他。專。會。剝。地。皮。他。做。金。堂。縣。的。時。候。有。人。就。他。的。名。字。做。成。一。副。罵。他。的。對。聯。乘。黑。夜。貼。在。他。縣。衙。的。大。門。上。他。看。了。幾。乎。氣。死。他。名。字。叫。做。儒。卿。那。對。聯。道。本。非。正。人。裝。作。雷。公。模。形。却。少。三。分。面。目。慣。開。私。卯。會。打。銀。子。主。意。絕。無。一。點。良。心。上。聯。切。儒。字。下。聯。切。卿。字。他。自。從。看。了。那。副。對。聯。之。後。自。知。官。聲。太。壞。貪。贓。枉。法。的。事。稍。爲。斂。跡。了。些。祇。是。益。發。鄙。吝。了。看。得。一。錢。如。命。不。知。他。怎。的。肯。拿。出。三。千。兩。銀。子。來。借。給。林。鬱。的。柳。



儒。卿。爲。人。雖。貪。鄙。不。堪。書。却。讀。的。很。好。並。會。種。種。樂。器。文。廟。裏。習。樂。所。的。各。種。古。樂。他。都。能。教。人。練。習。所。以。他。這。兩。個。女。兒。的。笛。子。吹。得。這。們。好。張。汝。祥。笑。道。既。是。柳。儒。卿。的。女。兒。論。起。冤。仇。來。與。二。哥。真。是。不。共。戴。天。的。了。我。記。得。那。次。打。進。綿。州。的。時。候。柳。儒。卿。單。身。逃。出。衙。門。劈。面。遇。着。二。哥。因。二。哥。認。識。他。的。面。貌。纔。喝。一。聲。舉。住。柳。儒。卿。登。時。嚇。得。跪。下。來。二。哥。罵。他。胆。小。無。恥。就。將。他。殺。了。那。時。若。遇。着。我。或。四。弟。當。面。不。認。識。他。必。放。他。走。了。鄭。時。也。笑。道。也。是。他。惡。貫。滿。盈。才。遇。着。我。我。沒。殺。他。全。家。就。是。十。分。寬。厚。了。林。鬱。此。刻。在。甚。麼。地。方。不。得。而。知。因。此。他。姊。妹。現。在。將。去。何。處。也。不。得。知。道。我。們。的。船。總。以。不。和。他。們。的。船。在。一。塊。兒。走。爲。好。他。姊。妹。雖。不。認。識。你。我。然。他。們。乘。坐。的。也。是。川。幫。裏。的。船。隻。駕。船。的。多。是。川。人。萬。一。弄。出。意。外。的。枝。節。來。失。悔。就。來。不。及。了。張。汝。祥。道。



二。哥。所。慮。不。錯。我。們。總。以。小。心。謹。慎。爲。好。明。早。不。待。天。明。無。論。風。色。怎。樣。吩。咐。船。戶。開。頭。便。了。這。夜。二。人。安。歇。了。次。日。東。方。纔。白。船。就。開。離。了。黃。鶴。樓。好。色。的。這。個。關。頭。任。是。英。雄。也。難。打。破。鄭。時。爲。人。對。於。一。切。的。事。都。極。精。明。能。幹。惟。一。遇。美。色。的。婦。女。心。裏。就。愛。慕。得。有。些。糊。裏。糊。塗。了。他。明。知。鄰。船。那。兩。個。女。郎。是。與。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但。是。開。船。以。後。總。覺。得。兩。女。郎。太。嬌。美。可。愛。心。心。念。念。的。放。不。下。來。徬。徬。害。相。思。的。樣。子。張。汝。祥。知。道。鄭。時。從。來。是。這。般。性。格。故。意。打。趣。他。道。想。不。到。柳。儒。卿。那。般。貪。鄙。無。恥。的。人。倒。有。這。樣。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可。惜。二。哥。當。時。料。不。到。有。這。回。的。遇。合。若。當。時。饒。了。柳。儒。卿。的。性。命。今。日。豈。不。好。設。法。將。他。的。女。兒。配。給。二。哥。做。繼。室。嗎。鄭。時。聽。了。並。不。覺。得。張。汝。祥。這。話。是。有。意。打。趣。他。的。一。面。沉。吟。着。答。道。我。仔。細。思。索。了。似。覺。與。綿。州。的。



事不相干。張汝祥吃驚問道：「怎麼與綿州的事不相干？難道不是柳儒卿的女兒嗎？」鄭時道：「不是這般說。我所謂與綿州的事不相干，是因事已相隔七八年了。他姊妹那時年紀小，未必知道他自己父親是死在何人手裏。卽算能知道，也不認識你我的面孔。我們祇要把名字改了。女子們有多大的見識，怕不容易對付嗎？」張汝祥笑道：「然則我們用不着迴避麼？」那鄭時仍舊把船開回黃鶴樓下去。好不好？鄭時看了張汝祥說這話的神氣，才知道是有意打趣的，便不高興回答。船行到第三日下午，忽然刮起大風來。同行的船已有一艘重載的，被風打沉了。各船上的人看了都害怕起來，祇得急搶到背風的汊港裏停泊。汊港小了，停泊不了許多。船隻後來的船，就祇得靠近淺水沙灘，使船底攔住，不能轉動，以免被風刮到江心裏去。鄭張二人所坐的這船，也是找不着



汶港就沙灘上拋了錨。所靠的這處沙灘上一望無涯的盡是七八尺深的蘆茅被狂風吹得一起一伏。七月初間天氣的蘆茅尙不曾完全枯槁。白頭青綠黃白相間起伏不定的時候。就和大海中的波濤一樣。鄭時與張汶祥同立在船頭上看了笑道。這般景物也是我們在四川所領略不到的。張汶祥道。四川若有這種所在。我們的船敢停泊嗎。祇怕連船底板都要被人搶去呢。鄭時道。這也是現在的亂世才如此。在太平盛世沒有失業的人。儘管有這般好藏匿的所在。有誰願意去幹那些犯法的勾當。於今的四川固是遍地荆棘。就是這長江一帶也未必真安靜。不過沒有大稱口。略斂跡些兒罷了。論起地形來。四川就因山嶺多好藏匿。能容留大夥的人才。弄出到處荆棘的局面。像這種所在。不過好藏匿。一時使追捕的找不着途徑罷了。那裏趕得上四川的。



層巒疊嶂。張汝祥道。怪道。祇有我們這一隻船。靠在這蘆茅邊上。大概那些裝運了貨物的船。也是防這類地方不妥當。所以都擠到那邊。漢港裏去了。鄭時笑道。那却不見得是這般用意。祇要能擠進那邊。漢港裏。停泊。風浪確是小些。此時天色還早上。流頭的船。就要找一處。像我們這樣的地方。拋錨也找不着。再過一會兒。你瞧罷。一定還有船在我們這一帶停泊的。二人在船頭上談論了一會。回到艙裏。沒一刻工夫。忽聽得江邊有船篙落水的聲音。鄭時笑向張汝祥道。何如呢。不是有船來。我們這一帶停泊嗎。張汝祥隨手推開窗門。向外面看時。果見有兩條。一大一小的船。撐過灘邊來。停泊。卽回頭對鄭時說道。這兩條船。吸水都很淺。可見得也是和我們的一樣。沒載多少貨物。所以也敢停泊在這裏。鄭時隨口應了一句。也懶得起身探看。行船的人。照例不待



起更就安睡了。鄭時這夜在睡夢中，猛被鄰船上哎喲一聲驚醒了。醒來便覺得船身有些兒蕩動，接着又聽得有人撲通落水的聲音。鄭時驚得翻身坐起來，叫三弟連叫了幾聲，不見張汶祥答應，忙伸手向張汶祥睡的地方一摸，已不知在何時起去了。再聽鄰船上似乎有人在。那裱格鬥心想：難道真個有強盜前來打劫嗎？鄭時雖是一個文人，然在四川常鹽梟時，常有親率黨徒與官兵對抗的事，尋常兩三個蠻漢也不是他的對手，胆力更是極大。這時聽到外面的聲息，料知必是張汶祥已與來打劫的強盜動手，當下並不害怕，因身邊不曾準備兵器，立起身，順手摸了一條壓艙板的木橫，看朝船頭的艙門已經開了，即躡身出外。此時的大風已息，天上星月之光照見鄰船上，約有七八個漢子，各人都操着雪亮的單刀，圍住一個人，斃。這人正是張汶祥，赤



手空拳的。嚇。擊。躲。閃。一。霎。眼。就。見。一。個。漢。子。被。張。汝。祥。踢。下。河。去。了。鄭。時。逆。料。這。些。蠻。漢。便。再。增。加。七。八。十。個。也。不。是。張。汝。祥。的。對。手。祇。是。眼。見。着。十。八。個。手。操。兵。刃。的。圍。攻。自。己。赤。手。空。拳。的。兄。弟。不。由。得。忿。怒。起。來。手。起。橫。落。劈。在。一。個。漢。子。後。腦。上。那。漢。子。不。提。防。背。後。有。人。暗。算。也。被。打。落。下。水。正。待。趕。過。去。打。第。二。個。祇。聽。得。張。汝。祥。喊。道。這。裏。用。不。着。二。哥。幫。助。二。哥。快。進。艙。裏。去。救。人。罷。鄭。時。也。是。老。在。行。的。人。知。道。彎。腰。躡。進。不。知。虛。實。的。船。艙。容。易。受。人。暗。算。聽。了。張。汝。祥。的。話。先。提。腳。將。窗。門。踢。破。了。兩。扇。就。月。光。向。艙。裏。窺。探。時。祇。見。兩。個。赤。條。條。的。女。子。仰。面。躺。在。一。張。床。上。好。像。是。被。繩。索。纏。縛。了。的。艙。中。箱。篋。器。具。都。七。豎。八。的。亂。堆。着。鄭。時。一。看。艙。中。情。形。心。裏。就。忍。不。住。一。跳。暗。想。這。不。就。是。擲。篙。卿。的。小。姐。嗎。登。時。勇。氣。更。鼓。動。起。來。了。將。手。中。木。槓。一。攢。就。從。窗。門。躡。



身進。去。口。向。床。上。的。女。子。喊。道。不。要。害。怕。我。是。鄰。船。上。來。救。你。們。的。旋
說。旋。上。前。動。手。解。縛。見。兩。女。子。都。不。開。口。知。道。是。口。裏。塞。了。東。西。先。將
兩。人。口。中。的。東。西。掏。了。出。來。然。後。解。開。了。身。上。的。繩。索。鄭。時。眼。快。已。看
見。床。頭。有。一。堆。衣。服。卽。抓。了。擲。在。兩。人。身。邊。祇。羞。得。兩。人。恨。無。地。縫。可
入。鄭。時。也。覺。在。旁。看。了。難。爲。情。反。身。跳。出。來。打。算。幫。着。張。汝。祥。將。強。盜
打。走。但。是。衆。強。盜。已。一。半。打。落。了。水。一。半。駕。着。靠。在。旁。邊。的。一。隻。小。船
逃。了。張。汝。祥。道。饒。了。這。夥。毛。賊。罷。祇。要。人。沒。吃。虧。東。西。沒。被。搶。去。便。是
萬。幸。了。鄭。時。還。沒。回。答。兩。女。郎。已。穿。好。了。衣。服。出。艙。來。低。頭。向。張。鄭。二
人。叩。拜。道。今。夜。若。不。蒙。兩。位。義。士。搭。救。我。姊。妹。身。死。不。足。惜。還。得。受。這
班。狗。強。盜。的。污。辱。兩。位。義。士。實。是。我。姊。妹。的。救。命。恩。人。不。敢。避。嫌。請。兩
位。進。艙。裏。就。坐。鄭。張。二。人。不。便。伸。手。去。扶。掖。祇。得。在。船。頭。答。拜。道。同。是



出門人急難相救。祇要力量做得到。是應該做的。快不要說甚麼救命恩人。承當不起。鄭時首先進艙。聽得後艙裏有人的哼聲。剛待問是那個年大些兒的女郎。已跟進艙說道。哦。我的丫鬢春喜利老媽子。在後艙裏睡着。祇怕也被細綁了。鄭時道。船戶一個也不見出來。大概都被綁在後面。這時鄭張所乘船的船戶。因這邊打鬧得厲害。也驚醒起來。到這邊船上幫着鬆了船戶水手的縛。大家混亂了一陣。兩女郎才請鄭張二人在艙中坐定。請問姓名去處。鄭時將自己。和張汶祥的名字。都改了。因鄭張二姓。極平常。用不着更改。也故意回問兩女郎。才知道大些兒的。叫柳無非。小些兒的。叫柳無儀。因林鬱住在南京。特地到南京去。想依附他姨父母居住。柳無非又說。這條強盜船。在湖北。就跟着開行。一路時。前時後。開也。同開泊也。同泊。並不斷的。有人向這邊艙裏。



窺探我已疑心那船上不是正當人特地叫船戶進來吩咐。夜間須擇妥當地方停泊。想不到今日忽然刮起大風來。我姊妹害怕得甚麼似的。叫船戶趁早停泊。無奈一路下來。簡直找不着可以停泊的所在。直走到這裏。船戶見兩位所坐的船在這裏。就進艙來向我說。這邊已有一條四川的船。靠蘆茅灘停泊了。我們的船祇好停泊在一塊。比單獨拋錨的好多了。我那時見天色已近黃昏了。若再不停泊。恐往下更找不着好地方。既是有同鄉的船在這裏。彷彿多有一個伴侶似的。遂叫船戶開了過來。及至錨已拋了。才看見那小船也跟了過來。緊緊我們的船泊着我姊妹。雖是害怕極了。但也無法逃避。入夜便緊緊的關閉艙門。安睡。連高聲說話也不敢。及至從夢中驚覺時。身體已被強盜按住一張口。要喊。那堵口的東西已塞進來了。祇得拚命掙扎。船身搖蕩。



得。幾。乎。傾。覆。了。強。盜。剛。將。我。姊。妹。網。綁。了。待。施。無。禮。陡。聽。得。艙。口。有。人。喝。了。聲。狗。強。盜。快。出。來。領。死。接。着。就。好。像。有。一。個。站。在。艙。口。邊。的。強。盜。被。人。抓。了。出。去。撲。通。攢。到。一。丈。遠。近。的。江。心。裏。去。了。艙。裏。的。強。盜。才。一。擁。出。外。在。船。頭。上。廝。殺。起。來。鄭。時。聽。到。這。裏。截。住。話。頭。向。張。汝。祥。問。道。三。弟。同。睡。得。好。好。的。怎。麼。知。道。這。邊。船。上。鬧。劫。案。也。不。招。呼。我。一。聲。就。悄。悄。的。出。來。動。手。呢。張。汝。祥。笑。道。那。小。船。跟。着。拋。錨。的。時。候。我。在。窗。門。裏。看。見。有。四。個。彪。形。大。漢。在。船。面。上。撐。篙。篙。尖。落。水。的。聲。音。分。外。沉。重。我。在。江。河。裏。混。的。時。候。多。知。道。老。當。篙。師。的。人。篙。尖。落。水。沒。有。聲。響。偶。然。有。之。也。祇。在。水。面。上。飄。一。下。不。至。有。深。沉。的。響。聲。卽。此。可。知。那。四。個。撐。篙。的。人。都。是。外。行。再。看。船。艙。裏。還。有。兩。個。漢。子。伸。頭。向。外。邊。張。望。並。時。時。回。頭。對。艙。裏。說。話。可。見。得。艙。裏。還。不。止。兩。個。人。那。船。既。吸。水。很。淺。



可知沒裝貨物。若說是專裝客的罷。搭船的客不應都是三四十歲的壯健漢子。並且也沒有搭客大家幫着撐篙的道理。這船就很可疑了。再看這條大船。是我們川河裏的。雖是艙門緊閉着。看不見船裏的情形。逆料必是有關人在內。既是我川河裏的船。又靠着我的船停泊。如果夜間有甚麼動靜。我是不能袖手旁觀的。我雖存心如此。不過我料的究竟對與不對。不敢決定。若拿出來。和二哥商議。料得是便。好萬一看走了眼色。二哥不要責備我。過事張皇嗎。我外面和二哥同時安睡。實在因有這事。攔在心中。那裏睡得着。當強盜跳過這船上來的時候。踏得這船身一歪。蕩得我們的船身都動了。我就知道所料的驗了。我船上的艙門。早準備了。是虛掩着的。從容起來。結束好了。才輕輕的走過這船上來。強盜人多。手快。已有幾個扛着皮箱在肩上。待搬過他們。



自己。船。上。去。不。提。防。我。堵。住。艙。門。一。喝。大。約。也。猜。不。透。外。面。有。多。少。來。擊。他。們。的。人。祇。驚。得。各。人。都。將。皮。箱。放。下。想。衝。門。而。出。第。一。個。衝。出。來。被。我。順。手。揪。住。了。胳膊。祇。一。拖。拖。得。他。哎。喲。一。聲。我。恐。怕。船。上。人。多。了。纏。脚。礙。手。的。不。好。施。展。就。提。起。那。強。盜。向。江。心。拋。去。鄭。時。道。我。就。虧。了。那。一。聲。哎。喲。把。我。驚。醒。了。若。不。然。祇。怕。直。到。此。刻。還。在。酣。睡。呢。鄭。張。二。人。在。艙。裏。坐。談。了。一。會。張。汝。祥。起。身。作。辭。道。那。些。小。毛。賊。受。了。這。次。大。創。估。量。他。們。逃。得。了。性。命。的。也。寒。了。膽。不。敢。再。來。了。此。後。儘。可。安。心。一。帆。風。順。到。南。京。想。不。至。再。有。意。外。此。時。才。到。半。夜。還。可。以。安。睡。些。時。說。罷。提。步。要。走。柳。無。非。連。忙。起。身。說。道。我。想。求。兩。位。再。坐。一。坐。承。兩。位。救。了。我。姊。妹。的。性。命。財。物。還。要。耽。擱。兩。位。的。安。眠。我。也。自。知。原。是。不。近。情。理。的。事。本。來。說。不。出。口。不。過。我。姊。妹。險。些。兒。被。強。盜。污。辱。的。身。體。蒙。兩。



位。救。了。此。恩。不。比。情。常。我。姊。妹。何。敢。以。外。人。待。兩。位。我。們。從。重。慶。動。身。到。此。地。在。船。上。已。有。兩。個。多。月。了。雖。是。素。來。膽。怯。然。沒。有。像。此。刻。這。們。害。怕。的。千。萬。求。兩。位。在。此。多。坐。一。會。我。還。有。話。說。張。汝。祥。聽。了。不。做。聲。望。着。鄭。時。不。知。鄭。時。怎。生。擺。佈。且。俟。第。七。十。四。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四回

擺官格施星標娶婢

營淫窟馬心儀誘奸

話說鄭時見了柳無非說話時那種嬌怯可憐的樣子不但心裏軟了連帶渾身的骨頭骨節都軟洋洋的了當即對張汶祥說道女子膽量本來多比男子小何況是宦家平日不出閨門的小姐又纔經過這般大驚嚇就是平常的男子也要嚇得胆破魂飛手足無措能像柳小姐這樣不慌不亂便很不容易了我等救人救澈就多坐一會罷行船不愁沒有睡覺的時候張汶祥知道鄭時平日對於女色之迷戀此時心裏雖覺得柳家姊妹萬分迷戀不得然口裏不便違背鄭時的意思



說出。定要過去安睡的話來。祇得依舊坐下。聽鄭時與柳無非互相談論身家遭際。柳無非道。我姊妹都是在四川生長的。先父在四川做了十幾年州縣官。兩位居住四川的時候多。大約已聞先父的名。鄭時裝作不知道的說道。我們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不知尊大人上下是那兩個字。柳無非矚了鄭時一眼說道。先父諱灼字儒卿。丙辰年在綿州殉難的。鄭時故作驚異的樣子說道。我們在外省的時候多。竟不知道家鄉地方的綿州。曾鬧過甚麼亂子。說時。捏着指頭。口裏念着丙辰丁巳的輪算了。幾下說道。怪道我不知道。我從甲寅年出四川。在新疆甘肅一帶盤桓。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因我的行蹤無定。家鄉的消息。很不容易傳到我跟前來。究竟丙辰年綿州曾出了甚麼亂子。柳無非黯然說道。並不會鬧旁的大亂子。就是近年來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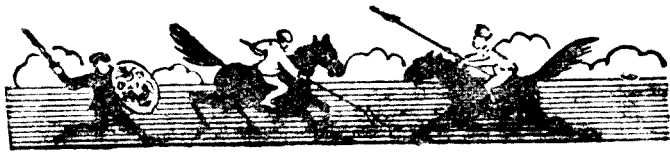
川鬧得最兇的梟匪。乘先父沒有防備。陡然攻進了綿州城。先父逃已來不及。在衙門口遇着匪首。認識先父的面貌。先父遂被難。鄭時問道。四川的梟匪。大小有若干股。小姐可知道。那時攻進綿州的是那一股。麼匪首的姓名。還記得麼。柳無非點頭道。匪首的姓名。自然記得。但是那梟匪。是四川最兇悍有名的。誰也奈何他們不了。我又沒有兄弟。這仇恨是永遠沒有報復的時候了。鄭時仍作不知道的問道。在四川最兇悍有名的梟匪。不是小辮子劉榮麼。柳無非搖頭道。不是姓劉的。是姓張的。叫做張汶祥。於今還在四川官兵聞他的名。就害怕。多不敢與他對壘。張汶祥坐在旁邊聽了。心裏止不住的怦怦跳動。看鄭時却行所無事的神氣。問道。尊大人就是張汶祥所害嗎。柳無非道。那倒不是。聽說動手殺我先父的。是張汶祥。手下一個小匪。先父殉難之後。先母



因哀傷過度。不到三年也棄養了。丟下我姊妹兩個。親房叔伯人等雖有。祇是不但得不著他們的照應。並欺負我姊妹年幼無知。用種種盤剝計算。侵佔吞蝕。無所不至。幸虧當日隨侍先父母在各州縣任上的時候。我姊妹都曾略讀書史。處理家政。不至茫無頭緒。才能將先父母遺留的財物。略略保存些兒。不過自先母棄養後。我姊妹家居便沒有相關切的家長。究竟諸事都嫌不便。我有姨父姨母住在南京。我祇得帶了舍妹到南京去。打算相依姨父母度日。以爲由水路直到金陵。是可望一帆風順。平安無事的。不料在半路上會有今夜這種險事發出。來。若沒有兩位拔刀相救。我姊妹受禍真是不堪設想。鄭時謙遜了兩句。將自己和張汝祥的身家履歷。隨口編造了許多好聽的說了。二人既更改了名字。鄭張又是尋常多有的姓氏。柳無非聽了。當然不至疑



心。二。人。就。是。他。自。己。不。共。戴。天。的。大。仇。敵。祇。道。鄭。時。所。說。的。身。家。履。歷。是。真。實。不。虛。的。鄭。時。說。自。己。也。是。大。家。公。子。出。身。因。讀。書。進。學。之。後。無。意。科。名。又。生。性。喜。歡。遊。覽。就。借。着。經。商。好。遊。覽。天。下。名。山。大。川。柳。無。非。聽。了。就。笑。道。這。就。對。了。我。剛。才。聽。先。生。說。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的。話。心。裏。正。在。疑。惑。怎。麼。做。生。意。的。人。有。先。生。這。般。氣。宇。這。般。吐。屬。原。來。是。厭。惡。科。名。借。着。經。商。好。到。處。遊。覽。的。鄭。時。的。學。問。本。來。很。淵。博。此。時。更。有。意。誇。示。才。華。柳。無。非。姊。妹。都。能。略。通。文。墨。兩。下。接。談。之。後。不。由。得。柳。無。非。不。五。體。投。地。的。佩。服。柳。無。非。姊。妹。雖。是。生。長。官。宦。之。家。知。書。識。字。然。因。柳。儒。卿。死。的。太。早。失。去。了。拘。管。的。人。種。種。淫。詞。豔。曲。的。書。遇。着。便。廢。寢。忘。餐。的。不。肯。釋。手。他。母。親。不。識。字。以。爲。女。兒。能。發。奮。讀。書。是。不。會。有。差。錯。的。已。成。年。的。女。孩。兒。家。裝。了。一。肚。皮。的。淫。



詞豔曲安。有不心心念念羨慕那些才子佳人的呢。加以他姊妹被強盜剝得一身精光的細縛了。是由鄭時親手解開的。有這一層關係。柳無非心裏對鄭時就不知不覺的親熱了。男女之間祇要雙方都有了愛慕的念頭。便沒有不發生肉體關係的。在鄭時不過因柳無非生得可愛。素來好色的人不能制止自己。不轉念頭祇是還有些覺得自己的年紀比柳無非大了一倍。不敢希望便成夫婦。不料柳無非因自己曾赤身露體與鄭時的手接觸。更欽佩鄭時的學問好。並不嫌鄭時年老。竟願以終身許給鄭時。鄭時原是沒有家室的人。自是再得意沒有。但是張汶祥心裏極不以爲然。却又明知鄭時決不聽勸。不便攔阻。鄭時和柳無非都看出了張汶祥不願意的神氣。二人商量對付。就將柳無儀配給張汶祥。張汶祥這時除了與鄭時絕交。而外沒有方法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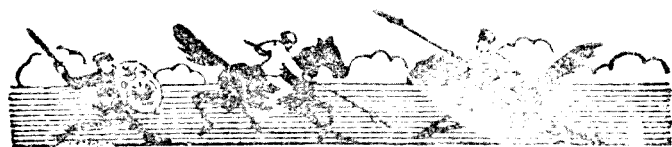
以拒絕一個鐵錚錚的漢子。遂也輕輕的被捲入這愛河的漩渦中了。兩真姊妹既嫁給兩盟兄弟之後，便大家計議，恐怕到南京不爲林鬱夫婦所歡，遂即決議不到林家去了。依鄭時的計算，逕到山東去找馬心儀。看馬心儀對待的情形，再定行止。柳無非姊妹既嫁了他二人，行止自由他二人作主，去向已定，便望山東進發。柳無非姊妹陪嫁的資財，都是柳儒卿在四川搜刮的，也有十多萬。鄭時打算到山東後，借馬心儀的門路，捐一個官銜，憑着自己的才幹，也不愁沒有出頭之日。在路上經過了多少時間，這日到了山東，在一家招牌名鴻興的大客棧裏住下。先打發人去巡撫部院裏，將施星標找來。施星標這時的氣概已大異乎從前了。因終日和官僚接近，眼見的是官模樣，耳聽的是官言語。而他又自以爲做了巡捕大官，不能不有官架子，官習氣。巡撫部



院裏的人因不知道他的來歷見他初到的時候馬心儀立時傳見並很密切的和他談了一會話估量必是和馬心儀有密切關係的人官場中人的眼睛最勢利不要說是和督撫有密切關係的人全省的官員都得逢迎巴結祇要督撫在閒談中提了這人的名字或在上衙門的時候督撫單獨對這人點了點頭這人便得了無上的榮幸一般同僚的官員即時對這人就得另眼相看了施星標就因馬心儀對他與對一般在部院裏供職的人略似親切一點便沒有一個不在施星標跟前獻殷勤表好意的施星標原是老實人看了這些人對他的情形不知道勢利官場照例如此祇道是自己的官階比人高應受一般人的敬禮這時他騎了一匹馬帶了兩名跟隨自覺很體面的到鴻興棧來他是個天真爛漫的人倒還有一點兒念舊之心見了鄭張二人連



忙行禮說道。二哥三哥到這裏來。怎的也不早給我一個信。使我好遠些迎接。並且也用不着住客棧。直到院裏去住。多少是好。鄭時看施星標還是在四川時一般的親熱。便說道。自家兄弟何用客氣。說甚麼遠些兒迎接的話。老弟知道院裏好住嗎。施星標笑道。怎麼不好住呢。難道二哥三哥是外人嗎。鄭時也笑道。老弟還責備我不早給你信。你到山東來。這們久了。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麼。我和三弟因沒得你的信。委實有些放心不下。祇得親來這裏瞧瞧。如何好冒昧。逕去部院裏住呢。施星標躁腳說道。二哥快不要提寫信的話了。真是急得我要死。從前我們兄弟在一塊兒的時候。凡是要提筆的事。有二哥作主。我倒不覺得不識字的不方便。我動身的時候。記得二哥曾叮囑我寫信。那時還沒拿寫信當一件難事。及到了山東。一兩個月差事弄妥了。才想起要



寫信的事。了。但是。我。既。提。不。起。筆。又。沒。有。知。心。的。人。可。代。我。寫。你。想。我。不。是。急。得。要。死。鄭。時。點。頭。道。我。也。想。到。了。你。有。這。層。爲。難。的。情。形。是。於。今。大。家。都。見。了。面。這。些。話。也。不。用。談。了。你。且。將。到。山。東。後。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我。再。告。訴。你。別。後。的。經。歷。施。星。標。卽。將。馬。心。儀。待。遇。他。的。言。語。行。爲。和。盤。托。出。說。了。一。遍。鄭。時。躊。躕。道。既。是。這。們。一。回。事。你。何。以。見。得。我。兩。人。好。到。院。裏。去。住。呢。施。星。標。道。這。還。有。甚。麼。可。疑。慮。的。地。方。像。我。這。樣。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笨。人。到。這。裏。沒。幾。日。也。就。弄。到。了。這。們。一。個。前。程。難。道。對。二。哥。三。哥。還。不。如。我。麼。放。心。放。心。於。今。是。我。們。兄。弟。應。當。得。志。的。時。候。到。了。鄭。時。見。施。星。標。自。以。爲。巡。捕。是。大。前。程。不。由。得。好。笑。但。也。不。便。說。穿。掃。了。他。一。團。高。興。便。說。道。能。如。老。弟。所。說。的。自。是。好。事。你。我。都。巴。不。得。有。一。條。出。頭。之。路。不。過。到。院。裏。去。住。的。話。就。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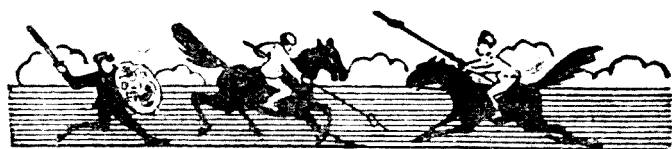
哥吩咐我們搬去。我也覺得不大方便。老弟到這裏坐談了這一會。我還沒引見你兩個嫂子。施星標聽了。望着鄭張二人發怔道。甚麼嫂子。兩個哥哥都在我走後娶了親嗎。鄭時笑道。自然是娶了親。否則那裏有嫂子給你引見。施星標登時很着急似的說道。這却怎麼辦。我不知道。二哥三哥都已辦了喜事。有嫂子同來了一點兒。見面禮也沒準備。我面子上不太難爲情嗎。說時立起身。伸手在懷中摸索。大約是打算摸些兒銀兩出來。鄭時忙拉着他的手。在身邊坐下。說道。不要忙。我還有話向你說。我和三弟娶你這兩個嫂子的原因。不能不先說給你聽。但是這原因。祇能向你說。因你。和我們賽過親手。足在一塊兒時候的事。不能瞞你別後的事。不忍瞞你。除我們自家兄弟。而外無論甚麼人都說不得。施星標道。那是自然。我到此地這們久了。從不曾向外人漏



出半句以前的事。鄭時接着將七夕在黃鶴樓聞笛。及以後種種經過。詳述了一遍道。這事可算是弄假成真的。三弟當時固然沒有動絲毫。不正的念頭。就是我也不過生性慣尋這種開心。見了可愛的女子。不問成與不成。是要轉轉無聊的念頭的。誰知竟是天緣湊巧。居然都成了夫婦。若給他姊妹知道了。我和三弟的履歷日後恩愛深了。就不要緊。暫時是難保不有些麻煩。施星標愕然說道。那回打進綿州。我不是也在內嗎。鄭時笑道。誰說不是有你在內。我也想到了。這事不免有些行險僥倖。但我却有把握。決不至給他姊妹知道。就是萬一有洩漏的時候。我等男子。漢身上長了一對腿。還怕跑不了麼。施星標道。怕甚麼。我們男子總佔了便宜。好就帶我去拜見罷。見面禮日後補來便了。鄭時因恐怕施星標來了。說話給柳無非姊妹聽了。去特地另覓了一間。



相。隔。很。遠。的。房。會。面。這。時。才。引。施。星。標。與。無。非。無。儀。見。面。施。星。標。見。無。非。姊。妹。都。生。得。這。般。艷。麗。險。些。兒。看。癡。了。原。預。備。了。幾。句。吉。利。話。打。算。在。見。面。時。說。的。竟。說。不。出。了。鄭。時。看。了。他。這。樣。失。魂。喪。魄。的。神。情。見。禮。之。後。便。不。讓。坐。仍。引。到。坐。談。的。房。間。裏。來。施。星。標。突。然。對。鄭。時。說。道。二。哥。三。哥。的。福。命。真。好。簡。直。是。一。對。玉。天。仙。凡。人。那。有。這。樣。美。貌。的。大。哥。於。今。共。有。六。個。姨。太。太。都。是。年。輕。好。看。的。在。我。的。眼。睛。看。了。以。爲。生。得。好。的。都。聚。在。他。一。家。了。此。刻。看。了。兩。位。嫂。子。才。覺。得。那。六。個。姨。太。太。都。是。俗。不。可。耐。的。女。子。了。鄭。時。含。笑。不。做。聲。施。星。標。繼。續。說。道。我。們。兄。弟。在。川。中。的。時。候。都。怕。室。家。累。人。現。在。既。大。家。換。了。局。面。我。也。要。留。心。訪。求。一。個。才。好。鄭。時。笑。道。老。弟。的。事。我。當。代。爲。物。色。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便。了。施。星。標。正。色。說。道。二。哥。不。要。多。心。我。想。你。們。也。是。應。



該。找。一。個。相。安。的。給。我。快。活。快。活。才。對。得。起。我。張。汝。祥。忍。不。住。笑。問。道。
你。這。話。怎。麼。講。憑。甚。麼。定。要。我。們。找。一。個。相。安。的。給。你。快。活。你。自。己。不。
會。去。找。的。嗎。施。星。標。漲。紅。了。臉。說。道。要。我。自。己。去。找。要。把。兄。弟。做。甚。麼。
張。汝。祥。大。笑。道。把。兄。弟。是。專。爲。拉。皮。條。的。嗎。你。這。話。真。露。出。你。獸。子。的。
原。形。來。了。施。星。標。很。要。緊。似。的。辯。道。說。媒。娶。老。婆。算。得。是。拉。皮。條。麼。當。
日。拜。把。的。時。候。不。是。擺。了。香。案。一。同。跪。下。來。發。過。誓。的。嗎。那。幾。句。發。誓。
的。裏。頭。是。不。是。有。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話。於。今。你。們。都。有。天。仙。也。似。
的。老。婆。享。福。教。我。一。個。人。睜。開。眼。睛。望。着。你。們。憑。良。心。對。的。起。我。麼。張。
汝。祥。聽。了。雖。是。笑。不。可。仰。但。也。說。不。出。駁。他。的。話。來。鄭。時。哈。哈。笑。道。獸。
子。何。用。發。急。呢。我。不。是。說。了。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嗎。施。星。
標。忽。轉。了。笑。容。問。道。二。哥。這。話。可。是。真。的。麼。鄭。時。道。我。何。時。曾。向。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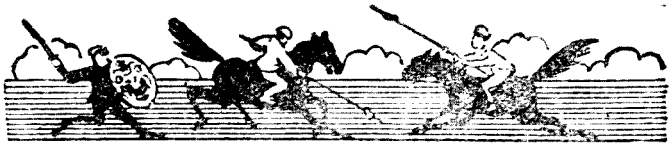
過假話施星標喜道。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老粗。人品趕不上二哥三哥。學問也趕不上二哥三哥。不敢望有二嫂三嫂那們美的。不過我現在已有了這樣的前程。若是我的官運好。將來的陞遷是量不定的。總要像一個官家太太的樣子。才可以配得上我。張汝祥道。官太太的樣子是甚麼樣子。我沒有見過。官太太倒有些分別。不出施星標道。說正經話。三哥不要開我的玩笑。一種人有一種人的樣子。三哥這般精明的人。還說分別不出。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鄭時知道施星標是老實人。說話最容易認真。便接着說道。是否官太太的樣子。我一望就分別得清楚。不配做官太太的。我斷不至從中撮合你。祇回去多準備些喜酒給我們喝。你是在官場中的人。娶親須得有個場面。不能像我們一般的草率。施星標道。話雖如此說。祇是二哥一時那裏有一個這們



合式的人兒呢。我到山東來了這麼久。不曾遇着有相安的人。不相信。二。哥。剛。到。這。裏。便。已。看。中。了。有。可。以。配。給。我。的。人。鄭。時。笑。道。你。可。以。不。問。我。這。些。話。我。從。來。沒。有。哄。騙。過。你。這。一。層。還。不。能。使。你。相。信。嗎。施。星。標。心。裏。想。着。這。話。倒。是。可。信。我。在。四。川。的。時。候。許。多。人。都。因。我。老。實。每。每。說。假。話。哄。騙。我。就。是。張。汝。祥。也。時。常。拿。假。話。來。尋。我。的。開。心。惟。有。他。一。次。也。沒。有。騙。過。我。並。且。因。我。老。實。連。笑。話。都。不。大。向。我。說。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想。罷。就。說。道。我。不。是。不。相。信。二。哥。是。恐。怕。一。時。找。不。着。合。式。的。人。張。汝。祥。道。你。祇。回。去。準。備。辦。喜。事。二。哥。替。你。撮。合。的。人。我。也。知。道。了。確。是。再。合。式。沒。有。我。也。能。包。你。稱。心。如。願。說。得。施。星。標。如。雪。獅。子。向。火。渾。身。都。喜。得。融。化。了。當。下。辭。別。了。鄭。張。二。人。回。到。巡。撫。部。院。卽。到。上。房。裏。去。馬。心。儀。馬。心。儀。平。日。也。是。因。施。星。標。誠。實。可。靠。出。入。必。帶。在。



身邊所以能直接跑進上房去。這時馬心儀正在檢閱重要公文。忽見施星標進來。臉上喜氣揚揚的。不是平常的態度。料知必有甚麼可喜的事。隨將手中公文擱下。施星標見左右沒有人。便近前說道。鄭時二哥和張汝祥三哥都來了。二人說本應一到就進來稟稟見的。因爲不敢魯莽。先打發人來叫施星標去。馬心儀不待施星標往下說。接口問道。帶多少人來了。施星標道。沒帶旁人。祇各帶了一房家眷。馬心儀道。他們不是都沒有家眷的嗎。怎麼各帶了一房家眷呢。施星標是素來不會說假話的人。隨口就將鄭張娶柳氏姊妹的經過及柳氏姊妹如何美麗的話說了。馬心儀笑道。你的眼睛裏看出來的美麗。祇怕不見得是真美麗吧。施星標急得竭力爭辯。馬心儀低頭沉吟了一會兒。道。他兩人改了名字很好。不過鴻興客棧裏面住的人太雜。種種類



類的人都有。在那裏住久了。終恐遇見面熟的人。傳揚開了。不是當要的事。你就去向他兩人說。我原想去看他們。親自接他們到院裏來住的。祇爲有許多不便的。所在不能隨意行動。望他們原諒。卽日將家眷行李都搬到這裏來。且住下。再看機會。祇須將西花廳騰出。就夠他兩房家眷居住了。西花廳雖是離上房太近了一點兒。好在不是外人。沒甚要緊。施星標見馬心儀這們說。心裏說不出的高興。一疊連聲的代鄭張二人道謝。次日一早。施星標就吩咐人收拾西花廳。準備給鄭張二人居住。馬心儀取了一張名片。教施星標去鴻興客棧迎接。施星標領命到鴻興棧來。見鄭張二人。將馬心儀的話傳達了。鄭時問道。你會聽大哥說過。將如何安插我們的話麼。施星標道。他祇說。且住下。再看機會。我們既住在那裏。他自然得安插我們。鄭時低頭不做聲。好像思



量甚麼似的。張汶祥道：我們既經來了，在客棧裏住着，總不成個體統。我們又沒有第二個可靠的朋友，二哥毋庸躊躇不搬去，倒覺得對不起他似的。鄭時點頭道：承馬大哥的盛意，教四弟前來迎接，我們豈有不遵命的道理？不過我所躊躇的是爲從四川出來，因路途遙遠，不曾攜帶一些兒土產來孝敬馬大哥，見面很難爲情，打算就在此地辦幾色禮物帶去聊表我二人一點敬意。施星標道：這却可以不必，他那裏在乎這點兒禮物？張汶祥道：他雖是富足，不在乎人家的禮物，我們不能不聊表敬意。二哥說應辦些甚麼，我去照辦便了。鄭時當卽開了一單應辦的禮物，張汶祥親去辦了。就在這日，施星標幫着將眷屬行李都搬進了巡撫部院馬心儀與鄭張二人相見時，祇寒暄了幾句，便有事走開了。好在有施星標督率着下人安置一切，直到夜間，馬心儀才



安排了筵席。在上房款待鄭張及柳氏姊妹。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都對待柳氏姊妹十分親熱。柳氏姊妹也是生長在官宦之家。然柳儒卿當日不過做了幾任州縣官。排場氣概如何。及得巡撫部院裏的闊綽少年女子的虛榮心。最重。當下看了馬心儀六個姨太太的豪奢放縱情形。不知不覺的動了豔羨之念。而施星標在幫着搬行李的時候。看見春喜丫頭了。也不知不覺的動了愛慕之心。暗想二哥祇說替我撮合教我準備喜酒。他何不就把這丫頭配給我。雖說是個丫頭。身分有些不對。但是這丫頭的模樣兒很好。舉動比尋常人家的小姐還要來得大方。大哥身為督撫。尚且討班子裏的姑娘做姨太太。論人物六個姨太太都趕不上這丫頭。我討了他。料想不至被人笑話。就祇怕二哥是個有名的好色之徒。他要留着給他自己做姨太太。不肯讓給我。



我且先和三哥商量。求三哥幫忙。我說如果他硬不願意讓給我。我就向大哥叩幾個響頭也說不得。總得求大哥說一句公道話。看我爲甚麼要單身過一輩子。想到這裏。自覺有了把握。乘左右沒有人的時候。悄悄的對張汶祥說道。男子漢到中年以後。還沒有一房家室。好像凡事都沒有個着落的樣子。我自從來到山東。境遇一天好似一天。地位也一天好似一天。我就想在山東成立一個家業。免得終年和沒廟宇的遊神一般。沒個歸宿之處。無如我既不是本地人。對本地官宦人家。又少有來往。高不成。低不就。很難得有合意的人。前日二哥說替我做媒。並說包管我稱心如意。不知他打算替我撮合的。究竟誰家的小姐。張汶祥因施星標的言語舉動。從來有些獸頭獸腦似的。和他沒多的正經話說。一開口便是開玩笑。這時見施星標說得如此慎重。並不



似平日說話的無條理。沒次序。也就不便拿出開玩笑的神氣來。祇得應道。此後既安排在官場中過活。家眷是少不得的。二哥打算替你撮合的。他不曾說給我聽。不知道。究竟是誰家的小姐。施星標道。不問是誰家的小姐。我都不願意。大富貴人家的好。是自然很好。不過我做官不久。總怕匹配女家不上。我祇要討一個人。能像二嫂的春喜丫頭那般。一模一樣的。就心滿意足了。你可知道。春喜已經許配了人家。沒有呢。張汶祥大笑道。既是你自己說出來。願意討春喜。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施星標喜問道。難道二哥說替我撮合的。就是春喜嗎。張汶祥道。不。就是他還有誰呢。施星標道。怎麼這兩日不見二哥提起你。猜事情不至變卦麼。張汶祥道。二哥因你說要討一位官太太。他恐怕春喜是個丫頭。出身不配做官太太。所以說出來。之後就失悔不該說了。你於今既



不嫌棄丫頭我去。向二哥說。便了施星標聽了來不及似的對着張汶祥一連作了好幾個揖說道。這事就拜託三哥了。張汶祥將施星標的話對鄭時一說。這段姻緣便立時成就了。馬心儀聽說卽賞給施星標二百兩銀子。作結婚費。鄭張二人也都有饋贈。於是施星標興高采烈的和春喜結起婚來。施星標是有職務的人。結婚後仍照常供職。也沒有另租房屋。春喜夜間陪他睡覺。白天不在。柳氏姊妹房中閑坐清談。便在上房陪馬心儀的幾個姨太太尋開心玩笑。春喜本來生性聰明。因從小伺候柳無非姊妹也略解文字。施星標一心想馬心儀栽培提拔無時無地不求得馬心儀的歡心。知道馬心儀最寵愛的是新討來的六姨太太。六姨太太是北京極有名的紅姑娘。豔名也就叫做紅姑娘。但是容貌並無驚人之豔。就祇應酬的本領。高一大張嘴。伶牙利齒。能遇



一種人說一種話。使凡見過他的人。個個疑心。他對自己有無限深情。心思更是細密玲瓏。在他班子裏走動的。不是王公貴人。卽是富紳巨賈。每有爲難的心事。或是在他跟前愁眉不展。或是背着他短歎長吁。他總得尋根覓蒂。問出情由來。祇須他那兩個水銀也似的眼珠兒。一轉不論甚麼爲難的事。他都能立時代籌應付的方法。雖不見得處處妥當。但見解確能比人高。因此一般在他那裏走動的。王公貴人富紳巨賈。見面多呼他爲紅軍師。馬心儀爲慕他的名。花了上萬的銀子討來。果是名下無虛。馬心儀寵幸他無所不至。大小家政多半歸六姨太太掌握。滿衙門的人。沒有不畏懼六姨太太的。沒有不巴結六姨太太的。施星標想馬心儀栽培提拔。更是巴結得盡心盡力。春喜是當丫頭出身的。人不待說。最會承迎色笑。對於幾個姨太太。雖是一體奉承。祇是在六



姨太房裏周旋的時候爲多。馬心儀既是寵幸六姨太，當然除了辦公事的時間以外，總在六姨太房中尋歡取樂。論年齡，春喜比六姨太輕，論姿色，也比六姨太美。馬心儀是個縱慾無厭的人，六個姨太太還不能滿足他的慾念。見春喜生得有幾分動人之處，又鎮日的在左右殷勤，便串通六姨太勾引春喜，實行無禮。在六姨太未嘗沒有醋意，因知道馬心儀生成的如婦人之楊花水性，可以隨處鍾情，恐怕他再討第七個姨太太進門，奪了自己的寵。幸春喜是有夫之婦，祇能通奸相好，不能定名正位，停眠整宿。對於自己的寵幸，還可以保全，因此精願順承馬心儀的意旨，用種種方法引誘春喜。在班子裏當姑娘的人，引誘婦女的手段，自是高人一等，全不費事的，便將春喜引誘成奸了。施星標是個粗人，又輕易不敢到上房裏走動，那有察覺的時候呢？馬心儀



與春喜奸通了一兩個月。厭故喜新的毛病不覺。又漸漸的發出來了。這日秘密對春喜說道。我今年差不多五十歲了。中國各省繁華之地。我多到過。生得美的婦女。在我兩隻眼裏見的。也實在不少。祇是從來。沒見過有美麗像你家那兩個小姐的。我不知道鄭老爺張老爺怎麼有這們好的豔福。不費甚麼氣力。在半路上。遇着便成就好事。真是可羨。可慕。從外面看似乎我比他兩人命好。其實我的命如何及得他兩人。我若能得一個像你家大小姐那般美的女子。陪伴終身。現在的高官厚祿。都情願讓給旁人去享受。我就以白丁終老。也是快活的。春喜笑道。我家兩位小姐。豈但生得容貌美。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沒一件不會。沒一件不精。這回嫁給鄭姑老爺和張姑老爺。也要算是天緣湊巧。不然也沒有這們容易。我記得當日在四川。老爺太太還存在的時候。



來替大小姐二小姐做媒的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都是官宦人家的少爺老爺太太說門第人品都很相安可以定下來偏是兩個小姐自己不肯說那些官家少爺多是酒囊飯袋毫無學問的一旦沒了祖業便無方謀生我小姐並不知道害羞當面向太太說不願意嫁給那些文不文武不武的少爺有一次趙提台託人來做媒想把我二小姐配給他家大少爺那時趙家大少爺已經做到都司了年紀還祇二十五歲據說趙大少爺能開兩石重的硬弓武功好的了不得我家老爺太太以爲二小姐是沒有不中意的了誰知二小姐仍是不情願我那時心想兩個小姐這也不願那也不願到底心裏打算要甚麼樣的人物才嫁呢誰也想不到在船上遇見鄭姑老爺即時就傾心要嫁他小姐原是要到南京林家去的大約也是因爲喜事辦的太草率了恐怕到



林家說起來不體面。所以情願不去林家。選隨姑老爺到這裏來。論兩位姑老爺的人品。雖是很好。但從前做媒的那些少爺們。不見得都趕不上。馬心儀問道。然則你那兩個小姐。何以是那們來不及似的。嫁他們呢。春喜道。我在隔壁船裏彷彿聽得大小小姐勸二小姐道。你我的年齡也不小了。終身大事。若依賴姨父姨母。是靠不住的。我們赤身露體的。承他兩人從強盜手裏救了回來。因要解我們身上的繩索。遍體都撫摸到了。難得他兩人沒有娶妻。我們不趁此嫁他。好意思去嫁甚麼人呢。馬心儀笑道。遍身被人撫摸了。就得嫁給這人。我倒得設法在他姊妹身上。撫摸一陣。看他又肯嫁給我麼。春喜想迎合馬心儀的意思。便說道。這不是極容易的事嗎。大小姐二小姐都歡喜喝酒。而酒量又不大。兩三杯酒下肚。就醉了。不過這事也得商通六姨。太要六姨出頭。



請他姊妹到上房裏來。馬心儀不待春喜往下說。卽連連搖頭道。這事不能給六房知道。他姊妹既通文墨。我自有的方法。使他姊妹心甘情願的。着我的道兒。祇要你在中間做個穿針引線的人事。成後我自重重的賞你。春喜道。我自然應該盡力。不過兩個小姐平日待我。雖與姊妹無異。我却從不敢在他跟前放肆。勾引他的話。我是不敢去說的。馬心儀問道。看他姊妹的性情舉動。都像很隨和的。很容易說話的。並且你此刻的身分地位。已和他一般大了。有甚麼不敢在他跟前放肆呢。春喜道。兩個小姐的性情舉動。實在都很隨和。就是我當日伺候他的時候。一次也不曾受他責罵過。祇是要我向他說無禮的話。他究竟是小姐。有小姐的威嚴。我怎敢和他比身分地位。馬心儀聽了兩個眼珠兒。登時向上轉了幾轉。不住的點頭笑道。有了有了。我有計較了。你既



畏懼他的威嚴。便勉強教你去說。也是說不動他的。大小姐爲人更精
 明。能幹一張嘴。又能說會道。就是商通六房裏去勾引他。也不見得不
 碰他的釘子。沒得弄巧反拙。倒難爲情。我於今思量出一個最妙的方法
 來了。不問他是怎樣三貞九烈的女子。不愁他不上我的圈套。春喜
 忙問是如何的方法。馬心儀笑道。現在還不會着手。不能說給你聽。你
 瞧着便了。春喜遂不敢再問。過了幾日。六姨太忽親自到西花廳裏來。
 柳無非姊妹迎接進房。這時張汝祥和鄭時都到外面閑逛去了。六姨
 太坐下來笑道。兩位妹妹都是極精明的人。可知道我此來是幹甚麼
 事的麼。柳無非也笑道。姊姊不說。我們從那裏知道呢。六姨太道。今日
 是我的賤辰。特來接兩位妹妹上去。喝一杯淡酒。柳無非道。啊呀。我真
 疎忽得該打。勞動姊姊親自來接。如何敢當。我早應該上去給姊姊叩



頭。才。是。六。姨。太。連。忙。伸。手。來。掩。柳。無。非。的。口。說。道。快。不。要。說。這。些。客。氣。話。我。們。都。是。年。輕。輕。的。人。豈。是。慶。壽。的。時。候。祇。因。我。今。年。二。十。七。歲。正。逢。暗。九。我。那。生。長。地。方。的。風。俗。每。人。生。日。逢。着。明。九。暗。九。都。有。禁。忌。據。老。輩。傳。說。若。這。人。逢。明。九。或。暗。九。的。生。日。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這。人。必。不。順。利。並。且。多。病。多。煩。惱。柳。無。非。道。我。倒。不。懂。得。這。種。風。俗。怎。麼。謂。之。明。九。怎。麼。謂。之。暗。九。因。四。川。沒。有。這。風。俗。不。曾。聽。人。談。過。六。姨。太。道。風。俗。自。是。一。處。不。同。一。處。如。我。今。年。二。十。七。歲。三。九。二。十。七。所。以。謂。之。暗。九。若。再。過。兩。年。二。十。九。歲。便。是。明。九。了。遇。着。明。九。的。生。日。須。在。白。天。安。排。些。酒。菜。邀。請。若。干。至。親。密。友。男。子。生。日。邀。男。子。女。子。生。日。邀。女。子。已。成。親。的。邀。已。成。親。的。未。成。親。的。邀。未。成。親。的。大。家。團。坐。在。一。處。每。人。由。生。日。的。人。敬。九。杯。酒。酒。杯。可。以。選。用。極。小。的。酒。也。可。以。用。極。淡。的。但。



是少一杯也不行。這就是托大家庇蔭的意思。各人盡興鬧一整日。越鬧得高興越好。暗九就在夜間一切都依照明九的樣。也是越鬧得兇越好。務必鬧到天明才罷。平常生日做壽。至親密友都得送壽禮。惟有逢着明九暗九無論什麼人一文錢的禮也不能送。若是明九暗九有人送禮。簡直比罵人咒人還厲害。過了六十歲的人便沒有這種禁忌。了我今年是暗九。所以特來請兩位妹妹去喝點兒淡酒。務望給我面子。早些光降。最好大家聚飲到天明。柳無非道。姊姊說得這們客氣。真折煞我姊妹了。我們即刻就上來給姊姊叩頭。六姨太道。依照我生長地方的風俗。凡是至親密友都得邀請。越請來的人多越好。無奈在這地方和做客一樣。至親不待說。沒有便是密友。除了兩位妹妹之外。就祇有我家裏那五個姊妹。太太肯不肯賞光。此時還說不定。須看他臨



時高興不高興，柳無非道：「我不知道姊姊貴地方的風俗，本應略備禮物，以表我姊妹一點兒慶祝之心。既是姊姊說送禮比罵人咒人還厲害，我姊妹就祇好遵命來討酒喝了。」六姨太道：「原是爲有這種風俗，才依照老例熱鬧一番。若送禮便犯了禁忌了。」柳無非姊妹信以爲實，絲毫沒有疑慮。六姨太去後，不一刻，鄭張二人都回來了。柳無非對鄭時說了六姨太親來邀請的話。鄭時笑道：「明九暗九的話，我也曾聽人說過。祇不知道有邀請至親密友飲酒的風俗。你是歡喜喝酒的，酒量又大。宴會中萬不可多喝。喝多了一則身體吃虧，二則酒能亂性，恐怕錯了規矩禮節，鬧出笑話來。醒後就失悔也來不及了。」柳無非笑道：「同席的沒有外人，都是些每日見面的，就多喝兩杯也未必就鬧出甚麼笑話。好在六姨太說酒杯可以選極小的，酒也可以喝極淡的。」僅僅九



小杯酒那裏能喝醉人。不過六姨太說照風俗須共飲到天明。你不是得獨睡一夜嗎。鄭時笑道。我獨睡一夜倒沒要緊。你每夜不到二更就睡於今。忽教你熬一通夜。你怎麼受得了。柳無非搖頭道。熬夜算不了甚麼。你睡在床上等我。我祇要可以抽身回來。就回來陪你睡。夫妻很親密的談了一會。六姨太已打發丫鬢來催了。柳無非姊妹方一同走進上房裏去。此時天色已是上燈時分了。內花廳裏已擺好了酒席。雖沒設壽堂。也略有鋪陳。是個有喜慶事的模樣。馬心儀的六個姨太太。搽濃粧豔抹。出廳迎接。春喜也打扮得花團錦簇的。跟在六個姨太太當中。柳無非姊妹同向六姨太太下禮。大家都爭着攙扶。齊說不敢當。分賓主略坐了片刻。六姨太太即起身邀請入席。各姨太太自有丫鬢在旁斟酒伺候。另派了三個丫鬢伺候。柳氏姊妹和春喜每一個丫鬢手捧



一把小銀酒壺各斟各的酒。柳無非看杯中酒色金黃。喝在口中。味極醇厚。但是略有點甜中帶澀。彷彿有些藥酒的餘味。不覺用舌在唇邊舐。啣六姨太非常心細。已看見了柳無非的神情。連忙含笑說道。今日賤辰。承諸位姊妹賞光。和我喝酒。我知道諸位姊妹的酒量。都未必很大。恐怕外邊的酒太厲害。喝不上幾杯。就有了醉意。因此特地派人辦了幾罈金波酒來。這金波酒的力量不大。大家都可以多喝幾杯。說時兩眼望着柳無非。問道。妹妹曾喝過這種金波酒麼。柳無非道。不曾喝過。柳無非滿心想問。怎麼有藥氣味。因轉念一想。這是慶壽的筵席。如何好隨便說出藥字來。祇心裏猜度。以爲金波酒本是這般的味道。喝了兩杯之後。便不覺得有藥味了。六姨太殷勤勸敬。柳無非覺得九杯之數。未曾喝足。不好意思推辭。勉強喝過了九杯。已實在不勝酒。



力了六姨太卽向他說道。妹妹。今夜無論如何得熱鬧。一整夜我知道。妹妹的。身體不甚強健。此時可到我房裏去休息片刻。說着起身走到。無非跟前就無非耳根低聲說道。喝酒的人每小解一次又能多喝幾。杯柳無非此時正想小解聽了這話便也起身對同席的說道。對不起。我立刻就來奉陪。大家齊起身說請便。六姨太攬着柳無非的手一同。走進臥室。推開床後一張小門。柳無非舉眼看這房間。比六姨太的臥。室略小些。房中燈光雪亮。陳設的床几桌椅。比六姨太房裏還加倍的。精潔富麗。正待問這是誰的房間。六姨太已說道。這是我白天睡覺的。房間。床頭那個形像衣櫥的。不是衣櫥。拉開櫥門裏面便是馬桶。妹妹。小解後在床上略坐一會。我去教人弄點兒解酒的東西來給妹妹吃。我這房裏誰也不敢進來。外邊有甚麼聲息裏面毫不聽得。這裏面也。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慾。鄭。時。雖。也。是。一。個。好。色。之。徒。然。尙。顧。體。面。不。似。馬。心。儀。這。般。不。擇。人。不。擇。時。不。擇。地。公。然。白。晝。行。淫。鄭。時。自。進。巡。撫。部。院。後。每。日。除。了。同。張。汝。祥。去。外。面。閒。逛。些。時。外。總。是。獨。自。坐。在。西。花。廳。裏。看。書。白。天。非。有。事。故。並。不。和。柳。無。非。在。一。塊。兒。廝。混。也。不。是。鄭。時。對。柳。無。非。的。愛。情。減。少。了。不。願。意。親。密。一。則。因。已。成。了。眷。屬。自。以。爲。夫。妻。是。天。長。地。久。的。不。必。和。露。水。夫。妻。一。般。的。如。膠。似。漆。二。則。因。柳。無。儀。與。柳。無。非。不。曾。離。開。過。姊。妹。的。感。情。厚。歡。喜。時。刻。在。一。處。笑。談。並。且。馬。心。儀。的。六。姨。太。和。喜。喜。也。不。斷。的。到。柳。無。非。房。中。來。自。覺。坐。在。一。塊。兒。不。方。便。加。以。鄭。時。喜。讀。書。日。常。手。不。釋。卷。夫。妻。在。一。間。房。裏。坐。着。總。不。免。有。些。分。心。不。如。獨。自。在。花。廳。裏。的。清。靜。些。因。此。六。姨。太。每。日。來。引。誘。柳。無。非。到。秘。室。去。行。淫。的。事。鄭。時。絲。毫。沒。有。察。覺。馬。心。儀。的。慾。望。若。是。容。易。滿。足。的。便。不。至。



有了六個姨太太。又弄上了春喜。還要想方設法的誘奸柳無非。既是
 個逞慾無厭的人。初與柳無非成好的時候。似乎很滿足。及至每日歡
 會經過若干度之後。趣味就漸漸的減少。一縷情絲。又不知不覺的繞
 到柳無儀身上去了。尋常愛情專一的女子。醋心也非常濃厚。和馬心
 儀鬼混的這些婦女。既無所謂愛情。便也沒有甚麼醋勁。並巴不得多
 拖幾個人同下。渾水免得人家獨爲君子。柳無儀從小就異常服從柳
 無非。有時他母親叫他做甚麼事。反不如柳無非說的一些兒。不敢違
 背。就是在船上與張汶祥成親的事。柳無儀因張汶祥的年齡比自己
 大過一倍。又是一個蠢人。沒一些溫柔文雅之氣。原不甚情願的。祇爲
 柳無非已與鄭時發生了夫妻的情感。鄭時恐怕張汶祥不高興。也是
 極力想把張汶祥拉下。渾水教柳無非勸柳無儀與張汶祥成親。柳無



儀服從慣了。不敢說出不情願的話來。張汶祥一般的是服從鄭時的。人遂由雙方生拉活扯的成了眷屬。然這般成親的夫妻自表面上看去。好像是經過一番患難的。可以稱得是一段美滿姻緣。其實夫妻各有各的不情願。加之張汶祥是個鐵錚錚的漢子。早晚必煅煉身體。終年無閒。對於女色。雖不說視如毒蛇猛獸。但是存心要留着這有用的身體。好待將來做一番事業。是絕對不肯在婦人身上銷磨豪氣的。因此柳無儀空得了個嫁人的名。夫妻之樂。領略得極少。心裏早就有些怨恨。柳無非不該拿他當送禮的人情。柳無非這回引誘他上馬心儀的圈套也。和六姨太引誘他一般的做作。柳無儀一旦嘗着了這滋味。對張汶祥更加冷淡了。張汶祥那裏拿他的行爲言語放在心上。儘管柳無儀冷淡他。祇是不覺得。倒是鄭時看出柳無儀不親熱。張汶祥的



神氣來了。背地裏勸張汝祥道。我知道三弟把工夫看得認真。不肯在女色上躓踏了身體。不過少年夫妻實在不宜過於疎淡。你要知道。你是練工夫的人。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三弟媳不是練工夫的。又在情慾正濃的時候。何能和你一樣呢。張汝祥聽了。從容問道。二哥。這話怎麼說起來的。難道無儀對二嫂說了甚麼話。二嫂叫二哥來勸我的嗎。鄭時連忙搖頭笑道。豈有此理。不但你二嫂不敢對我說這類話。就是三弟媳又難道肯拿着這類話向你二嫂說麼。張汝祥緊接着問道。然則是二哥親眼看出無儀甚麼情形來了。麼。鄭時道。你知道的我生平的大毛病。就在好色。因爲好色的緣故。和女人親近的時候。居多。因親近得多。對於女人的性情舉動。也揣摩得很透澈。我眼睛裏三十年來所見的少年夫婦。其和好親熱如膠似漆的。必是男女的身體強弱相等。



性情靈活也相等的聰明強健的丈夫沒有親愛愚蠢衰弱婦人的反轉來婦人對丈夫也是一樣少年夫妻不利好不是一邊的身體太衰弱便是一邊的性情太古板總而言之十九是由於情慾上一方太過一方不及若兩邊都能如願夫妻就沒有不利好的了你對三弟媳自成親之日起到於今舉動言語都無改變祇是我細心體察三弟媳對你的神情就彷彿一日冷淡一日不似初成親時那般親切了張汶祥笑道我倒不會在他身上留心不覺得他冷淡也不覺得他親切二哥既看出他對我冷淡的神情來了却教我有甚麼法子又使他親切呢鄭時笑道你我做丈夫的也得代他們做女人的設想想他們終身所依賴的在兒女未成立的時候就祇能依賴丈夫若丈夫不和他親近他終身的快樂便保不住了他心裏安得不着急呢祇要我做丈



夫的肯體貼他親熱他除了生性下賤不顧名節不知廉恥的女子而外決沒有不體貼丈夫親熱丈夫的張汶祥也搖頭道這祇怪我的生性不好從來拿女子當一件可怕的东西不僅覺得親近無味並時刻存心提防着不要把性命斷送在女子手裏我未嘗不知道這種心思祇可以對待娼妓及勾引男子的卑賤婦人不能用以對待自己的妻子無奈生性如此就要勉強敷衍也敷衍不來我這頭親事原是由二哥二嫂盡力從中作成的我自己實不曾有過成立家室的念頭二哥方纔勸我體貼親熱的話我也知道是要緊的但我仔細想來卽算我依遵二哥的吩咐從此對無儀照二哥對二嫂一樣無儀心裏自是快樂不過我爲圖他快樂所受的委屈就真是啞巴吃黃連說不出的苦了何況在我這個生性不會體貼不會親熱的人縱勉強做作能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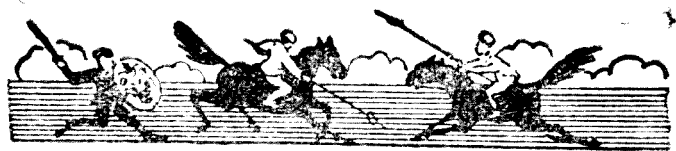
得他快樂。還不可知呢。我想與其是這般兩邊不討好的延長下去。不如仍由二哥二嫂作主。另物色一個好男子。鄭時不等張汝祥再說。急伸手去掩著張汝祥的口說道。這不像話。快不要如此亂說。便是這般存心。也使不得休說。無儀是你很好的內助。你不可胡亂存這駭人聽聞的念頭。就是無儀的德容工貌。都很和平。祇要他沒有失脚的事。你也不能這們亂說。你非不知道他姊妹都是詩禮之家的小姐。這話若傳到他姊妹耳裏去。你試代他們着想。寒心不寒心。張汝祥道。我並不是胡亂說的。二哥既以爲不能這們做。我祇好依二哥的話。此後凡事將就他一點兒就是了。鄭時喜道。好嗎。夫妻間很有一種樂趣。非做丈夫的凡事將就妻子。這種樂趣。便不能領會。你依我的話。將來嘗着了這種樂趣。還得向我道謝呢。張汝祥不說甚麼。自悶悶不樂的走開了。



過了幾日。張汶祥忽於無人處對鄭時說道。我們山遙水遠的來依靠大哥。到這裏也住了幾個月了。初到時還見過幾次面。近來簡直面都見不著了。他口裏雖道極力設法安插我們。心裏不見得有這一回事。我想久住在這裏也無味。我們原不是爲官作宰的人。娶了個官家小姐做妻子。已經是不相匹配了。再加上久住在這種富貴地方。使他們終日和一般驕奢淫逸的姨太太在一塊兒廝混。把兩個眼眶兒看得比盤盪還大。將來一定有不把我們這些窮小子看在眼裏的時候。我想不如趁早離開山東去另尋事業。不知二哥的意思。以爲何如。鄭時笑道。三弟的性情還是這們躁急。你不知道在官場中候差候缺的人。每日得上衙門鑽營。巴結無所不至。常有候到幾年還候不着一點兒差事的。我們在此地才停留了幾個月也並不曾去巴結人向人求。



奉事怎樣就着急要去另尋事業呢。我並不是貪戀這地方。且圖一時的安樂。我們既是在幾年前便動了這個想。混進官場去的。念頭好容易才得了這條門路。你不要把這條門路看輕了。尋常做官的人。花多少萬銀子。還趕不上我們這種際遇呢。張汶祥見鄭時這們說沒話。回答祇低下頭。像思索甚麼。鄭時道。我料着你說這番話的心事了。你必是因三弟媳近來終日和大哥的幾個姨太太在一處廝混。你覺得對你益發冷淡了。由這一點原因。就動了率眷離開此地的。心思。我料的是與不是。張汶祥面上透着不耐煩的神氣。說道。這倒用不着說了。我當日在四川的時候。看了那些督撫司道的排場。祇覺得做官的快樂。於今來這裏住了些時。才知道做到督撫司道的人。都已受過大半世鑽營巴結的苦了。我生性不慣巴結人。將來有不有給我快樂。說不定。



此時的苦。我便已不能受了。並且我自知是個蠢魯人。就有官給我做也。幹不了。二哥不妨在此多住些時。我打算動身去湖南走一趟。我已有多少時候不見我師傅了。心裏思念的很切。鄭時問道。你去湖南來回大約須多少時日。張汝祥道。好在此刻不比當年了。此地沒有不少了我的事。來回的時日不必計算。鄭時道。這使不得。三弟不能就此撇下我。我去另尋生活。我也不是貪圖富貴的人。若此地實在不能混了。要走得大家同走。我勸三弟暫且安住些時。我明後日上去見大哥。問他一個實。在他有沒有你。我放在心上。言語神氣之間。是可以看得出的。且待見後再作計較。張汝祥點頭道。我等候二哥便了。次日鄭時照例坐在西花廳裏看了一陣書。覺得心裏有事。看下去。他的書籍原是安放在他自己臥室裏的。就捧了這本書回房。安放在原處。一看柳



無非不在房中料知又是被幾個姨太太邀到上房裏閑談去了心裏登時轉念道我何不趁這時候去上房裏找大哥談論一回三弟是個生成的急猴子性質談論了一個着落免得他在這裏等得焦急想罷卽反操着兩字一步一步踱進上房的院落平時這院子裏照例有幾個伺候上房的人坐着聽候呼喚傳達此時却靜悄悄的一個人影沒有一點兒聲息也沒有鄭時並不躊躇仍是一步步的踱上去剛躡近上房的窗格跟前耳裏便隱約傳進了一種氣喘的聲息這聲息不待審辨就能聽出是有人在房裏白晝宣淫這聲息若是傳進了張汝祥的耳裏必立時退出去連呼晦氣無奈鄭時也是生性好淫的人聽了這聲息心中就猜度這行淫的不是別人必是馬心儀和最寵愛的六姨太難得有機緣遇着何不從窗格裏張望張望畢竟是何情景不



張望倒沒事。這一張望，却把一個足智多謀的鄭時氣得發昏。和馬心儀行淫的那裏是甚麼六姨太。原來就是他自己最寵愛的柳無非。當時看了柳無非的醜態，不由得氣的舉手打了自己一個耳光。知道若被馬心儀看見了，必有性命之憂。不忍再看，也不敢再看。連忙三步作兩步的退了出來，仍從臥室裏取了一本書，坐在西花廳裝做看書的樣子。咬牙切齒的心裏恨道：我真瞎了眼。人面獸心的馬心儀，我不曾看出來。水性楊花的柳無非，我也看不出。拿他當一個義烈女子，怪道他近來每夜說身體疲倦，上床就睡着，不言不動。我還心裏着急，以為他身體虛弱，慾念淡薄，打算找一個名醫來替他診治。診治誰知是這們一回事。鄭時獨自越想越氣，恨不得拖一把快刀，即時衝進上房去將馬心儀和柳無非都一刀殺死，再回刀自殺。但是立時又轉念道：我



與柳無非原不是明媒正娶的夫婦在船上乘他之危將他輕薄因此勾引他上手這樣配合的夫妻原來是靠不住的。他若是一個三貞九烈的女子。便不應胡亂在船上許我親近。這事祇能怪我自己不好。所謂悖入者悖出。我不值得。因此氣忿。爲這種淫賤婦人。送了我的性命。更不值得了。就這回的情形。看起來。不待說。兩姊妹都被這淫賊馬心儀奸佔了。我真被鬼迷了眼睛。前日還極力勸三弟親近那淫婦。爲今之計。除了我和三弟偷逃。沒有別法。不過我和三弟忽然棄眷潛逃。在別人不知爲的甚麼。那淫賊心裏是明白的。那淫賊既懷着鬼胎。又知道我和三弟的履歷。未必想不到放我們逃了。不啻留下了兩條禍根。那時爲要免他自己的後患。卽不能不借着在四川的事。破臉緝拿我們。使我兩人到處荆棘。也是不好過活的。待借故帶着兩個淫婦走罷。



姑無論沒地方可走。那淫賊也決不肯放。那淫賊是何等機警的人。一疑心被我識破了。便很危險。鄭時如此翻來覆去的思量了。好一會一時。委實想不出兩全的方法來。正在悶悶的難過。忽見張汶祥與匆匆的走了進來。笑道。可惜今日二哥不會同我出去。我今日連遇着兩個異人。都是尋常不容易遇着的。鄭時勉強陪着笑臉問道。兩個甚麼樣的異人。你如何遇着的。張汶祥吃驚似的。在鄭時面上打量了。兩眼湊近身坐下來問道。二哥身體不大舒服嗎。面上的氣色很不好。鄭時搖頭道。沒有甚麼不舒服。祇心裏覺得有些兒悶罷了。你說你所遇的異人罷。張汶祥見鄭時說沒有不舒服。便又鼓起興致來說道。我今日出衙門去街上閑逛。信步走到一處。祇見前面一個癆病鬼也似的人。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低頭曲背的向前走。那走路的形像。一歪一



扭的簡直是一口風來就得吹倒了的樣子。左手提了一根尺多長的旱煙管。右手擎着一個酒葫蘆。邊走邊用嘴對正葫蘆仰面咕囉咕囉。喝下酒去。喝了這口酒。又將旱煙管送到嘴邊。呼呀呼的嘯幾口烟。是這般怪模怪樣的走着。引得滿街的人都笑嘻嘻的看他。他彷彿全不覺得有人看了他。好笑祇管偏偏倒倒的一面嘯烟。一面喝酒。許多過路的見了。多停步望着他。也有好事的跟在他左右。後和看甚麼新奇把戲一樣。我正是無事出來閑逛。見了這般怪物。不知不覺的也就跟在他後面看他。究竟是個幹甚麼事的。跟過了一條街。祇見他轉身走進一條狹巷子裏去。剛走進巷口。忽然迎面來了一輛騾車。那騾車因是空的。行走的很快。騾夫更在將出巷口的時分。催着那騾快走。不提防湊巧。這怪物迎面走進來。一時收繩那裏來得及。騾頭不偏不斜。



的正與怪物撞個滿懷。騾夫祇嚇得哎呀一聲大叫，以爲這一下撞出大禍來了。跟在背後看的人也都齊聲叫不好了。連我也吃了一驚。再看那怪物真是作怪。經騾頭那們一撞倒撞得不歪不扭了。身體都不曾向後仰一下。祇立着屹然不動。葫蘆口正對着嘴邊。喝酒並不因騾頭撞過來停止。不喝咕囉咕囉喝下了酒。一面提旱煙管往嘴邊送。一面仍舉步向巷裏行走。這條騾子就走了。倒運了。騾頭抵着怪物的胸膛。怪物向前行着。騾車便被抵得向後倒退。騾子大約被抵得忍痛不住。弓着背屈着頸亂跳起來。牽連得騾車一掀一落。若不是在狹巷子裏。早已翻倒在一旁了。騾夫也驚得出了神。不知待怎樣纔好。委實奇怪。那頭騾子雖是弓着背亂跳。騾頭貼住怪物的胸膛。就和有膠漆粘着了的一樣。無論如何跳總是貼着不能離開。騾子亂跳的時候。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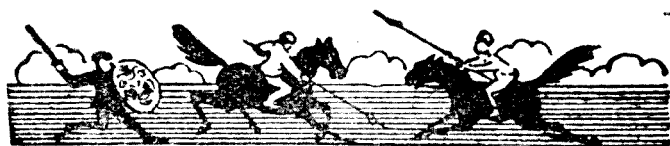
就立着喝酒。騾子一停脚。怪物又啣着煙管。前行幾步。是這們一停一走的。約有十來次。我們看的人都擁進了巷口。大家吼起來。大笑。騾夫在這時方才明白。知道得罪了這怪物。非陪禮軟求。是不得了的。也顧不得騾車翻倒。慌忙跳下地來。搶到怪物跟前。屈膝請了個安。哀求苦告的說道。求爺爺恕小人粗心。小人實在不知道。爺爺在這當兒走進巷口來。怪物見騾夫這們哀求。才慢慢的順過臉來說道。你們趕車的。在轉彎抹角的地方。照例是應該催着騾子快走的。麼。騾夫還不承認。道。小人並不會催着快走。求爺爺饒恕。那怪物聽了。也不開口。啣着煙管。向前又走了幾步。沒有騾夫在車上。車輛更掀簸得厲害了。嚇得騾夫雙膝跪下來。道。是小人不該。是小人不該。千萬求爺爺不要再走了。怪物遂止步。用旱煙管指着騾夫說道。你們這類東西。真該死。幸虧今



日撞的是我。若換上一個年老的。或小孩。便不撞死。也得踏死了。你們下次再敢是這們胡衝亂撞。就休怨我不容情。啊說着。身體一偏。又是歪歪倒倒的。走過驛車去了。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有想再跟上去的。無奈那輛車塞滿了一條狹巷。擠不過去。祇得退出巷口。讓驛車走過。我知道這是個異人。有心想結識他。便不肯跟着大眾退出來。側身從車旁躡過去。看那人還在前面。我想趕到他前面。看看他的容貌。但是趕到了他背後。正打算從他身邊搶上前去。他却先不後的將身體向這邊一歪。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我以為他走路本是這們偏偏倒倒的。偶然倒在這邊。我搶那邊過去便了。等我剛搶到那邊。他就和後眼相似。又不先不後的倒向了那邊。又是恰好擋住了我的去路。我還不覺得他是有意的。直到連搶了十多次。無論我用甚麼身法。他祇輕



輕的一歪就擋住了。我才知道他是存心與我開玩笑。祇得立住脚待開口問他的話。他已回過頭來望着我說道：你到底爲甚麼事祇管在我背上左一下右一下的。這們撞我一立着不動。讓你過去。你倒也立着不動。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你要過去就快過去罷。我的頭都被你撞昏了。我見他倒來是這般責備。我不覺好笑道：我如何敢和你老人家開玩笑。我在各地遊行。本領高強的人也會了不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老人家這般高強的。我心裏佩服極了。願聞尊姓大名。我在說這話的時候。一面留心看他的面貌。那副嘴臉。可是醜得怕人。面盤瘦削。得不到一巴掌寬。皮色比削了皮的南瓜。還要難看。頭髮固然是蓬鬆散亂的。連兩道長不過半寸的眉毛。也是叢叢的。如兩堆亂草。兩眼合攏去。祇留了兩條線。縫鼻孔朝天。一張闊口。反比尋常人口大了一。



倍口角在兩腮上淌出許多涎來聽了我的話也不回答好像已被酒醉得迷迷糊糊的神氣胡亂將頭點了幾點掉轉身軀就走旋走旋舉起酒葫蘆在頭上敲着口裏怪腔怪調的不知唱些甚麼我心想這人必非瘋顛也不是喝醉了酒大概是裝成這個樣子以免有人看出他的行徑我已經請教他的姓名不肯回答就再追上去問照這情形看來也是問不出所以然的不如且緩緩的跟着他走看他走到甚麼所在停留知道了他停留的所在就好去從容結識他了隨卽遠遠的釘在他後面見他走進關帝廟裏去了我也跟進廟去祇見他已頭枕葫蘆鼾聲動地的睡在廟門彎裏我找着廟祝打聽據說已在那廟門彎裏睡了半個月有時整日的睡着不動有時日夜不睡擎着酒葫蘆喝個無休無歇我打聽了走出廟門因關帝廟已靠近鄉村了心想索性



到鄉村裏玩玩。打算玩一會回頭再到關帝廟裏去。看那異人醒也沒醒。主意既定。照着一條小路信步走去。約莫也走了三四里。祇見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後生挑着一副豆腐担。從一個小山上走了下來。我看那後生就覺得可怪。皮膚白。皙。面貌姣好。如女子。完全不像鄉村裏賣豆腐的人。並且身穿一件長單衫。腳上穿着鞋襪。也不像一個賣豆腐的裝束。我在這邊打量他的一對眼睛也不住的打量我。祇望了我幾眼。就折身走過那邊去了。我心裏揣測這後生多半是世家子弟。原是讀書的。祇因家業衰敗了。不能安心讀書。沒奈何挑了這担兒。販賣豆腐。讓我去問明他。湊這們幾十兩銀子給他。那他便不愁無錢讀書了。我心裏這們思量着。就提步追上去。我與他相離。雖不甚遠。祇是那後生的腳下倒很快。我就放緊了脚步。追趕。總相差一箭之地。追趕。



不上不由得詫異起來。暗想我自問脚下不慢，怎的他挑着担兒，從容行走。我倒追趕不上呢？難道這後生也是個異人嗎？不相信。山東有這們多的異人，偏在一日遇着了，倒得盡我的力量追他一回試試看。遂提起精神來，施展生平本領，向後生追去，並不見後生奔跑約莫又跑了二、三里，忽見前面有個村莊，後生挑着担兒走進莊子裏去了。我這時相隔還有一箭遠，近心裏已斷定這後生決非尋常人物，估量他既進了村莊，是不難與他會面了。仍不停步的走着，再看從莊子裏突然跳出三條極雄壯的狗來，祇略吠了兩聲，即同時對着後生猛躡過來。躡的比後生的頭還高。張汝祥說到這裏，柳無非姊妹同走出花廳來，笑問甚麼事說得這們起勁。便把張汝祥的話頭打斷了。不知那後生怎生對付三條惡狗。且俟第七十六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六回

打惡狗趙公子逞奇能

造文書馬巡撫施毒計

話說張汶祥聽柳無非問甚麼事說得這們起勁。祇得起身讓柳無非姊妹坐了回道。且待我說完了。二嫂欲知詳情。再問二哥吧。當即繼續着說道。我看那三條狗的來勢兇猛。便是空手也難招架。那後生肩挑了豆腐担。待放下來。是萬分來不及的不放下來。却怎生對付呢。在這時分。就顯出那後生的本領來了。祇見那後生一手護着豆腐担。一手從容向迎面撲來的那狗揮去。那狗的頸項早被他抓住了。纔一抓住。這兩條狗恰好撲到。就將手中的狗橫攆過去。祇見狗碰狗同時叫了。



一聲三狗都跌在地下。幾翻幾滾，便和死了的一樣，不能動彈了。那村莊裏的人大約是聽得外面有狗叫的聲音，立時跑出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莽漢，一眼看見三條狗都死在地下，不由得怒衝衝的問道：「你這東西是那裏來的？爲甚麼把我家三條狗都打死？你能好好的照樣賠出三條狗來，便罷；賠不出，就得請你賠命。後生也怒道：「你家簡直是率獸食人。我正要找養狗的人問個道理，你倒來找我。很好，我且問你：你家爲甚麼要養這般比豺狼還兇猛的狗咬人？今日幸虧是遇着我，若是年老人或小孩婦女，不要活活的被狗咬死嗎？那漢子辨道：「養狗的不僅我一家。鄉村裏人家那有一家不養狗的就是我家。養狗也不是從今日纔養的。平日在我家來往及打這門口經過的人，也不知道多少。若依你說的老年婦孺就得活活的被咬死，那麼我家應該遭



了。多少場人命官司。了。你這東西。定是個賊。存心打死我的狗。好來偷盜。真是好大膽的惡賊。一面罵着。一面躡上前去。擊那後生。我看那漢子的身法。好快。武藝必練得不弱。那後生。竟是毫不在意似的。並不放下豆腐担。祇見他的手一舉。好像在那漢子的肩窩上。點了一下。漢子的兩條腿。就和軟癱了。的一般。登時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下。身體隨着向後一仰。面朝天的躺着。也和死了的一樣。一下也不會動。彈後生這才從容放下豆腐担來。笑道。就是紙紮的人。也不應該像這們不結實。我這時與後生相隔不過丈來遠。近。即走過去。打了一拱。說道。好武工。佩服佩服。請教尊姓大名。有這樣好的武工。爲甚麼做這小販生意。後生剛待回答。才向我回拱了一手。莊子裏跟着便擁出七八個身強力壯的大漢來了。每人手中都操着兵器。單刀。花鎗。雙鈎。棍棒。都有。



彷彿是事前準備了。廝殺的我想這後生今番可糟了。看那七八個大漢的身手脚步使人一望就知道不是好容易對付的。常言好漢難敵三雙手。那後生又是赤手空拳。並是長衣大袖。倒要看他怎生對付我。那時心裏已抱定一個念頭。後生果有大能耐。能對付那些兇神惡煞。便罷。萬一寡不敵衆。我就祇好跳進圈子去助那後生一臂之力。因爲七八個圍打一個。未免太欺人了。誰知那後生絕不把那些人看在眼裏。神色自若的舉手擺了兩擺。說道：你們這樣拿刀使杖的擁上來。是不是打算和我動手相打呢？大漢之中的一個年歲略大些兒的。擎着一把雪亮的單刀。挺身走近後生。跟前答道：你打死了我家三條狗。還不認錯。公然敢動手將我的兄弟打死。我們豈但打算動手和你相打。不取了你的狗命。替我家兄弟報仇。我們也不活在世間做人了。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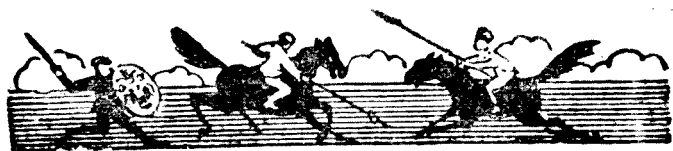
哈哈笑道你們一不與我沾親二不與我帶故你們不活在世間做人于我甚麼事我一點兒不着急不過據我看你們這些笨蛋那裏是我的對手休說祇有這幾個毛人便再邀幾十幾百個來也不夠我動一動手我若不先事說給你們聽就一陣將你們個個打死所謂不教而誅顯得我太殘忍了於今我也沒精神和你多說祇略給點兒能爲你們看你們是有眼睛有心思的看了自去思量若自信能和我動手被我打死了就不能怨我你們仔細瞧着罷說畢回頭看草地上有一個長方形的石磴現在草地上面的有一尺五六寸高下見方約一尺大小半截埋入土中去了却看不出埋在土內的有若干深淺後生望着這方石點了點頭道就拿這東西做個榜樣給你們看你們有氣力好的可將這石頭搖出來那些大漢好像都自知拿不起那石頭的樣子



大家不作理會。後生不慌不忙的走近石頭跟前。低頭看石。上有兩處握手的地方。露在外面。原來是一個練武的頭號。石磴大概是因爲太重了。沒人能拿起來。年深月久。所以埋了半截。到草地內去了。後生端詳了幾眼。也不用手去拿。祇一脚橫掃過去。那石頭就連黃泥帶青草的翻了一個跟頭。後生並不躊躇。兩手捧住那石頭。輕輕往上一拋。伸左手托着。隨即舉右手對準石頭劈去。祇聽得噹喇一聲響。碎石四散。嚇得立在近處的人連忙躲閃。後生指着散在地下的碎石說道。你們自信比這石頭堅硬。就不妨前來和我試試。那些大漢一個個驚得臉上變了顏色。沒一個敢動手的。就在這時候。又從莊子裏走出來一個鬚髮雪白的老頭。撐着拐杖。緩步走近後生面前。說道。你顯出來的能爲是不錯。祇是能爲顯過了這躺在地下的人和狗。你應該趕緊救轉。



來。那。後。生。看。老。頭。精。神。充。滿。顏。色。和。平。便。也。改。換。了。和。易。的。神。氣。說。道。要。救。轉。來。是。極。容。易。的。事。不。過。你。們。莊。子。裏。養。了。這。種。惡。狗。白。晝。放。出。來。咬。人。還。想。歸。咎。於。我。說。我。不。應。該。打。我。無。論。如。何。不。能。認。這。個。錯。老。頭。笑。道。不。能。教。人。立。着。不。動。送。給。狗。咬。怎。麼。能。歸。咎。你。不。應。該。打。呢。這。祇。怪。他。們。不。懂。禮。節。又。不。懂。人。情。且。請。你。將。人。和。狗。救。轉。來。我。還。有。話。向。你。說。後。生。欣。然。點。頭。走。到。躺。地。漢。子。身。邊。一。彎。腰。捉。住。漢。子。兩。脚。倒。提。起。來。和。爛。醉。的。人。一。樣。渾。身。棉。軟。似。乎。一。點。兒。知。覺。沒。有。後。生。將。兩。手。抖。動。幾。下。仍。放。下。來。伸。手。在。漢。子。肋。下。一。扭。扭。得。哎。呀。一。聲。卽。時。如。夢。初。醒。睜。眼。向。四。周。望。了。一。轉。托。地。跳。起。來。指。着。後。生。對。老。頭。說。道。師。傅。看。這。忘。八。蛋。把。三。條。狗。都。打。死。了。非。教。他。償。命。不。可。老。頭。兒。厲。聲。叱。道。休。得。胡。言。亂。說。你。知。道。是。打。死。了。嗎。叱。得。這。漢。子。不。敢。做。聲。了。轉。臉。



又向那七八個手操兵器的大漢叱道。還不快給我滾進去。都站在這裏現世。那些大漢被叱得滿面羞慚。一齊奔進莊子裏去了。我估量這老頭也不是尋常人物。既經遇着。豈可失之交臂。遂整衣上前施禮。請問他的姓氏。老頭拱了拱手。指着地下的狗對我說道。等這狗救轉來。了一同請到莊子裏指教。祇看那後生。毫不費事的樣子。在每條狗身上踢了一脚。狗即隨脚而起。低頭。躡尾的走開了。老頭向門裏叫了個漢子出來。替後生把豆腐担挑進去。然後讓後生和我進莊子。這莊子的房屋不小。進門經過一處方形的土坪。兩旁排列着刀槍架。架上有種種的兵器。一望而知這土坪是練武的所在。土坪盡頭處。才是三開間的房屋。看房中的陳設。可知是個務農之家。老頭讓我和後生在東首一間房裏坐下。說道。我並非這裏的主人。我是流落在此地。承



這裏的主人賞識。留我住在這裏。給碗閒飯我吃了。教我陪着他家的子弟練練武工。我原不懂得甚麼武藝。又加以年老血氣衰頹。祇好借此騙碗飯吃罷了。難得今日無意中遇着兩位英雄豪俠之士。真是三生有幸。這裏的主人拜客去了。一會兒工夫就得回來。他也是一個歡喜結交的。請兩位多坐一會。等他回來了。我還有事奉求。後生問道。我還沒有請教老丈和此間主人的尊姓大名。老頭答道。說起來見笑。我的姓名已有四五十年不用了。十年前皈依我佛的時候。承雪門恩師。賜了慧海兩個字。原來認識我的人。都呼我爲在家的老和尚。其實我歷來無家。却又不能出家。祇是一個老怪物罷了。聽兩位說話。都不是本地方口音。請問兩位因何到此鄉僻之處來了。後生答道。我是湖北襄陽人。也是流落在此地。祇得做做小販生意餬口。老頭似不在意的。



聽了。掉轉臉來問我。我知道後生所說流落的話是假。但我也。不願意。說出真話來。隨口報了個姓名。並胡謔了幾句來歷。老頭略沉吟了一。下。問後生道。你是襄陽人。知道有一個叫黃花鎮的地名麼。後生忽然。怔了一怔。說道。我就是住在黃花鎮的人。老丈曾到過那地方麼。老頭。含笑點頭道。離黃花鎮不遠。有個柳仙祠。還有個藥王廟。你家既住在。那裏。這兩處地方。應該都去玩過。後生道。那地方是常去頑耍的。老。頭又問道。那藥王廟裏的沈師傅呢。你知道他老人家此刻還康健麼。後生聽了。望着老頭出神道。老丈也認識沈師傅麼。老頭笑道。論班輩。他老人家。還。是我的師叔。如何不認識。後生至此。連忙立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向老頭叩拜道。沈師傅。便是我的恩師。老頭也慌忙立起身。拉。住後生。笑道。你原來就是未家的公子麼。得名師傅授。果是不凡才。幾。



年工夫就有這般成就。佩服佩服。從此他們一老一少所談論的言語。我因不知底細聽了。也摸不着頭腦。但是可以聽得出老頭的能耐。比後生還要高強多少倍。時見後生很誠懇的求教。約坐談了一個時辰。我會兩次作辭。被老頭留住不放。又過了一會。有一個人進房報道。少爺拜客回來了。老頭揮手說道。有稀客在這裏等過多久了。去請少爺快來。來人應聲去後。卽有一個面如冠玉的少年。跨進房來。口裏向老頭呼了一聲師傅。老頭起身指着後生對少年笑道。這是趙承規公子。沈棲霞師傅的高足。難得有機緣在這裏遇着。快過來拜見拜見。我聽了。不由得心中疑惑。剛纔分明聽得老頭說。這後生是未家的公子。怎麼一會兒又說是趙承規公子呢。但是我心裏雖然疑惑。却不便向他們盤問。兩少年很親熱的拜見之後。老頭又給我介紹見面。這少年姓



魯單名一個平字。好像他父親是個京官。此刻已經去世了。我陪着坐了些時。一則因他們有世誼。我是過路之人。久坐在那裏。使他們談話不便。二則我心裏時刻惦記關帝廟的醉人。猜度他必差不多睡醒了。想去見面探問一番。遂勉強作辭出來。老頭和趙魯兩少年都送到門外。老頭忽縐着雙眉。伸手給我握着說道。老哥氣色不大開朗。凡事以謹慎爲上。我知道老哥是個有作有爲的好漢。萬一此後有甚爲難的事。請過來與我商量。我能爲力的。必當盡力。我祇得道謝走了。我心想老頭無端對我說出這些話。是甚麼用意。我思索了好一會。才明白了。因爲老頭自己說流落在這地方。後來趙公子也說是流落在此。我既不願說實話。也祇好說是流落。老頭必是不知道我是隨口說的。以爲我真是流落無依。所以說此後有爲難的事。可去與他商量。他必盡力。



我想來不覺好笑。走到左近的人家一打聽才知道魯家原是山東的大族。族中讀書發跡了。在外省做官的人不少。家中還是務農爲業。閤族有二三百男丁。個個都會些武藝。老頭到魯家教武的來由。我也打聽着了。在三年前魯家莊子裏共請了四個武教師。兩個文教師。分教族中子弟讀書練武。老頭裝做遊學的模樣。到了魯家。正遇着四個武教師。分做四處教魯家子弟練武。衆子弟當中有一個年紀最輕。容貌最好。武藝也練得最精的。就是魯平老頭。看了稱贊不絕口。魯平生成的聰慧絕倫。見老頭岸然道貌。又稱贊他的工夫。料知必是個行家。當下就把老頭請進莊子裏去。兩下一談論。老頭也不客氣。直說少爺的天資極好。無論學甚麼都可望大成。祇是不經高人指點工夫。是不能成就的。卽如你此刻所學的。不過是一些花拳繡腿。耍的時候好看。實



用是絲毫沒有的。魯平這時雖逆料老頭是個行家。但是究竟年紀太輕。沒有多大的見識。聽了老頭的話。不由得有些不服道。我初練的拳脚。自然不能實用。老先生不會見過我家幾個教師的武藝。都是在山東。有大名頭的。不能不算是高人。老頭笑道。這也算高人。那也算高人。高人也就不多而不足貴了。我是個遊學的。也不懂甚麼武藝。更不借。着教武藝。騙飯吃。祇因在各地遊歷了若干年。還不曾見過有天資像你這般好的好師傅。固然是難得好徒弟。也是一般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像你這們好的天資。使我看了不能不欣羨。所以不客氣和你直說。府上四位教師的手脚。我一見已知大概。教你府上那些子弟。是無妨礙的。教你就實在可惜了。老頭在房裏和魯平談話。不提防四個教師都躲在門外偷聽。老頭的話。一句也聽得了。當下那裏再忍耐得住。四



教師在一塊兒商量着。要和老頭比賽。四人的年紀都祇四十多歲。正在精壯的時候。那裏把這老頭看在眼裏。商量妥了。卽一同進房向魯平說道。我們本來練的武藝。都是些花拳繡腿。祇能騙碗飯吃。於今有這位老師傅到了。我們應當知趣。自行告退。不過我們從小練起工夫。幾十年來。沒有見過高人。不知道高人。是怎生模樣。這位老師傅開口。高人閉口。高人想必他。就是一個高人。我們也是有緣。才得遇着。倒要請求他。指教。指教。我們原是一些專騙飯吃的人。便是被老師傅打死了。也算不得甚麼。就請少爺做個憑證。人我們倘被老師傅打死了。祇算我們命短。各自的家屬來領屍安埋。萬一老師傅因多了幾歲年紀。一時頭昏跌倒了。就此中風中痰。不省人事。也不能怪我們的手脚無情。少爺以爲我們。這話怎麼樣。魯平還沒有回答。老頭已立起身來說道。



你們的本領真不差。胆量更是了不得。我委實五體投地的佩服。祇可惜我是個遊學的老頭。不是個賣武的壯士。你們不要會錯了意。我不是和你們爭奪飯碗的。無端要與我拚命幹甚麼呢。魯平也從中調解說道。這位老先生是讀書人。他與我閒談的。不干你們的事。勸大家不要認真罷。教師奮臂嚷道。他對少爺說的話。雖不中聽。然也還罷了。剛纔這一番話。簡直比打了我們還厲害。這老東西。把我們當人嗎。我們不與他見過高下。就死也不甘心。他不能拿年老來推託。他活到幾十歲。是吃飯的呢。還是吃屎的。若是吃屎長大的。我們可把他當個狗畜牲。就亂咬人。也不與他計較。如果也是和人一般。吃飯長大的。便不能許他胡亂罵人。少爺怕遭連累。我們可到野外去。先把窟窿掘好。誰死了。就埋誰。魯平見四個教師都橫眉怒目。兇惡異常。年輕的人遇了。



這種時候不知要如何勸解才好。老頭却從容自若的坐下來笑道：我
倒想不到你們有這們厲害也罷。生死都有一定的古語。所謂閻王註
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不過我須問你幾位教師你們打算怎生
比賽法。這是得於未動手之前說明的。其中有個教師說道：聽憑你要
怎生比賽就怎生比賽。我們隨便。老頭點頭道：你可以隨便這三位呢。
你們也可以隨便嗎？三人同時答道：我們都隨便你。且說出一個比賽
的法子來。老頭躊躇了片刻說道：我是誠如你們所說的。多了幾幾年
紀走路走的太多了些。就不免頭昏眼花。腿酸腰痛。若和人動手相打。
時間不久。或者還可以勉強支持。你們四個人大概打了這個不打。那
個是不甘心的。一個一個的打起來。實在太麻煩。真個把我弄得頭昏
跌倒了。發起痰厥來。我死不要緊。於你們的名聲不大好聽。旁人一定



要罵你們欺負。老年人用車輪戰法。依我的意思。不如到門外大草場上去。將你們所有的徒弟都叫出來。圍成一個大圈子。將我們五個人圍在當中。我在正中間立着。你四人分四角立着。同時動手。也不必真要打的不能動。彈跌倒了。就算輸。若動手之後。自信敵不過。祇要跳出圈子。就算認輸了。不能追趕着打你們。看這種比賽法。行也不行。教師冷笑道。我們真不上你。這老東西的當。你以為是這們打。便是你打輸了。也不能罵你無能。是我們倚仗人多。欺負你。是不是這般用心。哈哈。你倒生得乖。其如我不。豈你到底有甚麼飛天的本領。敢教我們四個人圍住動手。老頭大笑道。這就使我有口難分了。我因問過了你們。你們都說隨便。我才想出這妥當的方法來。你們却又多心也好。你們既不肯一齊動手。就是一個一個來罷。去甚麼地方打呢。魯平也



想看看熱鬧便說道。還是門外草場上寬展好打。此時在房外偷聽的。有幾十人。都是魯家練武的弟子。見說游學的老頭。就要去草場上和四個教師比賽。登時喜得各人分頭四處送信。頃刻之間。魯家二三百名男丁。都齊集在門外草場上。已圍成了一個好大的圈子。魯平陪着老頭和四個教師一同出來。四個教師到這時候。看老頭的神色。自若就好。好像毫不在意的樣子。也就知道老頭若自信。沒有驚人的本領。料不至無端拿他自己的老性命當兒戲。覺得就這們冒昧動手。恐怕反上老頭的當。四人又背着人商量了一會。卽由那個年老些兒的教師。當衆開口向老頭說道。我有一句要緊的話。須在未動手以前說明。我們和老師傅。都是未曾見過面的。彼此都不知道。身家履歷。老師傅練的武藝。是甚麼家數。我們未領教過。固然不知道。就是我們也沒在老



師。傅。跟。前。獻。過。醜。老。師。傅。也。未。必。知。道。總。而。言。之。我。們。想。請。教。老。師。傅。
的。是。武。藝。不。請。教。老。師。傅。的。法。術。老。師。傅。便。有。高。妙。的。法。術。也。不。能。使。
用。出。來。我。們。也。祇。憑。硬。工。夫。見。個。高。下。不。知。老。師。傅。的。意。思。怎。樣。如。果。
要。用。法。術。也。不。妨。明。說。出。來。我。們。也。好。拿。法。術。來。領。教。老。頭。兒。聽。了。笑。
道。原。來。你。們。還。會。法。術。麼。我。是。祇。會。兩。下。硬。工。夫。不。懂。得。甚。麼。法。術。教。
師。見。老。頭。說。祇。會。硬。工。夫。很。高。與。似。的。說。道。祇。會。硬。工。夫。就。好。辦。了。隨。
卽。轉。過。臉。向。魯。平。道。請。少。爺。和。諸。位。旁。觀。的。作。個。見。證。有。誰。用。邪。術。取。
勝。的。便。算。誰。沒。有。武。藝。旁。觀。的。人。都。是。四。教。師。的。徒。弟。自。然。都。幫。助。師。
傅。說。話。各。人。巴。不。得。各。人。的。師。傅。打。勝。當。下。大。家。同。聲。應。是。衆。人。分。開。
來。讓。老。頭。和。四。教。師。走。到。圈。子。中。間。先。由。四。人。中。推。出。一。個。與。老。頭。勳。
手。教。師。的。拳。脚。打。過。去。祇。見。老。頭。兒。的。身。體。微。微。轉。動。教。師。的。拳。脚。不。



知不覺的下。落了空拳也打着脚也踢不着祇累得一身大汗。但沒有沾着老頭的身體連寬大的衣服都沾不着立在旁邊等候輪流交手的三個教師至此已忍耐不住了也顧不得他們自己剛才所說的大話就一擁上前單對老頭要害之處下手三人不上前倒也罷了老頭不過和那教師開玩笑似的盤旋着三人一上前老頭便變換身法了祇見他兩隻大袖飄飄飛舞如蝴蝶穿花一般的繞着四個教師穿過來梭過去忽高忽低忽徐忽急四個教師分明看見他走身邊擦過等到一拳打去却又打了一個空他早已穿走那邊去了是這般穿了一陣祇穿得四個教師頭昏眼花立脚不住不待老頭動手一個個往草地下蹲不敢提步但又恐怕老頭打他們各舉雙手護住頭開口大聲告饒老頭即時停步不喘氣不紅臉就和沒有這回事的一樣。



四個教師那裏敢再說半句不服氣的話。各自收拾行李悄悄的走了。老頭從此就在魯家。魯家的子弟都跟着他練習拳棒。地方上人說。祇有魯平的武藝。得了老頭真傳。其餘的魯家子弟。不過得些粗淺的工夫罷了。鄭時聽了。歎着氣說道。這老頭兒本領。確是了不得。祇是他這種行爲。我倒不敢恭維。常言。鷺鷥不吃鷺鷥肉。那四個教師一般的拿着拳棒工夫。教人餬口工夫。好也罷。不好也罷。祇要魯家的人不嫌棄。與別人有何相干。無端的去打人家。趕人家。走開做甚麼。強中更有強中手。不見得老頭兒武藝便是天下無敵。若再有一個高手出來。將老頭打跑。想必老頭也覺難堪。張汝祥道。打教師拆台的舉動。我是不敢恭維的。不過這回的事。論情理却不能怪老頭有意奪人飯碗。祇能怪四個教師欺他衰老。不度德不量力。定要找着他打。教他沒有推辭。



的方法。柳無非在旁聽了笑道。我雖是沒頭沒腦的聽着。祇是我一設
想四個教師與老頭相打時的情形。就不由得也有些頭眼昏花似的。
難怪四個教師不往草地蹲下來。不過我不明白那老頭是甚麼妖精。
變化出來的。他自己爲甚麼頭也不昏眼也不花呢。張汝祥笑道。那裏
是妖精變化出來的。他平日練的是這種工夫罷了。鄭時問道。有這們
一種穿來穿去的工夫嗎。張汝祥點頭道。怎麼沒有。我聽說有一種工
夫。名叫八卦遊身掌。練這種八卦遊身掌的。就是專練老頭這般身法。
平時整年不斷的按着卦線走圈子。翻過來覆過去。每日轉個無數。再
插九根竹竿在地下。每根相離尺來遠。將身體在竹竿縫裏穿來穿去。
不可挨着竹竿。是這們穿個若干年。自然能穿的和遊魚一樣。那有頭
昏眼花的時候呢。柳無非笑道。身體太胖了的人。若教他是這們穿起



來。走。起。來。想。情。形。倒。是。好。看。得。很。說。得。柳。無。儀。張。汝。祥。都。笑。起。來。了。惟
有。鄭。時。翻。眼。望。了。無。非。姊。妹。一。下。卽。低。頭。仍。看。在。書。上。柳。無。非。當。卽。走
近。鄭。時。身。邊。很。親。切。的。說。道。你。整。日。的。手。不。釋。卷。學。問。雖。是。可。以。求。好。
祇。是。把。身。體。弄。壞。了。却。怎。麼。好。呢。剛。纔。六。姊。還。對。我。說。大。人。說。你。好。學。
是。不。可。及。的。不。過。全。不。去。外。面。走。動。走。動。儘。管。坐。在。西。花。廳。裏。看。書。祇
怕。倒。把。身。體。弄。壞。了。將。來。爲。國。家。出。力。的。時。候。精。神。倒。衰。頹。不。堪。繁。劇
了。豈。不。可。惜。教。我。勸。你。半。日。讀。書。半。日。去。外。邊。溜。溜。腿。鄭。時。聽。了。這。派
假。話。想。起。方。纔。在。窗。眼。裏。所。見。所。聞。的。情。形。不。覺。如。滾。油。煎。心。但。鄭。時
是。個。深。沉。不。露。的。人。這。樣。險。事。如。何。敢。現。諸。形。色。勉。強。振。作。起。精。神。抬
頭。望。着。柳。無。非。笑。道。這。地。方。幾。條。街。道。我。一。到。就。都。走。遍。了。毫。沒。有。甚
麼。可。看。的。東。西。有。時。街。上。人。多。了。避。開。這。個。又。要。讓。那。個。倒。累。出。我。一



身汗那有好清淨所在給我走動呢。反不如坐在這裏看書的自在些。說時見張汝祥待轉身回他自己房裏去。卽呼着三弟說道。你的話不會說完。就被他姊妹幾句笑話打斷話頭了。你接着說下去罷。你說打算回頭去看那醉酒的異人。究竟那異人醒了。沒有。張汝祥轉身笑道。說起來也是我的緣法不好。因爲在魯家坐的時候太久。出來又爲打聽魯家的事。耽擱了些時。待我回到關帝廟時。大門旁邊已不見那異人的蹤影了。找着廟祝問時。廟祝很不耐煩似的說道。誰留心看管他。既不在大門口。自然是到廟外去了。我復到大門口。尋那酒葫蘆和旱煙桿。都不見。料知不在廟裏。暗想去尋找他。不知道他出門的方向。尋找也是尋找不着的。若我和他合該有緣見面。總有相會的時候。無緣就見着面。也不能攀談。因此一念。便回衙門來了。鄭時聽了沒話說。從



這日起。鄭時因在家見了柳無非。心裏就不免觸動。在上房窗外所見。聞的事。心裏一想到那事面上。要完全不露出一些兒不愉快的神氣。還得和平時一樣。對柳無非親熱。是很難辦到的事。不如就借着柳無非勸他去外邊溜溜腿的話。每日吃了早點。就跟着張汶祥同到外邊閑走。張汶祥也是個很機伶的人。見鄭時近日來的神情。大異平時。每於無意中歎息。已看出是有心事的樣子。但張汶祥心裏以為鄭時是胸懷大志的人。於今千里依人。尚無立足之地。不免心中不快。想不到其中有這些齷齪之事。卽思量了些言語安慰鄭時道。二哥時常拿官場中謀差事爲難的情形來安慰我。怎麼自己倒現出焦急的神氣出來呢。鄭時怔了一怔。問道。三弟何以見得我爲謀差事爲難。焦急。張汶祥笑道。我又不是老四那樣的獸子。和二哥在一塊兒廝混。這們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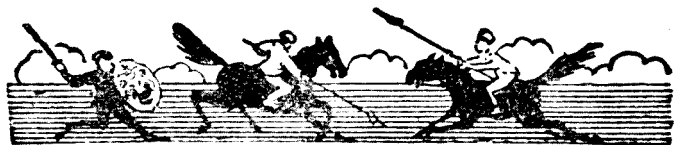
了。性。情。舉。動。如。何。會。不。知。道。呢。二。哥。平。日。遇。着。爲。難。的。事。不。問。爲。難。到。甚。麼。地。步。從。來。不。曾。見。二。哥。悄。悄。的。歎。息。過。這。幾。天。同。在。外。面。閑。行。二。哥。不。知。不。覺。的。歎。出。氣。來。一。聲。一。聲。的。都。入。了。我。的。耳。二。哥。的。心。思。到。底。怎。麼。樣。若。是。已。看。出。這。地。方。再。住。下。處。也。沒。多。大。的。出。息。我。兄。弟。何。妨。另。尋。生。路。鄭。時。搖。頭。道。我。沒。有。這。樣。心。思。但。是。我。心。裏。近。來。確。有。不。大。快。活。的。事。我。們。親。兄。弟。一。般。的。人。原。可。以。和。你。商。量。不。過。依。我。的。見。解。和。你。商。量。不。僅。沒。有。好。處。你。的。脾。氣。不。好。說。不。定。還。要。商。量。出。亂。子。來。我。此。刻。正。在。思。量。妥。當。的。方。法。有。了。方。法。再。和。你。說。不。遲。張。汝。祥。道。這。才。奇。了。我。跟。二。哥。十。多。年。了。何。嘗。有。過。一。次。芝。蔴。大。小。的。事。不。聽。二。哥。的。吩。咐。由。我。自。己。任。性。的。事。以。致。二。哥。怪。我。脾。氣。不。好。不。肯。利。我。商。量。鄭。時。見。張。汝。祥。發。急。連。忙。聲。辨。道。三。弟。不。要。誤。會。了。我。是。因。爲。這。事。



就和你商量也沒有用處。祇在明後日我必有辦法。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的。張汶祥見鄭時不肯說出心事也不好再說了。這夜三更時分。鄭張二人都已深入睡鄉了。忽聽得春喜敲着房門說道。請鄭姑老爺起來。有要緊的話說。鄭時從夢中驚醒開了房門。剛待問有甚麼要緊的話。春喜已走過那邊。敲張汶祥的房門去了。鄭時遂走到張汶祥房裏。祇聽春喜神色驚慌的說道。大人教我來請兩位姑老爺的人。現在內簽押房等着請兩位姑老爺。就去鄭時看春喜低着聲音說話。惟恐怕人聽得的樣子。料知不是好事。當即回房整理了身上衣服。帶着張汶祥跟隨春喜回到內簽押房來。這房是馬心儀辦機密公事之所。外人不能進去的。走到房裏一看。祇見馬心儀和施星標兩人對坐着。兩人都現出憂愁的臉色。房中擺了一桌酒席。四雙杯箸。馬心儀



見鄭張二人進房卽起身帶着一點兒笑意說道近來公事略忙些簡直沒工夫和兩位老弟談話只得在這時候胡亂弄幾樣酒菜我們大家叙一叙鄭時慌忙謙謝張汝祥心想做官人的舉動真是荒謬絕倫他一時高興就不顧人家已經睡了也得半夜三更揸門打戶的將人鬧起來春喜那鬼丫頭並做出那驚慌失色的樣子險些兒把人家的魂都嚇掉了却原來是胡亂弄了幾樣酒菜請人家來吃喝真是笑話馬心儀自己據了上座教三人分三方坐了並不用人伺候就是施星標親自提壺斟酒各人飲了幾杯馬心儀忽蹙着眉頭對鄭時說道大約二弟也猜不出我在這時分請三位到這裏來的意思世間事真教人難料方纔到了一件公文我給二弟瞧瞧就知道了說着從袖中摸出一封公文來順手遞給鄭時鄭時先看了看看封套然後抽出裏面看



了。一。遍。從。容。自。若。的。仍。舊。套。上。雙。手。奉。還。馬。心。儀。馬。心。儀。苦。着。臉。說。道。他。們。怎。麼。會。知。道。二。弟。到。了。山。東。呢。這。公。文。一。來。真。教。我。爲。難。了。素。知。道。二。弟。是。個。足。智。多。謀。的。人。所。以。特。地。請。你。來。看。這。事。應。該。如。何。對。付。我。們。自。己。人。甚。麼。話。都。好。說。用。不。着。客。氣。鄭。時。道。這。有。甚。麼。不。好。對。付。這。公。文。上。面。分。明。說。了。或。拿。着。押。解。去。四。川。以。了。如。山。積。案。或。因。路。遠。恐。怕。中。途。疎。忽。便。拿。住。就。地。正。法。好。在。我。現。在。此。地。兩。條。辦。法。聽。憑。大。哥。行。一。條。就。是。我。看。最。好。還。是。就。地。正。法。馬。心。儀。做。出。不。願。意。的。樣。子。說。道。我。若。是。這。般。存。心。也。用。不。着。請。二。弟。來。了。不。可。見。外。且。另。想。個。方。法。待。我。思。量。鄭。時。道。那。麼。就。求。大。哥。給。我。一。點。兒。盤。纏。放。我。自。尋。生。路。去。回。文。只。說。訪。查。無。着。便。了。馬。心。儀。沉。吟。了。半。晌。點。頭。道。大。概。以。用。這。方。法。對。付。爲。最。妥。當。吧。你。我。相。聚。無。多。時。了。且。多。飲。兩。杯。這。事。攔。下。不。



必談了鄭時表面做出從容樣子心裏直和刀扎一般那裏還能多飲張汝祥雖不會見着公文但聽馬鄭二人所談的話已明白不是好消息了心裏正自胡思亂想的着急也非飲酒作樂之時施星標自然也不快活當夜不歡而散張汝祥一到西花廳卽拉住鄭時問道我看那公文封套上的字好像是四川總督衙門裏來的是特地行文來拿辦我們的嗎鄭時點頭道與你無干公文上只有我一個人的姓名這一着我早幾日就想到了張汝祥驚問道公文還沒有來你就想到了嗎却爲甚麼不打算早走呢鄭時長歎了一聲道人心難測像這樣的人心世道我實在不高興再活在這世上做人了張汝祥急道二哥這話怎麼講是這般半吞半吐的簡直要把我急死了求二哥爽直些說給我聽罷不知鄭時如何回答且俟第七十七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第七十六回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七回

贈盤纏居心施毒計

追包袱無意脫樊籠

話說鄭時聽了張汝祥發急的話，翻起兩眼望着張汝祥的臉，出神了半晌，才一把挽了張汝祥的手，走出花廳，到一處僻靜所在，低聲說道：「你以為這公文果是從四川總督衙門裏來的麼？」張汝祥驚問道：「難道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嗎？」鄭時歎道：「人心難測，你祇想想你我兩人在四川的聲名，究竟誰的大些？」張汝祥道：「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知道我的人，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鄭時道：「好嗎？這公文裏面祇有我一個人的名字，你和我老四都沒有提起，老四到山東的時日比我久。」



何以四川總督就祇知道有我呢。張汝祥道：我心裏也正是這們想。然則這公文畢竟是怎麼來的呢。鄭時仍是歎氣搖頭道：人心難測。我不願意說說起來，你也嘔氣。我更嘔氣。你的性子素來不能忍耐。甚至還要鬧出很大的亂子來。張汝祥急的躁腳道：二哥簡直不把我當人了。麼。我跟二哥這們多年出生入死的也幹了不少的事。何時因性子不能忍耐鬧過事。這幾日我看二哥的神氣大異尋常。好像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樣。我幾次想問，都因二哥說旁的話岔開了。於今忽出了這樁意外的事。二哥還不肯對我實說。不是簡直不把我當人嗎。鄭時握住張汝祥的手道：你不用着急。我仔細思量。這事終不能不向你說。我悔當日不聽你的話，胡亂娶了柳氏姊妹同來，以致有今日的事。你以為馬心儀這東西是一個人麼。說出來，你不可氣忿。柳氏姊妹都被馬心



儀。這禽獸奸通了鄭時。說到這裏。覺得張汝祥的手已氣得發起抖來。即接着勸道。這事你就氣死也是白死了。且耐着性子聽我說完了。再商量對付罷。遂將那日在上房窗外所聞見的情形繼續述了一遍。道像這樣來路不正的女子。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我祇因平生好色貪淫。每遇女色就不由得糊塗不計利害了。我受報是應該的。毫不怨恨。祇可惜你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平時視女色如蛇蝎的。也爲我牽累。嘔此醜觀之氣。我心裏甚爲不安。張汝祥道。二哥何必說這樣客氣話。我仔細想來。倒不覺得嘔氣了。我與柳無儀名雖夫婦。實在和鄰居差不多。我一則因他是柳儒卿的女。他不知道我是張汝祥。不妨和我做夫妻。若將來知道了他念父仇。則夫妻成爲仇敵。我送了性命。還得遭人唾罵。若他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則這種婦人的天性涼薄。可想我



如何能認他爲妻室呢。我旣明知是這般配合的夫妻。萬不能偕老。又何必點污他的清白。以增加他忿恨之心呢。二則因我練的武藝不宜近女色。當日爲二哥與無非已結了不解之緣。使我不得不勉強遷就。然直到如今。彼此都不曾沾着皮肉。二哥前日旣勸我那些言語。大約我對無儀的情形。也可以推測得幾分了。原不過掛名的夫妻。管他貞節也好。不貞節也好。我越想越覺得犯不着嘔氣。還得勸二哥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祇思量將如何離開這禽獸下流之地。鄭時點了點頭。道：「三弟真是個有爲有守的人。愧我枉讀詩書。自謂經綸滿腹。真是一個又聾又瞎的人。你我相交十多年。到今日才知道你有這般操守。我不成了個瞎子嗎。你當日在船上說的話。我不能聽從。不是個聾子嗎。我自從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見了那種禽獸行爲之後。就無日不思量。」



離。開。此。地。祇。因。一。時。想。不。出。相。安。的。去。處。所。以。遲。疑。不。能。決。想。不。到。馬。心。儀。就。有。今。夜。這。番。舉。動。他。是。這。們。一。來。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張。汝。祥。道。原。來。的。情。形。既。是。如。此。那。麼。淫。賊。今。夜。這。番。舉。動。其。本。意。不。待。說。便。是。打。算。借。此。將。二。哥。和。我。攆。跑。所。以。剛。纔。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來。我。們。到。了。今。日。難。道。在。此。還。有。甚。麼。留。戀。祇。看。二。哥。的。意。思。就。是。這。們。不。顧。而。去。呢。還。是。想。警。戒。這。淫。賊。一。番。再。走。打。算。如。何。警。戒。他。我。都。可。以。包。辦。鄭。時。道。警。戒。他。的。舉。動。儘。可。不。必。這。種。不。體。面。的。事。我。們。極。力。掩。飾。還。恐。掩。飾。不。了。豈。可。再。鬧。出。些。花。樣。來。自。己。挑。撥。的。給。外。人。知。道。我。若。不。爲。想。顧。全。這。點。兒。體。面。早。已。離。開。這。裏。了。於。今。四。川。總。督。的。公。文。在。我。自。己。可。以。斷。定。是。假。的。而。外。人。不。明。白。這。裏。面。實。在。情。形。的。決。不。會。猜。疑。到。假。字。上。去。我。若。在。此。時。悄。悄。的。逃。走。將。來。綠。林。



中朋友必罵我不是漢子祇顧自己貪生畏死不顧結拜兄弟爲難沒有義氣張汶祥忿然說道誰還認這人面獸心的東西做結拜兄弟鄭時道這却不然你我心裏儘可不認他口裏不能向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並且我看世道人心壞到了這一步我左思右想總覺得人生在世沒有趣味我當日不殺他反和他結義並用種種方法使他的功名成就原想今日借他一點兒力量開你我一條上進之路我平生不倚靠旁人倒也轟轟烈烈的幹了半世誰知一動了倚靠旁人的念頭就沒有一件適心遂意的事了不但凡事都不順手連心思都覺不如從前靈敏了張汶祥道沒有志氣的人每遇失意的時候多喜說頹喪厭世的話二哥怎麼也說出這些話來了呢依我看來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既決計走就走他娘管甚麼人家罵不罵綠林中人巴結官府想



做官就是應該挨罵的了。我因不願意再與那人面獸心的東西見面。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且看他們這般狗男女究竟能快樂多久。鄭時搖頭道：此時已是半夜。離天明不久了。待走向那裏去休說我不能和你一樣穿簷越脊如履平地。卽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也不情願悄悄的偷走。你是與那公文無干的人。趁這時就走。倒是上策。張汶祥歎道：我若肯撇下二哥一個人逃走。豈待今日二哥既是存心要來得光明。去得正大。我也祇好聽憑二哥二人正在說話。忽聽得施星標的聲音。二哥二哥的一路從裏面叫了出來。鄭時連忙答應。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廳。祇見施星標一手擎燭。一手托着一包。似乎很沉重的東西。愁眉不展的向鄭時唉聲說道：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忽然會有這們一回事。張汶祥接聲歎了一口。



氣正待答話。鄭時原是和他握手同行的。忙緊捏了張汝祥一把。搶着答道。公文雖是這們來。好在有大哥。這般的靠山。還怕甚麼。不過累得大哥爲我的事。麻煩擔風險。我心裏終覺有些不安罷了。於今是大哥教四弟來。有甚麼話說麼。施星標一面將手中的包兒遞給鄭時。一面說道。大哥口裏雖不會說甚麼。祇是我看他的臉色神氣。也像很爲二哥。這事着急的樣子。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給二哥的。盤纏紋銀二百兩。大哥說他還有要緊的話。和二哥說。奈院裏不便說話。教二哥且到鴻興客棧裏停留半日。再走他改裝悄悄的前來相會。張汝祥忍不住問道。與其白天改裝到鴻興棧去說話。何妨。此時到這裏來。或教二哥到簽押房去呢。施星標道。三哥不知道。大哥爲這事擔着多大的干係。必然是因在這裏說話有多少不便之處。所以寧可改裝到鴻興棧去。



這些鄭時因伸手接那銀包。不曾握着。張汶祥的手聽張汶祥這們說。很着急的搶着說道。大哥思慮周密。不會有差錯的。我本當即時上去道謝。祇因此時夜已深了。大哥白天事多。恐怕擾了他的清睡。不過得託四弟轉達幾句話。公文上既祇有我一個人的名字。祇我一人避開。便可無事。家眷不宜與我同走。我並不向內人說明。我將內人寄在大哥這裏。千萬求大哥照顧。張汶祥見鄭時到這時候。還說這種言語。不由的氣忿填膺。那裏忍耐得住呢。逞口而出的說道。這何待二哥。囑託公文上。雖沒有我的名字。然三哥既不在這裏。我還在這裏做甚麼。無論去甚麼所在。我始終跟着二哥走。便了這幾句話。祇急得鄭時不知要如何掩飾。纔好。幸喜施星標爲人老實。聽不出張汶祥的語意來也。接着說道。三哥的話不錯。我家都是自家兄弟。二嫂留在這裏。何待二



哥囑託照顧呢。難道大哥還好意思不當自家的弟媳婦看待媽。張汶祥又待開口。鄭時連忙截住說道。話雖如此。我拜託總是應該拜託的。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話。請順便說三弟爲人疏散慣了。在此地打擾了這們久。於今也想到別的地方走走。不待說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這裏的。施星標道。公文裏面既沒有三哥的名字。三哥何必走甚麼咧。張汶祥道。定要公文中。有名字纔好走嗎。等到那時。祇怕已經遲了呢。鄭時惟恐張汶祥再說出甚麼話來。急將手中銀包交給張汶祥道。三弟不要說這些閒言雜語。且把這銀子收起來罷。我兩人的盤纏都在這裏。攔在你的身邊。妥當些。這們一來。才將張汶祥的話頭打斷了。好在施星標是個心粗氣浮的人。聽了也不在意。當下就回身復命去了。鄭時見施星標已去。便蹣脚埋怨張汶祥道。我的性命祇怕就斷送在你。



這些話上頭了。張汝祥吃驚問道。這話怎麼講。鄭時道。你聽人說過。強盜出於賭博。人命出於奸情的。這兩句古語。麼尋常人。和女子通奸。給女子的丈夫知道了。尙且多有謀殺親夫的舉動。何況一個官居極品。一個有罪名。可借的呢。我就處處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識破。還愁他不肯放我過去。故意發出言語來。使他知道。還了得嗎。張汝祥忿然說道。二哥。不要是這般前怕龍。後怕虎。爲人生有定時。死有定地。殺了頭。也不過一個碗大的疤。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罷。他要了二哥的命。我若不能要他的命。算我不是個人。鄭時急忙掩住他的口。說道。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說。就是爲你的性子不好。怕你胡鬧。你要知道。我們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時候。比了。便是在四川手下。有那們多兄弟。也祇能與不成才的縣府官。爲難。司道以上。就不容易惹動他了。於今。你我都



是赤手空拳。常言單絲不成綫。獨木不成林。一輕舉妄動。便是白送性命於事。無益反遭了罵名。張汶祥聽了這些話。心裏益發嘔氣。祇口裏懶得辨論。這夜二人等到天明發曉。就不動聲色的走出了巡撫部院。張汶祥道。我們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還去鴻興棧做甚麼呢。鄭時道。不然。我原是不打算偷逃。才等到今日早走。本十分容易。已到了今日。他若沒有殺害我的心思。我用不着逃走。有心殺害我。豈容我一個。人單身逃走。張汶祥沒得話說。跟着走到鴻興棧。鄭時與張汶祥商議道。我仔細想來。你我命裏於妻財子祿。都是無緣。虧得當日經營了一個紅蓮寺。從此祇好出家。不問世事。我在這裏等着你去街上買兩件隨身換洗的衣服。和長行人應帶的兩具之類。馬心儀來過之後。我們便好登程。張汶祥應着。是帶了銀兩出來。匆匆忙忙買了些東西。連同



銀兩做一個包袱細了。忽然覺得有些心驚肉跳，不敢多耽擱。回頭向鴻興棧這條街上走來，離鴻興棧還有半里遠，近陡見前面有無數的人如潮湧一般的奔來，少壯的爭先恐後，將老弱的擠倒在地。背後的人又擁上了，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踐過去，祇擠得呼號哭叫，登時顯得紛亂不堪。張汶祥看那些人面上都露出一種驚疑的神氣，心裏正想扯住一個年老些兒的人問他們爲甚麼這般驚慌逃跑。那些人跑的真快，一霎眼就擦到跟前來了。張汶祥向旁邊一閃，打算讓在前的幾個少壯男子衝過去，再扯住年老的問話。誰知這一閃，却閃壞了腳，還不曾踏穩，猛覺有一個人向胳膊上撞來。這一下撞的，不輕祇撞得張汶祥頭腦一昏，被撞的胳膊痛的與挨了一鐵鎚相似，兩腳便站立不住，一翻身就栽倒了。張汶祥心想：這東西好厲害，那來的這們大的氣。



力。竟。能。將。我。撞。成。這。個。樣。子。會。武。藝。的。人。畢。竟。不。同。便。是。躺。下。了。也。比。尋。常。人。起。來。得。快。些。張。汝。祥。正。待。奮。身。躍。起。就。覺。有。人。將。他。的。胳膊。挽。住。往。上。一。提。說。道。對。不。起。對。不。起。張。汝。祥。乘。勢。跳。起。身。看。時。彷彿。是。很。面。熟。的。一。個。人。已。撇。開。手。上。前。擠。去。了。張。汝。祥。陡。覺。背。上。輕。了。反。手。一。摸。不。見。了。包袱。不。由。得。着。驚。暗。想。道。難。道。連。纏。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麼。再。回。頭。向。地。下。尋。找。那。裏。有。甚。麼。包袱。呢。隨。口。罵。道。將。我。撞。倒。的。那。個。東。西。一。定。是。個。剪。絡。的。賊。怪。道。他。那。們。重。的。撞。我。一。下。原。來。是。有。意。來。偷。我。包袱。的。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盤。纏。由。你。偷。去。了。就。是。嗎。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提。了。起。來。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一。面。罵。着。一。面。不。遲。疑。的。折。身。追。趕。喜。得。那。人。還。走。得。不。遠。分。明。看。見。他。一。手。提。了。那。包袱。向。前。跑。幾。步。又。回。頭。望。望。好。像。看。失。包袱。的。追。



來。沒。有。追。來。的。神。氣。祇。是。張。汝。祥。走。街。邊。追。趕。那。人。祇。回。頭。看。街。心。的。人。眼。光。不。曾。落。到。張。汝。祥。身。上。張。汝。祥。氣。得。胸。脯。幾。乎。破。裂。了。暗。罵。你。這。不。睜。眼。的。小。賊。怎。麼。剪。絡。會。剪。到。我。身。上。來。了。呢。緊。追。了。幾。步。忍。不。住。旋。追。旋。喊。道。哇。你。搶。了。我。的。包。袱。打。算。跑。得。那。裏。去。你。若。是。知。趣。的。趕。緊。退。還。我。沒。事。定。要。我。追。上。就。休。怪。我。不。饒。你。啊。張。汝。祥。不。是。這。們。喊。倒。也。罷。了。那。人。跑。得。並。不。快。且。不。斷。的。回。頭。要。追。上。還。容。易。些。這。幾。句。話。一。喊。出。來。那。人。聽。得。回。頭。望。張。汝。祥。一。眼。兩。脚。登。時。和。打。鼓。的。一。樣。急。急。的。跑。起。來。了。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暢。所。欲。跑。邊。跑。邊。將。包。袱。照。樣。纏。在。背。上。這。種。氣。教。張。汝。祥。如。何。能。受。也。就。盡。力。量。追。上。去。兩。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風。頃。刻。便。追。到。了。城。外。張。汝。祥。祇。是。追。趕。不。上。又。追。趕。了。一。會。看。見。前。面。有。一。個。廟。宇。張。汝。祥。心。裏。才。忽。然。想。起。來。了。



原來。這。個。搶。包。袱。的。人。便。是。那。日。在。街。上。遇。見。用。胸。膛。抵。住。騾。車。不。許。過。去。的。異。人。因。那。日。這。人。的。酒。已。喝。得。醅。酊。大。醉。神。情。態。度。與。今。日。大。不。相。同。所。以。見。面。但。覺。面。熟。加。以。心。中。有。事。一。時。竟。想。不。起。來。此。時。看。見。了。關。帝。廟。纔。將。那。日。的。事。觸。發。了。張。汝。祥。既。想。起。了。搶。包。袱。的。就。是。那。異。人。心。裏。倒。不。着。急。了。也。不。覺。氣。忿。了。因。爲。料。想。有。這。般。大。本。領。的。人。決。不。至。存。心。搶。人。的。包。袱。是。這。般。舉。動。必。有。原。故。再。看。這。人。果。然。背。着。包。袱。跑。進。關。帝。廟。裏。去。了。張。汝。祥。跟。進。廟。門。祇。見。這。人。已。將。包。袱。就。廟。門。旁。邊。的。地。下。打。開。來。取。了。一。件。新。買。的。衣。披。在。身。上。一。搖。一。擺。的。低。頭。打。量。稱。身。與。否。見。張。汝。祥。走。來。也。不。理。會。張。汝。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遇。了。這。種。異。人。自。然。不。敢。怠。慢。當。卽。上。前。作。了。個。揖。說。道。前。日。從。某。處。追。隨。老。丈。到。這。裏。原。是。要。聽。候。指。教。的。因。不。敢。擾。了。老。丈。的。酣。睡。



以爲在別處盤桓一會再來。老丈必已睡足了。誰知在別處略耽擱了。些時回頭來。老丈又已酒醒出去了。今日難得老丈肯這們賞臉。特地把我引到這裏來。請問有甚麼見教之處。這人抬頭看了看張汝祥。做出不認識的樣子說道。你認識我嗎。你既認識我。怎麼罵我是剪絡的小賊呢。張汝祥笑道。那是我的兩隻肉眼不爭氣。因爲與老丈就近的時候太少。突然於無意中遇着。一時想不起來。請問老丈剛纔那許多人爲甚麼那們驚慌逃跑。這人說道。我也弄不清楚。我有一個朋友。初到山東來。寄寓在鴻興客棧裏。我前幾日去訪了幾次。都因去的時候太晏。我那朋友出門拜客去了。今日祇得早些起牀。等城門一開。就到鴻興客棧去。纔和我那朋友會了面。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彼此談論得非常高興。忽聽得隔壁房間裏人聲嘈雜。滿客棧都震動了。



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麼事不看猶可看時真險些兒把我嚇死了原來擠滿了一客棧的兵刀槍眩目威勢逼人就在隔壁房間裏據說捉拿江洋大盜一會兒便拖出一個人來了我看那裏像一個江洋大盜分明是一個很儒雅很漂亮的斯文人拖出來連話都沒問一句祇怕姓名還不會問明白就在客棧門口殺了殺了那個斯文人也罷忽然那些兵又說逃了一個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間裏搜查是這般拿了不問情由的就殺你說誰不害怕自然一個個都向外面逃跑一半兵在客棧裏搜查一半兵跟着逃跑的客追出來過路的人不知道甚麼事也嚇得亂跑我怕的最厲害所以跑的最快不提防把你撞倒了臨時見財起意取了你這包袱誰知你這們小氣拚命跟着追趕張汶祥知道事情不妙心裏和刀割一般的難過表面上仍極力鎮靜着問



道。老。丈。可。曾。打。聽。殺。的。那。個。江。洋。大。盜。姓。甚。麼。這。人。搖。頭。道。殺。的。人。那。裏。是。江。洋。大。盜。是。鴻。興。棧。住。的。熟。客。和。現。在。山。東。的。馬。撫。台。是。親。戚。姓。甚。名。誰。雖。不。知。道。祇。是。大。家。都。因。他。確。實。是。一。個。斯。文。人。料。定。他。死。得。很。冤。枉。張。汶。祥。聽。到。這。裏。臉。上。不。由。得。已。急。變。了。顏。色。兩。眼。同。時。忍。不。住。流。下。淚。來。這。人。做。出。驚。異。的。樣。子。問。道。難。道。殺。死。的。是。你。朋。友。嗎。要。你。哭。些。甚。麼。張。汶。祥。明。知。這。人。是。個。有。來。歷。的。其。所。以。有。這。番。搶。包。袱。的。舉。動。是。恐。怕。他。回。鴻。興。棧。去。自。投。羅。網。有。意。是。這。般。將。他。引。出。城。外。來。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便。不。再。隱。瞞。了。隨。卽。向。這。人。跪。下。說。道。我。早。知。你。老。人。家。是。個。異。人。這。番。救。我。的。盛。意。我。也。明。白。了。你。老。人。家。既。能。是。這。般。救。我。和。我。鄭。二。哥。在。督。撫。衙。門。裏。面。的。事。不。待。說。是。瞭。如。觀。火。的。了。於。今。我。鄭。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獸。心。的。淫。賊。手。裏。我。惟。有。



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條報仇的路。我的性命可以不要。這仇卻不可不報。這人忙伸手將張汝祥扶起來說道。淚眼婆娑的跪在地下。若給到這廟裏來燒香的人看見了。像甚麼模樣。張汝祥立起身來說道。我一則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二則因報仇心切。非求你老人家指引。恐難如願。所以不覺得跪下來了。喜得此地離城已遠。行人稀少。敢先請示尊姓大名。再述我和鄭二哥來山東的履歷。給你老人家聽。這人冷冷的笑道。你毋須告訴履歷。我也毋須通報姓名。那鄭時枉擔了半世英雄之名。自謂經綸滿腹。原來也不過是一個好色之徒。將仇人的女騙做老婆。到今日纔身首異處。我已嫌他死的太遲了。你還提甚麼報仇的話。張汝祥聽了心中好生不快。若在平日見尋常人。這般批評鄭時。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臉了。此時因知道這人本領比他



自己高。又是曾救他性命的不敢不耐住性子。說道話是不錯。我鄭二
哥好色貪淫。確有應得之罪。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應該。是這們不明不
白的死在忘恩負義的馬心儀手裏。如果是明正典刑。死於王章國法。
我有甚麼話可說呢。我報仇之念已決。至死不悔。這人忽然現出欣笑
的樣子來說道。名不虛傳。果是好一個義烈漢子。這裏爲來廟燒香的
必經之地。不便談話。你將包袱拾奪好了。隨我到僻靜地方商量去。旋
說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脫下。交給張汝祥。張汝祥心裏也就安慰了。
許多說道。這衣我原是買給我鄭二哥穿的。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何
不就將他穿上。這人笑着搖頭。不做聲。張汝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着
的意思。遂不多說。細好了包袱。仍舊馱在背上。跟隨這人走出關帝廟。
到附近一個樹林茂密的山裏。各自就石頭上坐下來。這人先開口說。



道你決心替你鄭二哥報仇。自是義烈漢子。所應當有的舉動。不過你的力量有限。這仇祇怕你一時報不了。張汝祥道尋常的仇恨。便得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報得了。至於兄弟之仇。是顧不了許多的。那怕因報仇送了性命。我也甘心瞑目。毫無怨悔。並且我看馬心儀那淫賊。除了官高勢大之外。一點兒能為沒有我的本領。果是不濟。但自問對付那淫賊。還勉強能對付得下。我祇要報了仇。便已完了心願。也不想在那人世苟且偷生了。說時氣忿填膺的樣子。兩眼火也似的發赤。這人搖着手從容說道。這些話不待你說。我是早已知道的。你報了仇。再死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沒有怨悔。祇是若你的仇還不曾報得。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你不甘心。瞑目不瞑目呢。張汝祥道。我在淫賊衙門裏住的時候。已不少了。淫賊固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就是



滿。衙。門。的。上。下。人。等。也。不。見。一。個。稍。有。能。爲。的。人。衙。門。裏。的。路。徑。門。窗。
我。都。熟。悉。我。逆。料。取。這。淫。賊。的。性。命。如。探。囊。取。物。這。人。笑。道。談。何。容。易。
真。是。一。相。情。願。的。話。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護。那。淫。賊。的。人。本。領。比。
你。高。強。十。倍。麼。張。汝。祥。不。由。得。露。出。驚。疑。的。神。氣。問。道。是。甚。麼。人。在。暗。
中。保。護。他。像。這。樣。的。衣。冠。禽。獸。有。大。本。領。的。人。爲。甚。麼。不。殺。他。反。在。暗。
中。保。護。他。也。就。太。不。分。皂。白。了。這。人。道。各。自。有。各。自。的。交。情。不。能。一。概。
而。論。卽。如。那。個。鄭。時。據。我。們。看。來。不。過。是。一。個。貪。財。好。色。之。徒。這。回。被。
殺。得。一。點。兒。不。委。屈。而。你。却。不。顧。性。命。的。要。替。他。報。仇。若。旁。人。也。和。你。
剛。纔。這。一。般。的。議。論。不。要。罵。你。太。不。分。皂。白。嗎。究。竟。在。這。裏。暗。中。保。
護。那。淫。賊。的。是。誰。呢。我。不。妨。說。給。你。聽。這。其。間。有。一。段。因。緣。不。僅。你。住。
在。衙。門。裏。的。不。知。道。就。是。馬。心。儀。本。人。也。不。知。道。並。且。連。在。暗。中。身。任。



保護馬心儀的人都不知道。張汝祥道：「這就奇了。既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人微微的點頭道：「自然有知道的人。我說出來，你就明白了。」馬心儀的母親從小就歡喜齋僧拜佛，而馬心儀的父親却是一個毀僧罵道的人。這日忽有一個年約二十零歲的尼姑來馬家化緣。馬心儀的父親不在家，他母親因這尼姑生得端莊齊整，說話很有道理，就留在家中攀談。不料一時天變，雷雨交作，尼姑不能作辭。他母親便留歇宿，想不到馬心儀的父親回來，見尼姑生得貌美，頓時起了邪念。半夜偷到尼姑睡的地方，想勒逼成奸。那尼姑正在危急的時候，虧得馬心儀的母親來了，夫妻大吵了一場。他母親將私蓄布施給那尼姑，親自陪尼姑坐到天明，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節操。那尼姑是誰呢？在當時沒有名頭，無人知道，就是於今人人欽仰的沈棲霞。



師傅沈棲霞因那回在馬家受了侮辱險些兒失身匪人遂自恨身體孱弱沒力量抵禦侵凌一轉念之間便決心訪師學道到現在修煉了五六十年已是神通廣大法力無邊了事情雖隔了五六十年然沈棲霞總覺得受了馬心儀母親解圍和布施的好處應該報答無奈沒有機緣直到現在他纔推算得是報答的機會到了特地打發他在襄陽柳仙村收的兩個男徒弟到此地來暗中保護馬心儀他這兩個徒弟的道法雖不算高強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尋常人無論有多大的能耐也休想敵得過他張汶祥問道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紀了麼其中是不是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這人點頭道兩個的年紀差不多都祇二十多歲你怎麼知道的張汶祥將日前遇着挑豆腐擔少年打狗的話說了這人笑道你自問是他的對手麼你所見的這個



年紀比那個略小些。本領也還不及那個。兩人每夜輪流值守在馬心儀左右。豈容你去尋仇報復。張汝祥詫異道。這就奇了。馬心儀今日纔殺我鄭二哥。我因他殺了我鄭二哥。纔存心報仇。這是頃刻間的事。如何沈棲霞師傅早已打發人前來保護呢。這人笑道。這倒毋須驚訝。我既受人委託前來。略盡人事。祇得老實說給你聽。你於今雖不認識我。我在幾年前。却久已認識你了。我這番是受了你師傅無垢和尚的託付。特地前來救你的。就因知道你在激於義憤的時候。必不顧利害。去尋馬心儀報復。沈師傅的兩個徒弟。祇知道保護馬心儀。他們並不明白。你爲的是甚麼。一回事。你是這般把一條命送在他們手裏。豈不冤枉。張汝祥忽然立起身來說道。你老人家不是孫耀庭師叔嗎。這人點頭笑道。你怎麼知道的。張汝祥連忙叩頭下去說道。我時常聽得我師



傅說孫師叔的神通了。得祇恨我每次到紅蓮寺總是來急去忙。並且多在夜間因此無緣拜見我師傅在紅蓮寺不大與外人交結。祇和孫師叔有些往來。而聽你老人家說話又是瀏陽口音。所以你老人家說出受了我師傅託付的話。就知道必是孫耀庭師叔無疑。著書的寫到這裏。又得趁這當兒將這個孫耀庭的來歷敘述一番了。說起這個孫耀庭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俠。他是瀏陽縣人。因小時候生了一滿頭的癩瘡。瀏陽人都叫他孫癩子。他的歷史若說給一般富於科學頭腦的人聽。不待說必叱爲完全荒謬。就是在下是箇極端相信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的人。當日聽人傳說孫耀庭歷史的時候。心裏也覺得好像是無稽之談。直到後來閱曆漸多。纔知道孫癩子的事絕對不荒謬。而拿極幼稚的科學頭腦去臆斷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爲荒謬的那纔



是。真。荒。謬。閑。話。少。說。却。說。孫。癩。子。生。長。在。瀏。陽。一。個。極。貧。苦。的。人。家。當。他。十。歲。的。時。分。瀏。陽。地。方。遭。瘟。疫。孫。癩。子。的。父。母。同。時。染。疫。死。了。祇。丟。下。一。個。伶。仃。孤。苦。的。孫。癩。子。吃。沒。得。吃。穿。沒。得。穿。還。虧。了。地。方。上。人。湊。了。些。錢。將。孫。癩。子。父。母。的。屍。安。葬。了。孫。癩。子。長。着。一。頭。的。癩。瘡。齷。齷。得。臭。不。可。近。也。沒。人。理。會。他。他。父。母。在。日。建。築。的。兩。間。茅。屋。不。須。多。少。時。日。不。修。補。便。不。能。住。人。了。孫。癩。子。也。懶。得。在。茅。屋。裏。居。住。白。天。到。鄉。村。人。家。乞。食。夜。間。或。是。靈。官。廟。或。是。土。地。堂。隨。處。找。一。個。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是。這。般。流。落。了。兩。年。他。有。十。二。歲。了。一。日。乞。食。到。一。處。大。作。田。人。家。那。家。主。問。了。問。孫。癩。子。的。身。世。便。向。孫。癩。子。道。你。願。意。討。飯。嗎。孫。癩。子。道。誰。願。意。討。飯。沒。有。家。沒。有。飯。吃。不。流。落。討。飯。有。甚。麼。法。子。養。活。這。條。性。命。呢。那。家。主。道。我。留。你。在。我。家。住。着。給。飯。你。吃。給。衣。你。穿。祇。要。



你替我家看牛好麼。孫癩子喜道。那還有甚麼不好。從此孫癩子就在這人家看牛。這人家養了七八頭耕牛。一個人照顧不了。往往跑到別人家田裏園裏吃禾吃菜。所以加上孫癩子照顧。孫癩子每日騎在水牛背上去山裏吃草。不愁穿。不愁吃。倒很逍遙自在。誰知這種安閑茶飯。還吃不到半年。這日忽然出了亂子了。農家放牛。每日照例早起。一次黃昏時候。一次這日黃昏時分。孫癩子牽牛吃好了水草。照例騎在牛背上。緩緩歸家。還有一箇年老同看牛的人。也騎着牛。跟在後面。走一行七八頭牛。不知怎的。祇孫癩子騎的這頭。忽然和癩狂了的一般。兩耳朝天。一豎四腳。騰空的跳了幾跳。跳得孫癩子幾乎滾下牛背。幸虧他一响騎牛騎慣了。兩腿能夾持得住。然也嚇得甚麼似的。連忙將身體伏在牛背上。兩手緊緊的抓住兩把牛毛口裏連聲叫那同看牛。



的。過。來。將。牛。牽。住。那。同。看。牛。的。也。覺。得。這。牛。跳。的。奇。怪。剛。翻。身。下。牛。背。
正。待。跑。過。去。搶。住。牛。鼻。不。提。防。這。牛。猛。然。一。轉。身。放。開。四。蹄。便。跑。把。跟。
在。後。面。走。的。幾。條。牛。都。衝。得。翻。的。翻。跌。的。跌。同。看。牛。的。那。裏。肯。捨。慌。忙。
將。這。幾。頭。牛。的。繩。索。就。路。旁。一。顆。樹。上。繫。好。了。盡。力。追。趕。上。去。這。時。天。
色。還。不。曾。昏。黑。眼。看。着。那。牛。馱。了。孫。癩。子。比。加。鞭。的。馬。還。快。頭。也。不。回。
的。直。向。前。跑。並。聽。得。孫。癩。子。在。牛。背。上。驚。慌。亂。叫。看。牛。的。追。了。一。會。那。
裏。追。得。上。心。裏。又。惦。記。這。幾。頭。牛。恐。怕。被。壞。人。趕。現。成。的。牽。了。去。祇。得。
停。步。回。頭。喜。得。沒。人。經。過。繫。在。樹。上。的。牛。沒。有。走。失。急。急。的。牽。回。家。報。
告。家。主。作。田。人。家。的。牛。看。得。何。等。重。大。豈。肯。聽。其。跑。失。當。即。派。了。好。幾。
個。壯。健。漢。子。照。着。去。路。追。趕。追。了。十。來。里。天。色。已。經。昏。黑。了。簡。直。沒。追。
見。那。牛。的。踪。影。偶。然。遇。着。兩。三。個。行。人。向。他。們。打。聽。却。都。說。不。曾。看。見。



有牛跑過直追尋到半夜纔隱隱聽得前面有牛蹄踏在沙地上的響聲趕上去看時果是一個人牽了一條水牛在路上走追的人一見那條牛就認得出是自家的但是牽牛的人不是孫癩子是一箇地方上的無賴平日偷扒搶竊無所不來的追的人既遇着了自家的牛自然上前認賊無賴子爭執了一會見這邊人多料知鬥不過祇得罷休追的人還抓住他要孫癩子他纔急得嚷道你們不要太趕着人欺負了我今夜在楓樹舖的飯店裏賭錢輸得精光正自沒好氣的走出來打算想法子弄幾個錢回頭去撈本還沒走到半里路就見這畜牲攔在路上睡着倒把我嚇了一大跳不知是甚麼野獸仔細看出是一條牛又沒人看管以爲是天賜我的賭本待牽回家去明早好趕到縣城裏變賣你們既是失了牛我也知道本來大路上那有牛檢還給你們便



了。你們倒抓住。我要甚麼。孫癩子。我知道。孫癩子。是誰。不是趕人欺負。嗎。追的人。祇要追着了牛。兒。不見孫癩子。是沒人拿着當一回事的。當夜。將牛牽了回家。次早。看這牛。睡着不能起來。原來四隻牛蹄。都磨見了。肉鮮血淋漓的。不能走動了。將養了半個月才好。而這半個月。並不見孫癩子回來。這家主。也曾派人尋找了一會。沒有着落。大家都以為。常水牛發狂奔跑的時候。孫癩子在牛背上坐不牢。穩滾下深山岩谷中。跌死了。那知道。事出人意料之外。孫癩子緊伏在牛背上。初時尙極力叫喚。想同看牛的。追來。將牛制住。後來見牛越跑越快。祇覺兩旁山樹如流水一般的。後退。兩耳風聲大作。張眼望着地下。就覺頭目昏眩。祇好緊閉兩眼。聽憑牛跑。約莫跑了一個時辰。耳裏風聲才息。彷彿牛背也停了。搖動方敢張開眼看。牛果然停了步。正在低頭嚼草。看天色。



雖已迷茫，尙能看出四圍山勢。原來已身在亂山叢中，乃是平生所未曾到過的所在。祇得從容爬下牛背來，指着牛頭罵道：「你這孽畜，無端發暴，把我馱到這地方來了。還不知道已離家有幾里路了。看今夜如何回去，依得我的性子，恨不得折下樹枝來痛打你一頓。」孫癩子邊罵邊舉手在牛頭上敲了一下，祇敲得這牛又像發了狂的兩耳，又朝天豎起來，四脚又騰空跳了幾跳，掉轉身往山下就跑。孫癩子心想：失了牛回家，必受處分。一面跟着追，一面口作看牛人招牛的呼聲。平時牛聽了這種呼聲，縱不跑近前來，也得立着不動。此時的牛簡直不理會轉眼，就跑得不見了。孫癩子祇急得一路哭泣，一路到各處樹林中尋找。趁着星月之光，尋了半夜，肚中也饑餓了，身體也疲乏了。耳內聽得四山都是狼嗥虎嘯的聲音，祇不見那牛的影子。自料在這黑夜



是尋不着的了。仰看天色像個快要下雨的樣子。心想若在這時分下起雨來。我沒有地方避雨。怎生是好。回頭看身邊有一個石岩。岩下是空虛的好像可以藏身。遂伏下身子。爬進石岩。漆也似的黑暗一些兒。不看見。祇覺得身體伏的所在。很光滑。頃刻之間。就聽得岩外的雨聲。滴瀝愈下愈大了。接着雷電交作。電光閃處。照得岩下通明。才知道這岩不僅能藏伏一個人的身體。裏面還有很多餘地。不一會覺得伏的所在。有水透過來了。孫癩子要避開這水。惟有將身體漸向岩裏移動。越移到裏面。越覺寬大。反手去摸上頭。沒有擋手的東西。就坐了起來。再伸手去摸。還是空的。竟能立起身行走。心想這地方實在奇怪。怎麼石岩之下會有這們寬大的空洞呢。是生成的嗎。還是人鑿成的。咧。若是人鑿成的。裏面必有人居住。我何不再摸到裏面去看。究竟有多大。



是不是有人住在裏面。心裏這們想着。就伸起兩手。再向裏面摸去。彎彎曲曲。高高低低的。約有一里遠。近陡見前面有白光射出來。孫癩子看了。喜道。果然是人鑿成的。裏面有人住着。我可以去向他們討些飯充饑。隨即朝着白光走去。沒幾步。就見一處方形的地方。彷彿是一間石室。正中安放一張石床。床上盤膝端坐一個寬袍大袖的老頭。垂眉合目的。像是睡着了。再看室中的四圍。上下並沒有燈火。也沒有窗戶。朝着外面。看不出白光從甚麼地方發出來的。細看近石床的所在。光比遠處大些。石床底下。依然黑暗。孫癩子暗忖道。怎麼祇有這們一個老頭。坐在這裏。我不管他就是他一個人。他總得吃飯。我已有半年沒開口向人家討飯了。何不叫一聲試試看。遂即使出他平日討飯的口腔。來叫了一聲。這一聲叫出。祇見老頭慢慢的張開眼來。望着孫癩



江湖奇俠傳 第七十七回

一七九六

子。微。微。的。點。了。點。頭。含。笑。伸。手。向。孫。癩。子。招。了。一。招。孫。癩。子。身。不。由。已。
的。如。被。人。推。着。脚。不。點。地。就。到。了。石。床。跟。前。不。知。老。頭。是。誰。如。何。對。付。
孫。癩。子。且。俟。第。七。十。八。回。再。寫。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七十八回 峨嵋山孫癩子學道 瀏陽縣鄧法官逞能

話說孫耀庭脚不點地的到了石床跟前。祇見老頭從袖中摸出一個燒餅模樣的東西來遞給他道。我這裏沒有飯討。你肚子饑了。就吃了這個餅罷。孫癩子雙手接着吃下肚去。登時。不。但。不。覺。得。肚。中。饑。餓。並且分外精神了。當即聽老頭問道。你這小叫化是從那裏來的。如何會跑到我這洞裏來討飯。孫癩子答道。我是看牛的。不是討飯的。我騎在牛背上正待回家。走到半路上。牛忽然如發了狂一般的回頭飛跑。直跑到這山上纔停住。天又下起雨來。我爲避雨。就爬進這裏面來了。老



頭問道。你在誰家看牛。孫癩子說了那家主的姓氏和小地名。老頭似乎不懂得。的。又問道。你那地方歸那縣那府管轄。孫癩子答道。歸瀏陽縣管轄。老頭現出沉吟的神氣。說道。瀏陽縣不是在湖南長沙府境內嗎。此去至少也有一千里路程。如何就跑到這裏來了。說時。伸手撫摸着孫癩子的頭頂。揣骨看相似的。揣了一會。用中指按着腦後的一根骨。說道。原來你頭上有這根仙骨。有求仙訪道的緣分。我這洞裏便是有道之士。也不容易進來。你此來自非偶然的事。你年紀小。大約也不知道這裏是甚麼所在。這山是天下有名的四川峨嵋山。凡是修道之士。每年必借着朝峨嵋來此聚會一次。非有大本領的不能進這洞府。你的緣分不淺。就在這裏住着罷。等到有機緣再送你回家鄉去。孫癩子平日腦筋是糊裏糊塗的。自吃下那個餅子。忽然明白了。自然知道。



跪下去。拜求老頭收他做徒弟。老頭也就欣然應允。從此孫癩子便從這老頭學道。纔知道滿室的白光就是從老頭身上發出來的。老頭傳他修煉的方法。他很容易領悟。洞裏四時皆是春和氣候。不冷不熱。老頭除了傳授孫癩子修煉方術之外。終日祇靜坐在石床上。不言語。不飲食。每日從袖中取出兩個燒餅給孫癩子吃。也不知道餅從何來。口渴了。就房中石壁上有一個小窟窿。是用木頭塞住的。拔出木塞。卽有一綫極清冽的泉水流出來。可用手捧着止渴。在這裏面。不但不知道冬夏。並不知道晝夜。老頭吩咐他。每到房中。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不可胡亂走動。祇許閉目靜坐。依照傳授的方法。修煉初時。孫癩子並不知道。何以房中會忽然漆黑。遵着老頭吩咐的那裏。敢亂動一下。好在老頭傳他修煉的方法。正是要坐着不動的。房裏光明的時候。心



思。不。容。易。寧。靜。倒。不。如。漆。黑。的。好。做。工。夫。是。這。般。的。在。洞。中。修。煉。也。不。覺。的。經。過。了。多。少。時。日。祇。記。得。有。無。數。修。道。的。人。曾。來。洞。裏。聚。會。過。四。次。聚。會。時。所。談。論。的。言。語。孫。癩。子。聽。了。都。摸。不。着。頭。腦。來。時。沒。人。從。洞。口。走。進。散。時。也。沒。人。從。洞。口。走。出。一。個。個。都。是。雲。霧。眼。就。不。看。見。了。直。到。第。四。次。聚。會。時。老。頭。纔。教。孫。癩。子。拜。見。那。些。修。道。的。人。告。知。他。某。個。某。個。的。名。姓。孫。癩。子。自。會。着。許。多。同。道。的。人。也。纔。知。道。這。老。頭。叫。做。畢。南。山。祖。師。已。曾。經。屍。解。過。七。次。了。爲。當。時。劍。仙。中。資。格。最。老。本。領。最。大。的。一。個。童。身。修。煉。比。破。了。身。的。容。易。畢。南。山。曾。對。孫。癩。子。說。過。每。年。聚。會。一。次。的。話。孫。癩。子。經。過。四。次。聚。會。是。已。修。煉。過。四。年。了。這。時。孫。癩。子。的。工。夫。也。就。不。甚。淺。薄。了。漸。漸。知。道。房。中。忽。然。漆。黑。的。緣。故。是。因。畢。祖。師。每。夜。在。亥。子。相。交。的。時。候。必。到。山。頂。最。高。之。處。修。煉。到。日。出。纔。回。洞。



不過不知道修煉的是甚麼道法。孫癩子靜極思動，要求每夜同到山頂上去。畢南山道：「你要同去不難，但是非傳給你幾種防身禦侮的法術，冒昧出洞，難保不受驚嚇。」當下就傳授了幾種法術給孫癩子。法術確是不可思議的東西，祇要得了真傳，頃刻之間便能自由使用。與學會了多年的並無分別。孫癩子既學會了法術，這夜便能跟着他師傅到峨嵋山頂上。他存心要看師傅在山頂如何修煉。這夜銀河高掛，月色空明。孫癩子已有四年未見天日了。此時見了這般清秋景物，心裏說不出的高興。正要借月色看看四山形勢，祇見師傅右手仗劍，左手捏訣，劍尖向空一繞，口中念念有詞。登時劍尖上射出一線白煙，來越射越遠，在空中凝而不散。轉眼之間，白煙就變成了一天濃霧，整整的籠罩了這座峨嵋山頂。星月之光都黯然無所見了。孫癩子低頭看自



身與在洞中一樣。真是伸手不見五指。忽覺眼前有光一閃。急朝光處看時。原來是從他師傅的頭頂上射出光來。這一道光直衝霄漢。濃霧被衝開了一個圓洞。月光即從圓洞中照在他師傅身上。彷彿是在房子裏開了個天窗。由天窗裏射進來的月色從頭頂射上去的那道光與月光融合已分不出誰是月誰是光了。他師傅從容盤膝坐在一塊石上也和坐在洞中石床上一樣。閉目垂眉不言不動。孫癩子見山頂都爲濃霧所罩。不辨高低路徑。不敢走動。料知師傅一時是不會回洞去的。遂也就他師傅身旁坐下來。自做工夫。直到月影西斜。他師傅纔收了一天濃霧。帶他回洞。第二夜又帶他出來。是這般在山頂上又修煉了幾個月。他師傅漸漸的許他白日出洞外玩耍了。這夜他跟着他師傅在山頂上起霧。剛將山頂照例的籠罩了。耳裏忽隱約聽得有一



下鐘聲那聲音悠揚清遠孫癩子知道山下有寺估量這鐘聲必是從寺裏發出來的毫不在意誰知那鐘聲過去濃霧頓時沒有了正自覺得奇怪看師傅也似乎現出很驚疑的神氣纔收劍盤膝坐好又立起身來重新作法這回的霧比平常來得更濃厚一剎時就彌漫了山頂接着又聽得一下鐘響說也奇怪鐘聲過去又是天清地白濃霧全消了孫癩子看師傅的神情好像有些着慌的樣子忍不住說道師傅我聽得出這鐘聲是伏虎寺裏發出來的一定是伏虎寺的禿驢知道師傅在這裏起霧有意和師傅鬥法的師傅何不就到伏虎寺去尋那禿驢算賬看他有多少的本領敢來找師傅鬥法畢南山聽了搖頭不做聲將指頭捏算了一會說道卦象和平不是有人和我鬥法說話時鐘聲又響了畢南山點頭道這是伏虎寺裏撞幽冥鐘祇好讓他撞過了



再說孫癩子心裏不明白何以伏虎寺裏撞幽冥鐘。山頂上會作不起霧。見師傅已閉目凝神。坐着不敢追問。仍疑惑是和尙有意爲難。直坐到子時過後。幽冥鐘停歇了。畢南山方起身作霧。照常修煉。從這夜起。寺裏每夜撞幽冥鐘。畢南山就每夜須等到鐘聲過後。纔能修煉。孫癩子實在納悶不過。這日趁白天走出洞來。逕到伏虎寺找當家和尙說話。這時伏虎寺的當家和尙了空。雖是一個有道的。好和尙。祇是並沒有神通法術。孫癩子走進伏虎寺。見一個小沙彌正在殿上燒香。他也不知道甚麼禮節客氣。卽哇了一聲說道。你們當家和尙是那個。快去叫他出來。我有話說。小沙彌倒吃了一驚。回頭看是一個癩頭叫化。便也沒好氣的答道。你是那裏來的。爛叫化臭叫化。敢到這裏來。吆喝撒野。還不給我滾出去。孫癩子大怒道。你這小禿驢罵我嗎。我且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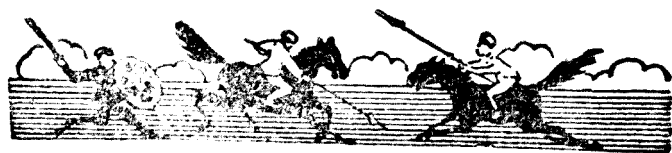
了你。再和你當家的禿驢算賬。孫癩子在洞裏雖是不會練武。然由修道得來的武藝。比從一切拳教師所練的武藝都高強得多。外強中乾的小沙彌那裏是他的對手。祇一隻手捏住小沙彌的胳膊。輕輕一提。就提得雙腳離地。往地下一放。就倒在地下。不能轉動。祇知道張開喉嚨。哎呀。哎呀的叫痛。這一叫。叫得裏面的了空和尚聽見了。連忙出來問甚麼事。孫癩子正指着小沙彌罵道。你若再不去把你們的當家和尙叫出來。我止三拳兩腳就取了你的狗命了。空和尚一路念着阿彌陀佛。走近孫癩子跟前。合掌當胸說道。小徒有甚麼事。開罪了施主。求施主念在他年紀小。寬恕他這一遭。若是不能寬恕。就請將事由說給老僧聽。老僧自當懲辦他。孫癩子見了空。這們溫和客氣。倒覺不好。再惡狠狠的說話了。祇得按下一肚皮怒氣。掉轉臉將了空打量了幾眼。



見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和尚。慈眉善目。滿面春風。不由得也用很和緩的聲口。手指小沙彌說道。我到這寺裏來。並不是找他說話。祇因有事。特來會會這裏的當家師。叵耐他。不但不肯替我傳話。反開口就罵我。爛叫化臭叫化。我是個多年在山中修道的人。沒閑工夫在衣服上講究。他不應該見我身上衣服不好。便罵我叫我滾出去。此時小沙彌已爬起身來。辯道。我爲甚麼先開口罵你。你自己不講理。沒名沒姓的。向我吆喝。開口就要我把當家和尚叫出來。誰是你家的當差。誰吃了你的飯。要聽你的叫喚。這幾句話說得孫癩子惱羞成怒。又待發作了。了空卽向小沙彌叱道。不許多話。進去罷。隨卽又對孫癩子合掌道。小徒不懂事。老僧自會責備他。請問施主要找老僧有何見教。請進裏面來坐着好說話。了空當將孫癩子引到一間客室裏坐下。孫癩子說道。



我。此。來。不。爲。別。事。就。爲。每。夜。跟。我。師。傅。在。山。頂。上。修。道。親。耳。聽。得。你。這。寺。裏。打。鐘。使。我。師。傅。的。霧。作。不。起。來。以。致。我。師。傅。每。夜。得。遲。一。個。時。辰。修。煉。這。虧。吃。得。不。小。我。實。在。忍。無。可。忍。了。不。得。不。來。問。個。明。白。你。這。寺。裏。究。竟。是。誰。存。心。和。我。師。傅。作。對。你。是。當。家。師。必。然。知。道。請。你。交。出。這。個。人。來。我。自。和。他。說。話。不。干。你。當。家。師。的。事。了。空。聽。了。茫。然。摸。不。着。頭。腦。似。的。說。道。施。主。這。話。從。那。裏。說。起。這。寺。裏。的。僧。人。從。來。安。分。守。法。一。點。兒。不。敢。胡。爲。令。師。是。甚。麼。人。這。峨。帽。山。頂。上。並。沒。有。寺。院。房。屋。令。師。每。夜。在。甚。麼。地。方。修。道。何。以。知。道。是。因。這。寺。裏。打。鐘。纔。作。不。起。霧。來。孫。癩。子。道。你。不。要。裝。成。這。糊。塗。樣。子。我。師。傅。是。誰。你。不。知。道。還。可。以。說。得。過。去。因。爲。僧。道。不。同。門。平。日。沒。有。來。往。至。於。你。自。己。寺。裏。每。夜。打。鐘。難。道。你。也。可。以。說。不。知。道。嗎。了。空。笑。道。老。僧。爲。甚。麼。裝。糊。塗。山。寺。裏。打。鐘。



打鼓是極平常的事。早夜都是免不了的。施主於今說寺裏不應該打鐘打鼓。便使令師不能修道。是存心和令師作對。教老僧怎能不糊塗呢。孫癩子想了一想說道。我看你的年紀已這們大了。確是一個好和尚的樣子。料想你是不至無端作惡。與我師傅爲難的。祇是你這伏虎寺裏的和尚不少。你得仔細查一查看。半夜三更撞鐘的是誰。平常這寺裏打鐘打鼓。我也曾聽得過。並不妨事。祇近來每夜在亥子兩箇時辰之內。一下一下很慢的撞着。你這裏鐘聲一響。我師傅在山頂起的濃霧就登時被鐘聲衝散了。害得我和師傅都坐在山頂等候。到今日已將近一個月了。了空聽到這裏不住的哦了幾聲道。老僧明白了。這鐘是住在山下的一個紳士爲要超度他去世的母親。託老僧替他撞的。幽冥鐘。這鐘須撞四十九日。不錯。今日已撞過了。二十九日祇差



二十日了。這鐘撞起來。在幽冥的力量。是很大。但是何以撞得令師的霧作不起來。老僧卻不明白。孫癩子見了空說的果是幽冥鐘。和畢南山說的相對。便問道。幽冥鐘是甚麼鐘。了空道。就是和佛殿上所懸掛一般的鐘。並無分別。不過撞時所持的經咒不同罷了。孫癩子道。每夜撞鐘的是誰。就是你嗎。了空道。不是老僧。寺裏有一個聾了耳朵的老和尚。今年八十六歲了。歷來是他專管撞幽冥鐘。他因老態龍鍾。又聾了耳朵。已有二十多年。不出寺門了。除替人家撞幽冥鐘以外。終日祇是持佛號。不歇。老僧能擔保他。決不知道有令師在山頂上作霧。存心用鐘聲將霧衝破。孫癩子搖頭道。這話祇怕難說。我不相信。不存心與我師傅爲難。一天濃霧會無原無故的被鐘聲衝破。從來霧不怕鐘。鐘也不能破霧。可見有人從中弄鬼。你且帶我去瞧瞧。那鐘並見見那撞。



鐘的和尚了空點頭道：「可以就請同去。」說着起身引孫癩子走到寺後一所孤另另的樓房跟前。看這所房子的形式奇特，從頂至底，足有五丈高，下卻祇最下一間房屋，可住人。這間房屋之上，高聳一座鐘亭。亭裏懸掛一口鐵鐘，一根長繩垂下，繫在撞鐘的木棒上。撞鐘的坐在房中，祇須將長繩牽動，那木棒自然向鐘上撞去。孫癩子問道：「半夜撞的就是這口鐘嗎？」了空道：「正是這口鐘。這鐘已用過七八十年了，原是專爲撞幽冥鐘而設的。撞鐘的老和尚正在房裏念佛。施主看他可像是一個存心利令師，爲難作對的人。」孫癩子跨進房間，祇見一張破爛的禪榻上盤膝坐着一個偃腰駝背的老和尚，雙手捻着一串念珠，口裏咕嚕咕嚕的念着那根撞鐘的長繩，就懸在右手旁邊。和尚的手臉都污垢不堪，人目頭頂上稀稀的留着幾根短髮，原是大約因積



久不洗。已被灰塵沾着。得又粗糙。又黃黑了。彷彿成了一堆秋後凋零的枯草。孫癩子走近前。劈面問道。這幾夜撞幽冥鐘的是你麼。老和尚慢慢的抬起枯澀的眼睛。望了一望。搖頭不答。口裏仍繼續着咕嚕咕嚕。孫癩子見他搖頭。祇道是不承認。夜間撞鐘的是他。忿忿的回頭問了空道。他說夜間撞幽冥鐘的不是他。你怎的對我說假話了。空笑道。他何嘗是這們說了。無論甚麼人。和他說話。他都是搖頭不說。甚麼因為他的耳朵。異乎尋常之聾。簡直連響雷都不聽得。聽不懂人家說的是甚麼。所以不能回答。二三十年來。多是如此。就是老僧教他替人家撞鐘。超度亡魂。也得寫字給他看。口說是不中用的。老僧出家人。豈肯說假話。施主不要多心。請回去對令師說。夜間作不起霧。多半是另有緣故。不與幽冥鐘相干。孫癩子看兩個老和尚的情形。也覺得不像是



存心和師傅爲難的人。然心想師傅作法起霧。我親眼看見的。已有半
 年了。沒一夜不是劍尖一繞。便見濃霧瀰漫。惟有幽冥鐘一響。就如風
 掃殘雲消滅得乾乾淨淨。這口鐘據當家師說已用過七八十年了。我
 小時曾聽得人說一切物件都是年久成精。莫不是這口鐘。因懸在高
 處。年深月久。吸受得日精月華。多了。已成了妖精。在暗中與我師傅作
 對。兩個老和尚自然不知道。我既到這裏來了。不管他是。也不是。且把
 他毀了。免得我師傅每夜耽延修煉的時刻。卽算毀錯了一口鐘。也值
 不了甚麼。想罷。覺得主意不差。遂對了空說道。我也相信你。和這個龔
 和尚。都不至與我師傅爲難。但我師傅每夜在山頂上修煉。非有濃霧
 將山頂籠罩不可。近一個月以來。確是因爲這口鐘響。使我師傅作不
 起霧來。我於今並不歸咎你們。祇毀了這口鐘。就沒事。我毀了之後。你



們。要。撞。幽。冥。鐘。換。過。一。口。也。使。得。了。空。驚。道。這。卻。使。不。得。這。鐘。是。伏。虎。寺。的。不。是。施。主。家。裏。的。不。能。由。施。主。毀。壞。孫。癩。子。道。這。鐘。妨。礙。我。師。傅。修。道。如。何。由。不。得。我。難。道。倒。要。由。你。嗎。了。空。道。你。怎。的。這。般。不。講。理。若。是。伏。虎。寺。的。東。西。可。以。這。們。聽。憑。外。人。前。來。毀。壞。一。點。兒。不。講。情。理。那。還。了。得。嗎。我。不。做。這。寺。裏。的。當。家。師。輪。不。到。我。過。問。既。是。我。當。家。這。鐘。就。不。能。由。你。隨。便。毀。壞。孫。癩。子。笑。道。你。祇。怕。是。老。得。糊。塗。了。我。要。毀。壞。你。這。口。鐘。難。道。還。要。問。過。你。肯。不。肯。麼。我。老。實。對。你。說。我。此。刻。就。要。動。手。毀。了。看。你。有。甚。麼。法。子。阻。攔。了。空。聽。了。氣。忿。得。沒。有。回。答。以。爲。這。口。鐘。高。高。的。懸。掛。着。要。毀。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估。料。像。孫。癩。子。這。般。一。個。叫。化。不。多。邀。些。幫。手。來。一。個。人。是。決。不。能。行。強。將。鐘。毀。壞。的。心。中。暗。自。打。算。這。伏。虎。寺。裏。也。有。幾。十。個。和。尚。齊。集。在。這。裏。保。護。這。口。鐘。倒。



看他如何動手毀壞了空正自這般計算。祇見孫癩子抬頭望着那口鐘。自言自語的說道。究竟夜間撞得我師傅作不起霧的是不是。這個東西。我何不試撞一下。看聲響對也不對。一面是這般鬼念着。一面舉起右手伸直一個食指做出敲東西的手勢。向那鐘敲去。真是奇怪。食指在地下。一敲鐘便應手噹的一聲響了。比用木棒撞的還響得清澈。祇響得坐在房裏念佛的聾和尚都抬起頭來看。這鐘何以不撞自響。孫癩子接連又敲了幾下。道一點兒不錯。正是這東西作祟了。空不禁驚懼起來。心想看不出這樣一個後生。竟有如此法術。這就不能不懇求他了。連忙對孫癩子陪笑說道。你要毀壞這口鐘。沒要緊。祇是得請原諒。這鐘亭的工程不小。非費極大的手脚。不容易將這們大的一口鐘懸掛上去。並且偌大一個峨嵋山。就祇伏虎寺有這座鐘亭。實在是。



因。建。造。一。座。非。有。絕。大。誓。願。經。十。多。年。募。化。不。能。成。功。今。以。虛。無。渺。茫。的。事。將。他。毀。壞。豈。不。太。可。惜。了。孫。癩。子。圓。睜。兩。眼。喝。道。你。剛。纔。還。那。們。硬。這。時。又。軟。起。來。了。嗎。不。行。不。行。你。祇。知。道。你。這。鐘。亭。的。工。程。不。小。卻。不。知。道。我。師。傅。修。煉。的。工。夫。更。大。呢。說。罷。口。中。念。念。有。詞。跟。着。將。左。手。握。着。拳。頭。彷彿。抓。了。甚。麼。東。西。對。鐘。放。去。的。樣。子。這。一。來。不。好。了。孫。癩。子。的。左。手。五。指。剛。放。開。脫。手。就。是。一。個。大。霹。靂。連。鐘。帶。亭。子。都。劈。落。到。山。下。去。了。鐘。破。亭。裂。的。響。聲。震。動。數。里。坐。在。鐘。亭。底。下。念。佛。的。老。和。尙。聞。聲。倒。打。了。一。個。哈。哈。就。這。們。赴。極。樂。世。界。去。了。滿。寺。的。僧。人。一。齊。驚。得。來。寺。後。探。看。孫。癩。子。也。不。作。理。會。劈。了。鐘。亭。就。大。踏。步。往。外。走。衆。僧。人。向。當。家。師。問。了。情。由。大。家。不。服。要。追。上。去。將。孫。癩。子。扣。留。向。他。師。傅。論。理。了。空。搖。手。止。住。道。這。也。是。一。場。魔。劫。躲。避。不。了。的。由。他。去。罷。他。有。



邪術我等不是他的敵手。衆和尚聽了，纔不敢追趕。且說孫癩子得意洋洋的，出了伏虎寺，自以爲這事做得痛快，師傅必然稱贊。他回到洞中，見師傅照常坐在石床上打坐，不敢驚動。正要做自己的功課，畢南山忽張眼呼他到跟前說道：「你下山去罷。我這裏容不了你這樣粗暴。這樣大胆的徒弟，幸虧你的野性顯露得早。若再過幾年，你自己的內丹有了火候，那還了得。說時待伸手向孫癩子頂門拍去。孫癩子不覺大驚失色，知道這一拍是要將他自己所得的內功和法術一股腦兒收回去。立時仍變了個尋常人，嚇得趁勢跪拜下去，閃開了這一拍泥首哀求道：「弟子有過，犯求師傅責罰，就是打死也情願。祇求師傅不要驅逐下山。畢南山指着孫癩子罵道：「你這東西，敢如此胆大妄爲，還了得。幽冥鐘妨礙我的修煉，已有一個月了。若可以將鐘毀壞，還待你去動。」



手麼姑念你這番妄動居心是在要不就延我修煉的時刻尙可饒恕。祇是你粗暴大膽的處分不能寬免罰你弔餓三天看你下次敢也不敢隨用手向房角上一揮孫癩子便身體不由自主的彷彿脚跟上有繩索細綁了身體即刻在房角上倒懸起來偷眼看師傅閉目打坐如故鈎起腰去摸脚跟卻又摸不着甚麼初弔時還能持支弔了一會就漸覺難受了祇得運用起工夫來經過一晝夜肚中又饑餓身體又痛楚甚麼工夫也運用不靈了忍不住痛哭求饒畢南山又責罵了一頓纔將他放下從此沒有幽冥鐘響畢南山每夜作法起霧使用不着等候了又過了些時這夜孫癩子正跟着畢南山在山頂上修煉此時孫癩子的法力已比初出洞時高強幾倍了無論如何濃厚的霧能一眼看個透明這夜的月色也分外皎潔孫癩子看見畢南山約有百步



之外。有一隻絕大的狐狸。朝着畢南山和人一般的跪在地下。搗蒜也似的叩頭。口裏唧着一件白色的東西。初看分不出是甚麼。孫癩子揉了揉眼睛。仔細看去。原來是一個人的頭顱骨。大約是從墳堆裏掘出來的。祇不知他是這們唧在口裏。叩頭有甚麼用處。再看自己師傅似乎還不會覺着的樣子。祇是閉着眼不作理會。那狐狸叩了一陣頭。和人一般的用兩腳立起身來。向前走了幾步。重復跪下。叩頭又叩了幾十箇頭。又立起身向前走幾步。如是者三四次。後跪下去。就將頭顱骨放在地下。每叩一個頭。朝着畢南山吱吱的叫幾聲。孫癩子見狐狸開口叫起來了。以為自己師傅必然張眼看。誰知畢南山竟是睡着了一的一樣。仍是不作理會。狐狸叫後又叩了頭顱骨。向前走。孫癩子見狐狸已走近畢南山。不過十來步。遠近了。心想時常聽人說狐狸是會



迷。人。的。莫。不。是。這。孽。畜。不。懷。好。意。這。們。一。步。一。步。的。逼。過。來。想。將。我。師。傳。迷。惑。我。師。傳。若。不。是。被。他。迷。了。怎。麼。在。跟。前。這。般。叫。喚。也。不。聽。得。呢。我。不。在。旁。邊。看。見。便。罷。既。看。見。了。豈。有。袖。手。旁。觀。不。救。師。傳。之。理。並。且。人。人。都。一。般。的。傳。說。狐。狸。精。是。害。人。的。東。西。我。殺。死。他。也。可。算。是。除。了。一。個。害。孫。癩。子。主。意。已。決。他。此。時。已。得。畢。南。山。傳。授。了。不。少。的。法。術。當。下。就。用。左。手。結。了。一。個。雷。訣。纔。舉。起。來。還。不。曾。發。放。那。狐。狸。仿。佛。已。經。察。覺。有。人。暗。算。了。掣。身。就。待。逃。走。孫。癩。子。到。這。時。那。裏。肯。容。他。逃。脫。一。面。將。雷。訣。向。狐。狸。發。去。一。面。口。裏。喝。道。孽。畜。待。逃。到。那。裏。去。就。這。一。舉。手。之。間。煙。雷。生。於。掌。握。霹。靂。起。於。空。中。眼。見。那。狐。狸。被。雷。劈。得。就。地。一。滾。山。嶺。都。搖。搖。震。動。卽。見。畢。南。山。的。袍。袖。一。拂。張。眼。向。孫。癩。子。叱。道。胡。鬧。他。干。犯。了。你。甚。麼。應。當。傷。害。他。的。性。命。你。既。居。心。如。此。狠。毒。我。這。裏。



容。你。不。得。就。此。下。山。去。罷。畢。南。山。這。一。番。發。作。祇。嚇。得。孫。癩。子。魂。都。掉。了。慌。忙。翻。身。跪。下。說。道。我。並。不。是。居。心。狠。毒。要。將。他。處。死。祇。因。見。他。一。步。一。步。的。向。師。傅。跟。前。逼。過。來。師。傅。閉。目。靜。坐。不。曾。覺。着。的。樣。子。恐。怕。他。不。懷。好。意。想。乘。師。傅。不。覺。暗。加。傷。害。所。以。用。雷。火。傷。他。畢。南。山。當。下。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豈。有。此。理。你。的。法。術。能。制。伏。的。東。西。能。傷。害。我。麼。我。當。日。初。帶。你。出。洞。的。時。候。是。如。何。吩。咐。你。的。像。你。這。般。浮。躁。的。人。豈。是。戴。道。之。器。孫。癩。子。不。敢。多。辨。惟。有。叩。頭。哀。求。饒。恕。畢。南。山。的。氣。忿。雖。已。漸。漸。平。了。然。終。不。肯。答。應。容。留。他。的。話。畢。南。山。走。近。那。狐。狸。指。給。孫。癩。子。看。道。你。瞧。見。了。他。這。般。皮。焦。肉。爛。的。樣。子。心。裏。也。得。安。然。麼。你。雖。是。爲。要。救。我。纔。殺。他。但。傷。生。爲。修。道。人。第。一。件。宜。守。的。戒。律。我。曾。屢。次。叮。嚀。吩。咐。你。於。今。既。犯。了。這。條。戒。沒。奈。何。祇。得。教。你。下。山。去。你。此。後。雖。



離。開。了。我。然。一。般。的。可。以。修。煉。倘。修。到。了。須。我。指。引。的。時。候。我。這。裏。自
然。知。道。自。然。前。去。指。引。你。若。不。努。力。就。休。想。此。生。再。見。我。了。你。看。天。色
已。經。亮。了。你。就。此。下。山。去。罷。這。山。下。有。我。收。藏。的。一。錠。銀。子。你。可。拿。去
做。回。瀏。陽。的。路。費。到。家。還。充。足。有。餘。孫。癩。子。本。是。個。無。家。可。歸。的。人。這
回。師。徒。相。處。又。有。幾。年。了。忽。一。旦。教。他。分。離。他。那。裏。捨。得。當。下。忍。不。住
便。哭。起。來。畢。南。山。安。慰。他。道。人。生。遇。合。都。是。前。緣。一。點。兒。不。能。勉。強。你
祇。牢。牢。的。記。着。此。後。多。行。功。德。之。事。猛。勇。精。進。與。我。會。面。之。期。必。不。在
遠。如。果。拏。着。這。點。法。術。下。山。去。胡。作。亂。爲。你。祇。一。轉。念。頭。我。便。完。全。知
道。雖。在。萬。里。以。外。也。能。在。俄。頃。之。間。取。你。性。命。孫。癩。子。原。想。哀。求。再。容
留。幾。時。因。看。畢。南。山。的。神。氣。十。分。決。絕。料。知。是。有。定。數。無。可。挽。回。的。了。
祇。得。依。依。不。捨。的。拜。別。師。傅。含。淚。下。山。纔。行。了。十。來。步。滿。山。雲。霧。都。頓。



時開朗了。一輪紅日已冒上地面來。映射得滿山樹木戴露的枝葉上。一道一道的。光芒閃灼。彷彿每株樹上結了千萬顆明珠。孫癩子到峨眉雖住了幾年。却不曾有一次在這時候出來。流連過這般美景。少年人的心性容易轉變。無論甚麼憂愁的事。祇須換一個境界。就忘懷了。師徒離別之感也祇在一剎那。當時看了這種朝曦初上的麗景。便立住脚。舉眼向四山望了一望。想道。我記得初到這山裏的時候。已在黃昏過後了。暮色蒼茫。山中形勢全看不見。並且連來路的方向。此時都想不起來了。究竟瀏陽在那裏。我於今當向何方走去纔不錯呢。隨即又轉念道。好在我並沒有父母兄弟和田產在瀏陽。雖是瀏陽人。也不必就趕回瀏陽去。慢慢的訪問。便多走些時日也沒要緊。且下了山再打聽罷。想到這裏。剛待提步下山。猛然想起一件事來。連連的蹀脚說。



道。糟。了。糟。了。師。傅。說。他。有。一。錠。銀。子。收。藏。在。山。下。教。我。取。了。做。回。瀏。陽。的。盤。纏。這。樣。大。一。座。峨。嵎。山。我。不。問。個。明。白。知。道。那。一。錠。銀。子。藏。在。山。下。甚。麼。地。方。呢。若。圍。着。這。座。山。尋。找。祇。怕。尋。找。三。年。五。載。也。是。枉。然。這。山。下。不。是。沒。有。行。人。來。往。的。收。藏。了。若。千。年。沒。被。人。拾。去。可。知。收。藏。得。很。深。密。我。不。回。去。問。明。收。藏。的。所。在。是。不。能。成。行。的。邊。想。邊。回。身。走。了。幾。步。看。畢。南。山。平。日。打。坐。的。一。塊。大。岩。石。依。然。光。滑。滑。的。受。着。日。光。祇。岩。石。上。已。不。見。了。師。傅。的。踪。影。再。看。那。狐。狸。倒。斃。之。處。也。不。見。狐。屍。的。所。在。了。但。是。細。看。地。上。還。有。一。團。燒。焦。了。的。狐。毛。旁。邊。丈。多。遠。一。顆。大。松。樹。底。下。有。一。個。小。小。的。新。墳。泥。土。還。鬆。一。看。就。知。道。是。新。築。的。孫。癩。子。暗。想。道。我。每。夜。跟。隨。師。傅。在。這。裏。修。煉。這。裏。周。圍。半。里。來。遠。近。的。一。草。一。木。我。都。認。看。得。仔。細。了。何。嘗。見。過。有。這。們。一。個。墳。堆。呢。可。見。得。這。



墳。就。是。那。狐。狸。藏。骨。之。所。我。拜。別。師。傅。纔。走。了。十。來。步。就。回。來。耳。內。不。曾。聽。得。一。點。兒。聲。響。這。墳。堆。便。已。築。成。了。我。若。有。了。這。種。神。通。就。不。在。師。傅。跟。前。也。不。愁。修。不。成。道。了。想。罷。又。向。墳。堆。默。祝。道。我。因。制。不。住。一。時。火。性。胡。亂。傷。了。你。的。性。命。以。至。被。師。傅。驅。逐。後。悔。也。來。不。及。了。你。死。在。九。泉。之。下。不。用。怨。我。等。我。修。道。成。功。的。時。候。一。定。首。先。超。度。你。孫。癩。子。此。時。還。有。些。穉。氣。以。爲。是。這。般。默。祝。一。陣。可。以。表。示。悔。意。算。是。向。狐。狸。道。歉。那。知。道。默。祝。已。畢。耳。裏。就。聽。得。有。很。嬌。嫩。的。女。子。聲。音。說。道。你。孫。癩。子。不。要。假。慈。悲。我。母。親。無。端。屈。死。在。你。手。裏。我。祇。恨。自。己。力。弱。不。能。卽。時。將。你。碎。屍。萬。段。誰。希。罕。你。將。來。超。度。孫。癩。子。吃。了。一。驚。連。忙。回。頭。看。左。右。前。後。都。沒。有。甚。麼。形。跡。心。想。我。不。過。心。裏。默。祝。一。番。並。不。曾。說。出。聲。音。來。這。小。狐。狸。精。居。然。知。道。怪。道。師。傅。說。祇。須。我。念。頭。一。轉。他。



老。人。家。便。完。全。知。道。我。此。後。存。心。倒。是。疏。忽。不。得。小。狐。狸。精。既。明。說。了。自。恨。力。弱。奈。何。我。不。得。我。也。用。不。着。理。他。到。洞。裏。見。師。傅。問。那。錠。銀。子。去。罷。遂。揮。臂。不。顧。的。向。平。日。回。洞。的。道。路。走。去。約。莫。走。了。二。三。里。不。出。得。心。中。詫。異。道。我。記。得。洞。口。離。山。頂。沒。有。多。遠。平。日。來。回。都。是。一。會。兒。就。到。了。怎。麼。此。時。走。了。這。們。遠。還。不。見。那。大。石。岩。呢。並。且。這。山。的。形。勢。也。不。像。平。日。常。經。過。的。難。道。每。日。來。回。兩。次。的。熟。路。也。會。走。錯。嗎。必。是。不。留。神。的。走。過。了。不。回。頭。必。越。走。越。遠。遂。又。回。頭。走。着。細。細。的。向。左。右。察。看。越。看。越。不。像。洞。口。的。景。象。這。一。來。可。把。個。孫。癩。子。弄。糊。塗。了。找。來。找。去。又。找。到。了。山。頂。葬。狐。狸。的。墳。堆。跟。前。孫。癩。子。定。了。定。心。神。想。道。必。是。剛。纔。在。我。耳。根。邊。說。話。的。那。小。狐。狸。精。懷。恨。有。意。是。這。般。捉。弄。我。迷。了。洞。口。使。我。見。不。着。師。傅。問。不。到。藏。銀。子。的。所。在。沒。有。盤。纏。回。瀏。陽。也。



罷。沒。有。銀。子。難。道。我。就。走。不。動。嗎。莫。說。我。還。有。這。多。法。術。就。是。不。會。法。術。也。不。見。得。不。能。回。瀏。陽。想。到。這。裏。便。決。心。不。再。找。尋。洞。口。了。大。踏。步。順。路。向。山。下。走。去。已。走。到。離。山。腳。不。遠。了。忽。聽。得。樹。林。中。有。嚶。嚶。的。哭。泣。之。聲。側。耳。聽。去。覺。得。十。分。悲。慘。忖。度。這。哭。聲。是。個。女。子。離。身。邊。並。不。甚。遠。孫。癩。子。少。年。好。事。思。量。這。一。帶。樹。林。裏。並。沒。有。人。家。有。甚。麼。女。子。一。清。早。起。來。就。獨。自。跑。到。這。樹。林。中。哭。泣。呢。大。凡。放。聲。哭。泣。的。人。爲。是。有。不。得。了。的。事。師。傅。吩。咐。我。多。行。功。德。之。事。我。若。能。替。這。哭。泣。的。女。子。出。力。或。救。他。的。性。命。或。滅。他。的。痛。楚。豈。不。就。做。了。一。件。功。德。之。事。自。覺。這。念。頭。有。理。即。時。邁。着。發。聲。的。方。向。走。進。樹。林。覺。得。哭。聲。更。近。了。耳。裏。並。聽。得。出。是。如。怨。如。訴。的。女。兒。哭。母。聲。彷彿。就。在。離。身。數。尺。遠。近。孫。癩。子。一。聽。清。楚。是。女。兒。哭。母。聲。登。時。就。想。起。那。說。話。的。小。狐。狸。精。了。向。左。有。



望。去。卻。仍。是。看。不。見。形。跡。忍。不。住。用。脚。在。地。下。一。頓。喝。道。『。這。底。是。
狐。是。鬼。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這。們。橫。行。還。了。得。嗎。這。幾。句。話。一。喝。出。口。
即。見。一。隻。渾。身。黑。毛。的。狐。狸。連。頭。尾。足。有。五。尺。來。長。靠。近。一。株。樹。根。伏。
着。似。乎。知。道。自。己。露。出。了。原。形。很。是。着。急。慌。裏。慌。張。要。跳。走。的。樣。子。孫。
癩。子。不。會。在。白。天。看。過。這。們。大。的。狐。狸。卒。然。發。見。了。自。免。不。得。也。吃。了。
一。驚。正。待。看。個。仔。細。那。狐。狸。已。拖。着。掃。帚。一。般。的。尾。巴。不。顧。命。的。逃。跑。
孫。癩。子。雖。不。敢。再。存。傷。害。他。的。心。然。因。想。看。他。逃。到。那。裏。去。不。知。不。覺。
的。就。跟。着。追。趕。祇。見。那。狐。狸。跑。不。上。兩。三。箭。遠。近。就。鑽。進。一。個。小。小。的。
石。岩。裏。面。去。了。孫。癩。子。追。到。石。岩。跟。前。低。頭。伏。身。看。石。岩。裏。面。也。好。像。
是。一。個。石。洞。漆。黑。的。看。不。見。裏。面。深。淺。大。小。的。情。形。祇。是。岩。下。的。窟。窿。
極。小。便。是。二。五。歲。的。瘦。弱。小。孩。光。着。身。子。也。不。容。易。鑽。進。去。窟。窿。周。圍。



的。石。上。都。磨。擦。得。非。常。光。滑。可。知。不。斷。的。有。狐。狸。出。進。孫。癩。子。笑。道。原。來。這。地。方。就。是。你。這。小。狐。狸。精。的。巢。穴。我。雖。用。雷。劈。了。你。的。母。親。但。我。師。傅。既。將。你。母。親。的。屍。體。埋。葬。了。並。築。了。墳。堆。我。又。在。墳。前。默。祝。了。後。悔。之。心。並。許。了。超。度。他。你。不。應。該。迷。了。我。的。方。向。使。我。不。能。回。洞。見。不。着。師。傅。得。不。着。盤。纏。我。原。是。不。恨。你。的。至。此。也。不。能。不。恨。你。了。性。命。可。以。不。傷。害。你。的。但。須。擾。得。你。暫。時。不。能。在。洞。裏。存。身。以。洩。我。迷。途。之。忿。舉。頭。看。岩。邊。有。好。幾。株。樹。孫。癩。子。在。看。牛。的。時。代。就。慣。會。上。樹。當。即。爬。上。樹。去。折。了。一。枝。大。樹。椹。下。來。兩。腳。剛。着。地。瞥。眼。就。看。見。那。隻。黑。狐。狸。從。洞。裏。躡。了。出。來。跑。的。真。快。霎。霎。眼。便。沒。看。見。了。孫。癩。子。疑。心。是。自。己。的。眼。花。了。料。想。狐。狸。不。能。逃。跑。得。這。般。快。隨。把。樹。椹。的。小。枝。去。了。僅。留。了。尖。上。幾。根。小。枝。葉。從。窟。窿。口。塞。將。進。去。以。爲。這。樣。狐。狸。的。巢。穴。縱。深。



也不過數尺。有這們的樹枝。足夠戳到底了。誰知塞進窟窿去。毫無阻擋。直塞到樹樞都進了。窟窿孫癩子還不捨得放手。自己將身體伏在地下。伸直了右臂。也送到窟窿裏面去。在裏面握緊樹樞。用力攪動了。幾下。忽覺得窟窿旁邊。有一件尖銳的硬東西。碰得手痛。順手下。放下樹樞。一摸摸着了。似很沉重。取出來看時。原來竟是一個大元寶。朝窟窿口的一方面也磨擦得非常光滑了。不由得喜出望外。連忙跪在地下。叩頭謝了師傅的賞賜。起身待走。忽又轉念道。照這情形看來。我是錯怪小狐狸精了。他原形都保不住。不顯露那裏能有神通。迷我的路。我無端將樹樞塞進他窟窿裏。若不取出來。他果然早已逃出了窟窿。倒還罷了。不過從此回不得巢穴。倘若還在裏面躲着。不能出來。覓食不活活的將他餓死嗎。遂揣好了銀子。仍伏身把樹樞拖了出來。纔下山。



尋人打聽了回瀏陽的道路。在路上也不知走了多少時日。向人打聽了多少次路程。一日畢竟被他走到了瀏陽縣。他既沒有家可以回去。又沒有親朋戚友之家。可以投奔。初到瀏陽。祇得權且找了一家客棧住下。他雖是在瀏陽生長的人。然一則因生長在鄉下。不會到過縣城。二則因那時年紀太輕。又出自窮家小戶。所以對於瀏陽的一切情形。皆不熟悉。不過一口瀏陽話。還不會忘記。說就是一。到了瀏陽縣。心裏說不盡的高興。每日在客棧裏吃了早飯。就到街上去閑逛。打算在客棧略住些時。再到自己生長的鄉下去。謀安居生活之道。這日他正在街上緩緩的走着。忽見前面遠遠的一大羣人。男女老少都有一個個眉花眼笑的。不知鬧擁着一件甚麼東西。西邊看邊走。孫癩子是專在街上瞧熱鬧的。看了這情形。自然加緊了脚步。……他。不。辨。倒。

